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精选



作者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一位伟大的剧作家、诗人。

莎士比亚 1564 年 4 月生于英国中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镇。他的父亲约翰本来是个自耕农，后来在镇上开了一个小铺子。由于经营得法，逐渐富裕了起来。又因他经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被选为镇长。那时有些剧团常到镇上来演出，多数由约翰出面接待。因此，莎士比亚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过许多演员，看过许多戏，了解一些演出的情况。

莎士比亚七岁时进入当地义务文法学校读书。在校内学习圣经、古代语言和文学。此外还学习当时欧洲通用的拉丁语。十三岁时家道中落，辍学在家，帮助家中作些辅助性劳动。1587 年左右，莎士比亚离开家乡小镇，只身来到新兴的工业城市伦敦。他初到伦敦，人生地疏，处境很困难，只好帮助人家做些零星活儿。据说这期间他当过马夫，做过一些在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些低贱的工作。因此，他有机会更广泛地接触各行各业的人们，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后来，他又到一家剧场里去扮演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当时，各剧团之间的竞争很为激烈，需要经常上演新戏，因此迫切需要新的剧本。莎士比亚对戏剧熟悉，又有一些舞台经验，就开始编写剧本。那时他主要是利用现成的材料加以改编，在改编过程中给以新的内容和艺术加工。1590 到 1591 年间，他编写成了历史剧《亨利六世》三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成就很高，虽然写的是英国过去的历史，有时也借用其它国家的历史题材，却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和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这三部历史剧上演后，一时成了最受欢迎的剧目。接着他又编写了《理查三世》和《错误的喜剧》，上演后都获得极大的成功。当时伦敦各剧场的编剧，被一批称为“大学才子”的剧作家们所把持。莎士比亚没有受过高等学校的教育，又是从一个小镇上来的不出名的人物，自然不被人们所注意。可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写出轰动一时的戏剧作品，人们无不为之惊讶。有些嫉妒他的人甚至讥讽他为“暴发户式的乌鸦”。莎士比亚没有理会这些讽刺和嘲笑，继续努力做自己的事。

1592 到 1593 年间，伦敦发生了可怕的鼠疫，剧场停止演出，不少剧团破产。“大学才子”派中的一些较为有名的剧作家先后死去。莎士比亚在这期间仍坚持他的写作。

1593 年和 1594 年，莎士比亚写成了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这两首长诗都是根据奥维德的故事写成。前一首描写爱神对青年猎手阿都尼的爱情追求，后一首谴责了荒淫与暴行。诗发表后受到人们的好评。此外，他还写了几组《十四行诗》，这些诗多数是歌颂友谊和爱情的。诗中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忠诚和谅解这些人文主义理想。

1595 年，莎士比亚写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一部著名的悲剧，但又富于喜剧气氛。剧中写了一对青年倾心相爱，但因两家的封建世仇，恋爱不能如愿。由于种种阻挠，导致这对青年双双死亡。他们的爱情悲剧感动了双方家长，终于释却前嫌，取得和解。这部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与封建旧习之间的冲突。作者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对爱情自由的扼杀，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冷酷，批判了中世纪僧侣统治下的禁欲主义，歌颂了

坚贞的爱情。

1597年5月，莎士比亚回到斯特拉福镇，跟其他人合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环球剧场。他成了这个剧场的股东、编剧、导演和演员。这一年他写成了喜剧《威尼斯商人》。在这部著名的喜剧中作者塑造了一组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安东尼奥为了帮助朋友巴散尼奥成婚，向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了现金，双方签立契约，如到期不能还钱，债主可以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安东尼奥的货船遇到风暴未归，到期不能还债，夏洛克非要在安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不可。巴散尼奥的新婚妻子假扮成律师出庭，按照契约准许夏洛克割一磅肉，但不能多割，也不能少割，不能流血，也不能伤害安东尼奥的生命。夏洛克只好认输。这部喜剧歌颂了慷慨无私的友谊，赞扬了真诚的爱情和人与人之间的仁爱精神，批判了贪婪、仇恨、嫉妒、残酷等等恶行。剧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作者理想中的淳朴善良、聪明机智和富有同情心的新型女性。

1601年莎士比亚完成了著名的悲剧《哈姆莱特》。这部悲剧和他后几年完成的《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被公认为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哈姆莱特》取材于十二世纪丹麦一位历史学家所著的《丹麦史》，作者借丹麦的历史题材来反映当时英国宫廷的荒淫无耻，以及为争夺王位而展开的尖锐而残酷的斗争。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家，作者在这个人物形象里注入了自己的理想。哈姆莱特对世界抱有美好的希望，对待下属和朋友不摆架子，能欣赏别人的美德和才干。他痛恨一切虚伪和罪恶。他英俊魁梧，敏感而善于思考，行动果敢而细致。他的对手是代表封建黑暗势力的克劳迪斯。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封建罪恶之大成，诸如荒淫、残暴、阴险、狠毒，而表面上则是虚伪的微笑。在这黑暗残暴的君王周围，又有许多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大臣。他们世故，自满，事事都要插手，又自以为是，为达到他们的目的不择手段。这就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统治集团的典型环境。哈姆莱特就是在这环境中与黑暗势力展开斗争的。人物性格正是在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也流露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某些历史局限性和弱点。

对戏剧中出现鬼魂形象的问题，应作具体地分析和历史的看待。一方面，当时科学不很发达，那时人们相信有鬼神存在。另一方面，作者借此来渲染悲剧气氛，以引起观众的同情，求得在演出中取得特定的艺术效果。

悲剧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大悲剧”可以看作是他悲剧中的代表作。在《奥瑟罗》中，作者提出了关于民族的重大问题，热情赞美了品质高尚的摩尔人。对有胆有识，冲破种族界限，砸碎封建锁枷，真诚地爱上黑人英雄的苔丝德蒙娜，给与了高度同情与赞美。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对反面人物，如埃古，则给与无情的鞭答。在《李尔王》中，反映了宫廷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揭露了王室成员中的自私与贪婪。在《麦克白》中，作者赤裸裸地揭露了一个暴君的疯狂和凶残。这些悲剧作品从各个角度，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

莎士比亚的喜剧，同样表现了人文主义的理想。这些喜剧的突出特点是以男女之间的爱情、友谊为主题。其表现的是与封建社会相对立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在《皆大欢喜》中，作者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理想世界，人们在一个牧歌式的亚登森林里，沿着曲折的生活道路

的发展，最后，恶人改过自新，有情人结为终身伴侣。作者是以这些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来同当时社会中的虚假伪善、自私自利、不容善良人栖身的社会现实相对照。

莎士比亚的喜剧多数染上了作者理想主义的色彩，富有浪漫主义气息。如在《仲夏夜之梦》中，作者以极其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优美的环境，把读者带入一个五彩斑斓的神话世界。在《终成眷属》中，作者刻意赞扬了女主人公海伦娜追求自身幸福权利的胆识和勇气。读这些喜剧，对剧中的有些人物也应作具体的分析和历史的理解。作者所塑造的是那个时代理想人物形象，比如说《终成眷属》中的女主人公，她虽然为了爱情而坚持奋斗，虽然向扼杀人性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挑战，但从今天人们的眼光看，她的性格显得软弱，甚至她的某些行动似乎缺乏女性的尊严。但如果历史地看待这类问题，就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了。

1610年左右，莎士比亚退休回到故乡，但仍继续为剧团编写剧本。这期间他写成了《冬天的故事》、《暴风雨》和《亨利八世》。这是他最后的三个剧本。1616年4月，这位伟大的戏剧家与世长辞了。他一共为我们留下了三十七部剧本，两首长诗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他的作品被誉为“古典文学中的一座金字塔式的宝库”，这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

前 言

我们提倡让孩子们多读一些外国名著。好处至少有两条：一，使他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等等；二，让他们吸取营养，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如今是开放的时代，对教育孩子们来说，这两条是必不可少的：而小说有故事有描写，都以情感人，更容易为孩子们接受。

小说有篇幅短的，有篇幅长的。有些小说篇幅较长，孩子们往往没有耐性或者没有时间把它读完，但是读一读又很有好处。我们打算改写这样的小说，让孩子们读了知道个大概，也能得到一些好处；他们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可以再去读全译本。我们想用这个办法编成一套“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让孩子们花比较少的时间，能够通过外国的著名小说得到开阔眼界和吸取营养的好处。

外国的著名小说多得数不清，往往一位作家就有好几部。我们打算每个作家只选一部，当然选最适宜给小读者们读的。改写的时候，努力做到保持作者的原意和风格，还要让孩子们容易读下去。每部改写本都附一篇作者的小传，作者的其它作品，拣重要的在小传中作概要的介绍，好让孩子们读了留下个印象，将来去读译本或原本。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精选

哈姆莱特

这几天，在丹麦的厄耳锡诺城里，暗中流传着这样一件怪事：死去不久的老国王，夜间又在城堡的露台附近出现。这消息先是在值夜班的士兵中流传，后来有几个当军官的也知道了。据看到的人们说，那鬼魂好像很愤怒的样子，但仔细看去，他的悲哀似乎更多于愤怒。他的举止，他的打扮，还像他生前人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传闻不久就传到了霍拉旭的耳中。霍拉旭是老国王哈姆莱特的儿子小哈姆莱特的朋友。开始，他不相信会有这事，说道：“这不可能，只不过是人们的幻想罢了。”有几个值夜班的证实说，他们已经看见过两次了。并且一定要他夜间亲自去看看，证明他们不是说谎。

一个寒冷的夜晚，霍拉旭和几个值夜班的士兵来到城堡的露台上，他要等待着看看实际情形。深夜，钟声敲过十二响，那个幽灵的形象果然出现了。他穿着一身甲冑，跟大家所熟悉的死去的国王穿戴得一样。哨兵壮着胆子走上前去问话，他没有马上回答。又过了一会，他抬起了头，看那姿势好像要说话的样子，可是刚要开口，就听到报晓的雄鸡啼叫了。雄鸡一啼叫，他就消失了。

霍拉旭要把看到的情形告诉他的好朋友哈姆莱特。

哈姆莱特是丹麦国王的儿子。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举止端庄，为人正派，受到人们的称赞。他父亲老国王在世时受到人们的拥戴，哈姆莱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他崇拜父亲的为人，崇拜父亲的高尚品格。按照丹麦法律规定，日后的丹麦王位应当由他来继承。他学习很努力，在老国王的爱护和培植下，他像一颗茁壮的禾苗在健康地成长。御前大臣普隆涅斯有个女儿，既聪明又漂亮。她真诚地爱着哈姆莱特，哈姆莱特也真心爱着她。那时，哈姆莱特真像沐浴在一片春天的阳光里，明媚的春光照耀在这年轻人的身上，人们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他，都说他是生活在无边无际的幸福之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老国王突然不明不白地去世了。哈姆莱特的叔父克劳迪斯把他推到一边，自己登上了丹麦的王位。

克劳迪斯是个面目可憎的人。他性情乖僻，心地险恶，手段狠毒，为人卑鄙下流。他说老国王是被一条毒蛇蜇死的。可是，哈姆莱特并不相信他说的话，凭着自己的敏感，他怀疑蜇死父亲的毒蛇就是克劳迪斯。更让哈姆莱特难过的是，父王去世还不到两个月，自己一向十分爱戴的母亲却匆匆忙忙地又和这个克劳迪斯结了婚。

哈姆莱特一方面为父亲的去世而哀痛，一方面为母亲的婚姻而感到耻辱。从此，这位可敬的年轻王子情绪低沉，他的心头上遮了一层阴云。在他看来，世间本来是美好的，不知怎的突然变了。如今，他看到什么都感到可厌，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陈腐的，乏味的，成了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这花园里长满了恶毒的莠草。他悲痛地呼喊说：“想不到居然会有这种事情！我的父亲，这样好的一个国王，死了还不到两个月，我的母亲就嫁给了这样一个下流痞！啊，我不能再想下去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他觉得他的母亲不可理解，短短的一个月以前，父亲死的时候，她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父亲刚下葬不久，转过脸来她就嫁给了叔父克劳迪斯。想到这些，哈姆莱特的心都要碎了。他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暗自告诫自己：“眼下，必须噤住自己的嘴。”

正当哈姆莱特思考着这一切的时候，他的朋友霍拉旭来告诉他，说他看到过老国王的灵魂。哈姆莱特不很相信，可是霍拉旭讲得活灵活现，不由得他不信。他想，父亲阴魂的出现，也许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决定晚间跟着他的好朋友去看个究竟。

入夜，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哈姆莱特跟着霍拉旭登上了值夜班的城堡。据说这里是鬼魂时常出现的地方。天空，越来越黑。空气，越来越冷。寒风送来了阵阵铜鼓声和喇叭声。霍拉旭问：“这是什么声音？”哈姆莱特说：“这是新登位的国王大宴群臣，作通宵达旦的狂欢醉舞。他每喝下一杯酒，铜鼓和喇叭便吹打一通，用以欢祝他的万寿。”

哈姆莱特和霍拉旭以及几个值班守夜的人正在谈论着这种酗酒纵乐的弊病时，忽然有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小声说道：“瞧，鬼魂出现了。”

哈姆莱特抬头一看，见远处有个高大的身影。再仔细看看，果然是父王的形象。他要走上前去问一问。刚迈了一步，就被霍拉旭拉住了。他劝他说，深夜里，一时还弄不清这是善良的灵魂，还是恶魔装扮成先王的样子来作祟的，更不知鬼魂给带来的是吉是凶，是祸是福，最好不要贸然前去。哈姆莱特这次没有听朋友的劝告，他看到是父王和蔼可亲的形象，就走了过去。说道：“君王，父亲，请把真实的情形告诉我，不要让我在无知的蒙昧里抱恨终天。请告诉我，你本来长眠在坟墓里，为什么要从那里走出来来到人间？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你还要我去作些什么事情吗？”

鬼魂向哈姆莱特招了招手，那意思是要哈姆莱特跟他去。他的好友霍拉旭又跑上前来劝阻：“殿下，千万不要跟他去。他要是把您引到大海里去，或者把您引上高山之巅，那时现出狰狞的面目，您可怎么办呢？”哈姆莱特说：“不要阻止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针。”他心里只想听听父王要告诉他些什么话。他不顾一切，挣脱了霍拉旭拉着他的手，跟着那个鬼魂走了。

鬼魂把哈姆莱特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灵魂。我现在把我被害的原委告诉你。你必须记住，并想法替我报仇。”哈姆莱特请求赶快告诉他谁是仇人，他一定要立即去把仇人杀死，以雪胸中之恨。鬼魂说：“孩子，听我说，一般人都相信仇人散布的谎言，以为我在花园里睡觉的时候，一条毒蛇出来把我蜇死。这一虚构的死亡状况，几乎把全丹麦人都骗过了。可是，你要知道，我的孩子，那条害死你父亲的毒蛇，现在头上戴着王冠呢。”

哈姆莱特听到这里，心中暗想：“果然给我猜着了！是我叔父那条毒蛇害死我的父亲。”接着他听到父亲的灵魂对他说：“那个乱伦的畜牲，他是个诡诈、奸恶、阴险的小人。当我按照每天午后休息的惯例，在花园里睡觉的时候，你叔父乘我不备，悄悄地溜了进来。拿着一个盛有毒汁的小瓶子，把一种致人于死命的药水注入我的耳孔内。那药性发作起来，像水银一样很快地流遍全身的大小血管。就这样，我在睡梦之中，被自己的弟弟夺去了生命，夺去了我的王冠和我的王后。要是你有志气，就要为我报仇。你可不要听而不闻，也不要掉头不管，不要让丹麦的龙床变成藏奸养逆的卧榻。可是你要记住，无论怎样进行复仇，你的行为必须光明磊落。还要嘱咐你一句，不要伤害你的母亲。她的过错，让上天和她自己的良心去裁判吧。”

鬼魂对哈姆莱特说完这样的一段话，就不见了。

哈姆莱特暗自发誓：“我会记住这些话的。我要从记忆的碑板上抹去一

切琐碎的记录和一切陈腐的套语。一切无关的印象，我要统统抹去，只把这话留在脑海里。我发誓，我和这个堆着笑脸杀人的奸贼不共戴天。”

这时，哈姆莱特的好友霍拉旭来了。问他鬼魂和他说了些什么。哈姆莱特含混地说：“他说，全丹麦从来不曾有哪一个奸贼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这是一句老实话。谁都知道，这话是用不着一个鬼魂特别从坟墓里跑出来告诉他的。一定说了一些极其重要的话，当着几个值夜班的军士，他一定不肯透露。哈姆莱特诚恳地请求霍拉旭，不要把他们看到鬼魂的事告诉任何人。霍拉旭答应一定绝对替他保守秘密。

哈姆莱特自从父亲死后，一直穿着黑色的孝服。在他叔父登上丹麦的王位，以及他母亲和他叔父结婚的日子里，他也不肯为了对他表示祝贺而换一换衣服。他的叔父对他当然不高兴。他的母亲想让他随和一些，想尽一切办法想让他快乐一些。可是，无论用什么办法，他还是快活不起来。他的叔父表面上虽然没有直接责备他，可是心里却非常恨他。

如今，哈姆莱特已经知道害死父亲的就是叔父这条毒蛇，并且已下定了报仇的决心，他思考的问题就多了。他知道，他再这样继续下去，就会惹起他叔父克劳迪斯的戒心。要是那样的话，他的复仇计划就无法实现。他感到他必须处处慎重，他应当改变方式。他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他理应担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为了不引起克劳迪斯的怀疑，他决计从此时起开始假装发疯。并且尽可能造成一种假象，使人们认为他是为了奥菲莉娅的爱情而发疯的。他想，这样一来，他的叔父克劳迪斯就会认为他不再会有什么作为，不会有什么图谋，也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威胁，从而也就不会对他有什么猜疑了。

哈姆莱特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穿的衣服奇形怪状，行为举止狂妄怪诞。

一天，哈姆莱特见到御殿大臣普隆涅斯。普隆涅斯是新国王克劳迪斯派来监视哈姆莱特的言行的。普隆涅斯想试探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疯了。就问道：“殿下，您认识我吗？”

“认识，认识，你是个卖鱼的贩子。”哈姆莱特疯疯癫癫地回答。

“不，我不是卖鱼的贩子。”

“那么，我但愿你是个老实人。”

“老实，老实，殿下。”

“哦，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就拿您先生来说，要是您能像一只螃蟹一样向后倒退，那么，您也应该和我一样老了。哦，您有个女儿吗？您可不要让她在太阳光底下行走……”

普隆涅斯听了他这些莫名其妙的话，心想，他真是疯了，看来他的疯病已经很深了。说句老实话，我在年轻时，也曾为恋爱大发其疯，想来那样子跟他现在也差不多。不过，他说的虽然是些疯话，细想起来，却也有些深意在。发疯的人往往能说出理智清醒的人所说不出的话来。

就这样，国王克劳迪斯和他新娶的王后，也就是哈姆莱特的母亲，全都被哈姆莱特瞒哄过去了。他们不知道鬼魂出现的事，也弄不明白哈姆莱特发疯的原因。他们估计，他之所以发疯，不会是为了哀悼他的父亲，多半是为了爱情发疯的。他们知道哈姆莱特正爱着普隆涅斯的女儿奥菲莉娅。他曾给那个美丽的姑娘写过信，也曾送给她过戒指，还作过许多爱情的表示。近来，普隆涅斯让女儿奥菲莉娅拒绝了哈姆莱特的来信，并且不允许他来见她。所以人们都认为，哈姆莱特一定是为了这位美丽的姑娘而发疯的。

尽管如此，新国王克劳迪斯仍然对哈姆莱特有些猜疑，不时派几个人去探看哈姆莱特的活动情况，进一步考察考察，看他是不是真的疯了。一天，他派了罗森克滋和基腾史登两个朝廷大臣去试探。这两位大臣来到哈姆莱特住处。他们一见面，哈姆莱特就疯疯傻傻地说：“我的好朋友们，你们在命运手里犯了什么案子，她们把你们送到这个牢狱里来？”

两位朝廷大臣被哈姆莱特弄得莫名其妙，只好尴尬地问：“什么牢狱？殿下！”

“丹麦是一所牢狱。”

“那么世界也是一所牢狱？”

“对，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和囚室，丹麦是一间最坏的囚室。”

“我们倒不这样想，殿下。”两个大臣试探着说。

“啊，那末对于你们它并不是牢狱，因为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对于我，它是一所牢狱。”哈姆莱特漫不经心地这样说。

两个来试探的大臣从这些不着边际而又寓含深义的话中，探不出什么真实情况。可是他们还要继续试探。哈姆莱特说：“我知道你们是奉王命而来，为了使你们不负国王的嘱托，我还是告诉你们吧。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我仿佛觉得，负载万物的大地，曾经是那样美丽，如今却成了不毛之地；覆盖众生的苍穹，曾经是那样壮观，如今却充满了乌烟瘴气！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现在却成了污泥塑成的生命！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两个派来的大臣觉得从哈姆莱特说的这些话中，思考不出任何头绪来，就不再继续追问了。只是应付着说：“殿下，要是人类不能使您发生兴趣，那么新来了一个戏班子，他们要到这里来向您献技，不知您是否有兴趣？他们来不会是自讨没趣吧？”

哈姆莱特听说有个戏班子要来，他灵机一动，决定要借这个戏班子安排一个“捕鼠机”，借以捕捉下克劳迪斯的灵魂，来证实一下鬼魂所说的事情是否确实。想到这里，就对来的两个大臣说：“既然戏班子要到这里来，那就让他们来吧。”哈姆莱特表面装疯，内心却非常复杂。他急于要报杀父之仇，可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因为他要报复的对象是国王，而国王的身边护卫森严，他无法下手。他必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和恰当的方式。再说，他的母亲现在总是跟国王在一起，即使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为了遵照父亲的意思不伤害母亲，也不好轻易下手。还有一层，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要把一个同类活活杀死，他总是于心不忍。由于这种种原因，这些日子他心中的矛盾斗争异常激烈。此外，还有一点，关于父亲的被害实情，他是从鬼魂那里得知的。单凭幽灵的述说，恐怕靠不住，必须有确切的证据才行。他自己反复思索：是不是自己的多疑造成的错觉或幻觉？是不是会有人装出父亲的形象迷惑自己，促使自己干出杀人的可怕事情？他在寻找确实的根据和确凿的证据。今天听说来了一个戏班子，他决定利用戏班子演戏的方式，来进一步探看父亲被害的事实真相。

这个戏班在当时是最好的戏班，演员的演技都很高超。在剧种方面，不

论是喜剧、悲剧、历史剧、田园剧等都能演。在扮演人物方面，不论是国王、武士、忠良、奸臣等都扮演得很逼真。演员们来到哈姆莱特住处，表演了一段特洛伊国王被杀和王后悲痛欲绝的片段。表演得惟妙惟肖，使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禁不住流下了热泪。哈姆莱特想，演员仅仅演了一个片段，居然使很多人动起感情来。要是把父王被害的情形编成戏，让他们在宫中演一演，也许会激动起感情来，使犯罪者当场供认他的罪恶。

哈姆莱特叫演员准备了一出跟他父亲惨死的情节相仿的戏。在演出的时候，把国王和王后全都请来观看。他自己坐在旁边，观察他叔父看戏时的神色和举止，以便从中窥察他灵魂深处的东西。他对自己说：“我必须先得到一些切实的证据才行。凭着这一出戏，我可以挖掘出国王内心的隐秘。”

戏开场了。戏中的故事是根据维也纳的一件谋杀案改编的，情节大致是这样：有个公爵名叫贡扎古，他的妻子叫白普蒂丝妲。公爵的一个弟弟名叫琉西安纳斯。他为了图谋公爵的田产和权位，趁着公爵在花园里睡觉的时候，把毒药灌进他的耳中将他毒死。然后又向公爵的妻子求爱。开始她没答应。后来，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两人结了婚。

新国王克劳迪斯不知是计，他和王后及众大臣高高兴兴地前来看戏。哈姆莱特就坐在国王的身边，不动声色地察看国王和王后看戏时的反应。

戏一开头，贡扎古和妻子上场。妻子一再向他表白，在这个世界上她只爱他一个人。假使他死在她的前头，她决不会再嫁人。她发誓说：“我倘若忘旧迎新，上天也不会饶恕。再嫁的除非是那些谋害亲夫的坏女人。”

哈姆莱特偷眼看看他的叔父国王克劳迪斯。克劳迪斯听了这段台词，脸色有些变化，但不十分明显。他再看看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听了这些话，好像口中含了黄连一样，苦得难受，但说不出来。

戏剧继续往下演。当剧中的琉西安纳斯按照剧情的发展，在花园里毒死正在睡觉的贡扎古的时候，国王看了有些坐不住。因为这个情节和他毒死他哥哥的罪恶行为太相像了。这时，这个篡夺王位，霸占王后的罪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大叫一声：“快给我点起火来，我要回去！”普隆涅斯赶紧替国王传谕：“戏不要演下去了，快给国王点起火把！”

一切都明白了。哈姆莱特多么想立刻去把他杀死啊。可是他一想，时机还不成熟。他要等待适当的机会。

不久，王后奉国王克劳迪斯的旨意，把哈姆莱特叫到宫中和他谈话。克劳迪斯怕王后袒护他的儿子，为了掌握他们母子谈话的内容，派了御殿大臣普隆涅斯偷偷躲在王宫内的幕后偷听。刺探内幕是普隆涅斯的特长，他在朝廷里的勾心斗角的生活里混了这么多年，直到晚年，他还是喜欢用间接或狡猾的手段来干这种勾当。

哈姆莱特应召来到王后宫中。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责备他不该用这种举动和行为得罪他的父亲。王后此时说他的父亲是指他的叔父即国王克劳迪斯。哈姆莱特本来对母亲嫁给这个恶人就有气，此时又听母亲说他是“父亲”，气就不打一处来，于是借着疯疯傻傻的形式，以含有讥讽的口吻说道：“母亲，你已经大大得罪了我的父亲啦。”

王后听出了他话中的含义，就生气地问他是不是忘记了是在同谁讲话。哈姆莱特仍旧语含讥讽地说：“唉，我但愿能够忘记！你是王后，你丈夫的弟弟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可我巴不得你不是。”

王后更生气了。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威胁的口气说：“那好，既然

你对我这样无理，我只好去找那些会讲话的人来跟你打交道了。”说完，站起身就要去找国王。也许她要去寻找普隆涅斯大臣。哈姆莱特阻挡着不让她走，顺手拿起一面镜子，说道：“坐下来，不要动。我要把这面镜子放在你面前，让你看一看你自己的灵魂。”

王后紧张起来，惊叫道：“你要干什么？快来人啊！”王后一喊，帷幕后面也喊出“来人啊”的呼叫声。哈姆莱特以为是国王克劳迪斯藏在那里偷听，顺手拿起一把长剑，向着幕后发出喊声的地方刺去。喊声停止了，哈姆莱特以为把克劳迪斯刺死了。当他把尸体拖出来一看，原来刺死的不是国王，而是御殿大臣普隆涅斯。

王后惊叫起来：“啊呀！你干了一件多么鲁莽而残忍的事啊！”哈姆莱特并不惊慌，他回答说：“不错，母亲，这是一件残忍的事。但并不比你干的更坏。你杀了一个国王，嫁给了他的弟弟。”接着他指出她做的事是叫上天羞愧，叫大地厌弃的。说完，他又拿出两幅画像：一幅是已经死去的国王，他的父亲，她的第一个丈夫；另一幅是现在的国王，他的叔父，她的第二个丈夫。他先指着第一幅画像说：“你瞧，他的面孔多么慈祥，气概是何等轩昂。卷发像太阳神，前额像天神，眼睛像战神，他曾经是你的丈夫。”他又拿起第二幅画像，指着说：“你再瞧，这幅像，他像是害虫，又像是毒菌。是他把自己的亲哥哥杀害了。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得下去，怎么能给这个谋害她头一个丈夫，又用欺骗手段夺取了王位的人做妻子呢！”

王后听了哈姆莱特的这番话，感到很惭愧。

这时，哈姆莱特似乎又看到了他父亲的鬼魂。鬼魂提醒他不要忘了报仇，也不要忘了他从前对他说过的不要伤害母亲的话。

哈姆莱特流着泪恳求王后对上天承认过去的罪过，以后不要再跟国王这个害人虫在一起，也不要对他尽妻子的义务。王后好像点了点头。

哈姆莱特和王后的谈话结束了。

克劳迪斯本来到处找茬儿，想借机惩治哈姆莱特。普隆涅斯的被刺杀身死，恰好给了他一个借口。他本来打算把哈姆莱特处死的，又怕人们不同意，就下令把他从国内驱逐出去。他写了一封信，派两个大臣押解着哈姆莱特，取道水路到英国去。名义上说是为了哈姆莱特的安全，让他离开这里，免得因普隆涅斯的死而受到处分。实际上是想借英国朝廷的刀杀死哈姆莱特。当时，英国是向丹麦纳贡的属国。丹麦新国王克劳迪斯给英国朝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着，等把哈姆莱特押解到英国，英国应当立即把他杀掉。

信写好了，克劳迪斯派了两名心腹大臣，带上他的信，陪同哈姆莱特乘船动身往英国去。

哈姆莱特知道这是个阴谋。夜间等两个大臣睡着了，他把克劳迪斯写给英国的信拆开看了，果然是要英国朝廷杀死他。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名字改换成押解他的两个大臣的名字。然后又把信封好放回原处。

解送哈姆莱特的船在海上走了两天，遇上了海盗。哈姆莱特跳上海盗船和海盗搏斗。

两个押解大臣见哈姆莱特被海盗的船只带走，也不去追赶。只管带着国王克劳迪斯的信到英国去了。他们仗恃着自己是国王的心腹大臣，心想一到英国就是上国的使者，一定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他们来到英国，交上国王的书信。英国朝廷看过信，二话没说，就把他们推出去斩了。这两个解差本来想得到些好处，没想到是自己来送死。直到他们被斩首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什

么死的。

劫夺哈姆莱特的海盗颇有些侠肝义胆。他们和哈姆莱特进行激烈的搏斗，很佩服他的武艺高超和胆识过人。当他们了解到哈姆莱特的身世之后，不仅没有伤害他，反而专程把他送回丹麦。

自从哈姆莱特被押解着逐出丹麦之后，和他相爱的姑娘奥菲莉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哈姆莱特离开丹麦不久，她就精神失常了。后来她听说她父亲是死于她所爱着的哈姆莱特之手，她的神经更加错乱了。她到处跑着，喊着，整天手捧鲜花抛撒着。一会儿说是为父亲献的葬礼，一会儿又说是献给自己心爱的人。一天，她采摘来许多鲜花，扎成一个大花环。然后又爬到河边的大柳树上，要把花环挂到高高的柳树枝上。不想她把一个树枝踩断了，她和花环一起掉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奥菲莉娅唱着歌，慢慢地沉了下去。

哈姆莱特回到丹麦，正碰上奥菲莉娅的哥哥勒替斯给她举行葬礼。国王、王后和其他大臣也参加了这个葬礼。开始，哈姆莱特不知道是给谁举行葬礼，远远地站在一边看。当他知道葬的是他心爱的奥菲莉娅时，他悲痛欲绝，也来为奥菲莉娅送葬。

奥菲莉娅的哥哥勒替斯认出了哈姆莱特，一腔仇恨的怒火立刻烧上他的心头。他知道，他父亲是死于哈姆莱特之手，她妹妹的死也和哈姆莱特有关。他大步跨到哈姆莱特跟前，握起拳头就要和哈姆莱特厮打。一些侍从一齐上前劝解，才算没能打起来。

克劳迪斯见哈姆莱特又回到丹麦来，很为吃惊。他以为英国早已把他杀死了，没想到他居然活着回来了。克劳迪斯决不肯放过哈姆莱特，他这次要借勒替斯的手杀死哈姆莱特。

这天，国王克劳迪斯把勒替斯叫到跟前，问道：“勒替斯，你真爱你的父亲吗？既然是真爱，那么杀死你父亲的哈姆莱特回来了，你准备用怎样的行动代替你的言语？”“我要亲手割破他的喉咙。”勒替斯斩钉截铁地说。

国王克劳迪斯点点头。他要勒替斯同哈姆莱特决斗。在决斗中他另外派人去作些安排，保证他取胜，并保证让他杀死哈姆莱特以报父仇。

就这样，勒替斯向哈姆莱特提出了挑战。哈姆莱特接受了他的挑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他叔父要除掉他而布下的圈套。

哈姆莱特和勒替斯两人的剑术都非常好。决斗时，按照规定，双方都应当使用圆头钝剑。哈姆莱特拿到的正是这种圆头钝剑。可是勒替斯使用的剑是国王克劳迪斯派人给他特别准备的，不仅是尖头利剑，而且在剑锋上涂上了毒药。这种涂过毒药的剑，只要给划破一点小口子，毒药就侵入体内，药性一发作就得死去，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救治。

克劳迪斯派人作了这一系列的准备还不放心。他怕万一勒替斯伤不着哈姆莱特，那时他要除掉哈姆莱特的计划仍然不能实现。于是又让人特别准备了一杯毒性猛烈的饮料。他的用意是，如果哈姆莱特没有被毒剑击中，让他喝了这杯毒性饮料，也能把他毒死。

为了怂恿勒替斯对哈姆莱特下毒手，他又故意下了很大的赌注，鼓励勒替斯拚杀。

决斗就要开始了。哈姆莱特拿了一把比赛的圆头钝剑，他要正大光明地和勒替斯比剑。正直的人从来不会想到别人会耍阴谋诡计。既然比赛的准备早有人安排好了，何必还要自己去操心呢。因此，哈姆莱特也想不到要去检查一下勒替斯使用的是什么样的剑。

国王和王后及众大臣都到看台上观看这场决斗比赛。

决斗开始的时候，国王吩咐：“替我在那张桌子上斟下酒。要是哈姆莱特击中第一剑，或者是击中第二剑，还有，在第三次交锋的时候争得上风，就让所有的碉堡上一齐鸣起炮来，我要用美酒慰劳哈姆莱特。”要知道，这就是给哈姆莱特准备的烈性毒酒。这事只有准备的人知道，国王自己知道，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一切都安排好了，国王宣布比赛开始，并且命令在场的裁判都要留心，秉公裁夺。

比赛一开始，两下里进进退退，没分胜负。几个回合之后，勒替斯进攻得越来越凶。他知道哈姆莱特用的是什么样的剑，自己用的又是什么样的剑。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往哈姆莱特身上扎。哈姆莱特虽然剑术高强，战到最后终于被他扎了一剑。哈姆莱特此时知道对方使用的是锐剑，但他还不知道他们的阴谋，也不知道那剑锋上涂了毒药。他为对方不守规矩而气愤，他顺手夺过勒替斯手中的剑，就势回敬了他一剑。

勒替斯受了这一剑之后，懊恨极了。他知道自己剑上涂了毒药，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勒替斯此时哀叹着说：“唉，我正像一只自投罗网的鸟，我用诡计害人，反而害了自己。这也是我应得的报应。”

这时，王后忽然中毒倒在地上。人们不知这是怎么回事，问道：“王后怎么啦？”国王克劳迪斯明知她是误饮了毒酒，中毒倒下的，却故意掩饰说：“她可能是看到哈姆莱特和勒替斯都流了血，吓得晕过去的。”王后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不，不，那杯酒里有毒。我中毒……”话还没说完就死了。

原来这是国王叫人给哈姆莱特预备下的毒酒，王后不知道，她误喝了下去，给毒死了。

哈姆莱特看到这一切，知道其中必有阴谋。他吩咐关起门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这时倒下的勒替斯摆摆手说：“不用查了。”他知道自己活不到半个钟头就死了，就把国王设下的阴谋前前后后全都说了出来。他告诉哈姆莱特，他使的那把剑是涂了毒药的。他们两人都被这把剑刺伤过，两个人都活不到半个钟头了。他此时自己非常后悔，他也请求哈姆莱特宽恕他。

哈姆莱特此时才明白过来。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他想，自己死了，倒也无所谓，人总有一死的，只是杀父的大仇还没有报，不能就这样白白地死去。想到这里，他拿起那柄涂有毒药的剑，趁着自己身上的药性还没发作，飞步奔向国王，用力向着这个奸诈的国王的胸膛刺去。剑锋刺进了这条毒蛇的胸膛，毒蛇倒下了，他实现了替父报仇的诺言。

哈姆莱特全身的力气差不多都用完了。他也倒在地上，等待着剑伤的毒药发作，死去。他的好朋友霍拉旭看到这情形，悲痛万分。他忍受不住这悲痛的重压，正要拔剑自刎。哈姆莱特摆摆手，对他说：“霍拉旭，不要这样。你是一条好汉，不能这样死掉。记住，我死之后，要是世人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真相，我的名誉将会永远蒙受着损伤。你倘若爱我，请你暂时留在这冷酷的人间，替我把这事情的经过告诉全世界的人们。”

霍拉旭答应了哈姆莱特的请求。

哈姆莱特死了，人们都为他的死而伤心流泪。至今人们还传诵着这位年轻王子的许多动人的故事。

奥瑟罗

奥瑟罗是个黑人。他本来居住在非洲西北部，是那里的一个少数民族摩尔族人，人们称他为摩尔人。现在，他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军队里供职。在与土耳其军队作战时，他英勇善战，指挥得力，立下了烜赫大功，他被提升为威尼斯军队里的将军。他的肤色是黑亮的，他的品格是高尚的。他受到一些人们的尊敬，也受到一些有肤色偏见的人的轻蔑。

威尼斯有一位元老，名叫勃拉班旭，是当地的一个大富翁。他的门第观念和等级观念极深。对人的肤色的看法也有些落后的偏见。

勃拉班旭有个女儿名叫苔丝德梦娜，长得非常美丽。她的品德高尚，性格温柔。人们都说她的心灵比她的相貌更美。在对人的肤色的看法上，她没有她父亲那样的世俗之见。本地白种人中间的名门望族，有多少公子哥儿向她求婚，她一个也没有看中，全都拒绝了。却偏偏看中了这个黑人奥瑟罗。

奥瑟罗有过极其曲折的经历。他在漫长的旅游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惊险的场面，几次绝处逢生，几度化险为夷；他在艰苦的军旅生涯中，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多少次他踏进炮火集中的地方，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凭着他的胆略和智谋，终于克敌制胜。他的这些危险的经历，讲述起来，听的人都感到惊心动魄。苔丝德梦娜最喜欢听他讲那些冒险的故事。当听到奥瑟罗讲起他遭受艰难困苦的时候，她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他流过不少的眼泪。由于她对他的崇拜，她爱上了他，并准备和他结婚。可是，她的父亲，等级观念很深、对肤色又有偏见的勃拉班旭，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门亲事。他希望他美丽的女儿能在威尼斯白人中选择一位有身份的人。最好把她嫁给一个元老，又是个百万富翁。

尽管父亲不同意，可是苔丝德梦娜却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摩尔人奥瑟罗。她不考虑他是不是个黑人，也不计较他是不是有财产，她只是爱着他这样一个真正的英雄。她决定把自己的一颗心和她能继承的财产，全部献给这个勇敢的人，献给这个品质高尚的人。在她的心目中，奥瑟罗的品德，比向她求过婚的所有的白种人的贵族子弟都要高贵得多。

苔丝德梦娜的父亲不同意她嫁给这个黑人。苔丝德梦娜没有别的办法，她和奥瑟罗不得不背着父亲私下里举行婚礼。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苔丝德梦娜偷着和奥瑟罗结婚的事，很快传到了老勃拉班旭的耳朵里。勃拉班旭暴跳如雷。他要去控告这个摩尔人奥瑟罗。可是，找个什么理由去控告呢？他想了许多，没有想出任何控告的正当理由。最后勉强找了个借口，硬说他是用符咒的手段骗得幼稚的姑娘迷上了他。或者说，他用巫术骗得姑娘的信任。不然的话，品德如此好的姑娘，怎么会得不到父亲的同意就偷偷地跟他结了婚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那时，一个白种人的贵族，要出面控告一个一无所有的黑人，即使没有任何理由，法律上也不会追究他诬告之罪的。

可是，事有凑巧，正在这位元老寻找借口控告这个黑人时，土耳其和威尼斯的战争爆发了。土耳其调动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向塞浦路斯进发，声言要把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地重新夺回去。战争迫在眉睫。威尼斯当局十分着急，到处招募有指挥才能的将领。招募了好久，也没物色到真正称职的人才。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年轻的奥瑟罗能够指挥军队，抵御土耳其人向塞浦路斯的进攻。

这可把威尼斯公爵急坏了。怎么办呢？勃拉班旭对奥瑟罗的控告，使他很为难。勃拉班旭是元老，地位高，年龄大，他的控告不能不理。而奥瑟罗又是大家一致推荐的将才，眼前和敌人作战，正需要人才。勃拉班旭控告奥瑟罗用符咒和妖术迷惑了他的女儿。所谓符咒和妖术，实际上就是奥瑟罗向苔丝德梦娜讲述了他自己从军和旅行中遇到的许多曲折经历。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每一个片断，不用加任何粉饰，只要平铺直叙地叙述出来，就是一篇动人的惊险故事。

在审判的时候，奥瑟罗如实地讲述了他和苔丝德梦娜恋爱的经过。公爵听了，认为这完全不是什么符咒和妖术。他们的恋爱是光明磊落的。公爵还感叹地自言自语说：“我想，我的女儿听了这样的故事，也会着迷的。”

公爵听完了奥瑟罗的诉说后，郑重地劝解勃拉班旭说：“勃拉班旭先生，现在木已成舟，你就不必懊恼了。”

勃拉班旭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说：“公爵，需要问一问我女儿苔丝德梦娜。要是她承认她本来也有爱慕他的意思，我从此再不归咎于他了。”

苔丝德梦娜在法庭上亲口证实了奥瑟罗说的话。接着，她对父亲说：“我尊贵的父亲，您听我说。对于您，我深深感激您生养我、教育我的大恩。您的教育使我明白我应该怎样尊重您。您是我的父亲和长辈，我对您老人家应该尽女儿的义务。”她又转身指着奥瑟罗说：“这是我的丈夫，我对他应该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正像我的母亲对您一样。我应该有权利向这位摩尔人、我的夫主，尽我应尽的名分。”

老勃拉班旭听了女儿的这番话，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撤回他的告状，对公爵说：“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殿下，请您继续处理国家要务吧。”

勃拉班旭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门亲事。公爵对勃拉班旭安慰了一番，然后根据公众的意见，让奥瑟罗带兵去塞浦路斯与土耳其人作战。奥瑟罗曾在军队中受过长期的磨练，有指挥才能，对作战并不畏惧，就欣然接受了任务。苔丝德梦娜也愿意丈夫去建功立业，给丈夫以极大的鼓励。出发之前，她请求跟随丈夫一同出征。

奥瑟罗带领军队开往前线之后，这里的人们一直放心不下，从早到晚地盼望着威尼斯军队的胜利消息。人们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祝愿威尼斯战舰的旗帜胜利飘扬。

奥瑟罗率领军队来到前线，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大家团结努力，加之指挥有方，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夺取了胜利。不久，奥瑟罗的战舰满载着胜利的歌声归来了。带兵的将领奥瑟罗在水手和士兵的簇拥下走上岸来。奥瑟罗向人们正式宣布了胜利的消息。顿时，群情激动，热烈欢呼。人们聚集在岸边的广阔地带，点燃起堆堆篝火，边歌边舞，欢庆胜利。

在欢庆胜利的人群中，埃古显得与众不同。埃古是奥瑟罗的旗官，这个人性格极其卑鄙，手段阴险毒辣。因为奥瑟罗提升了比他年轻的凯西奥做了副将，而没有提升他，他就怀恨在心。从那时起，他就寻找机会想要暗害奥瑟罗。为了要害死奥瑟罗，他就想办法先除掉他新提拔的副将凯西奥。他虽然心里有鬼，表面上却假装着非常关心奥瑟罗，对凯西奥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埃古为了实现他的恶毒阴谋，找了个青年贵族公子洛特力戈作他的帮凶。洛特力戈问他为什么这样仇恨他的将军奥瑟罗，他对洛特力戈说：“你哪里知道。我曾请三个当道要人向奥瑟罗打招呼，他们都曾在他们面前举荐过

我，希望能提升我做他的副将。你猜这个黑人怎么说？他却说‘我已经选好了我的将佐了’。可是，他选的将佐是什么人呢？我敢说，他对于布阵作战的知识，简直比不上一个老守空闺的女人知道得多。可是，这样的人居然得到了任命。而我呢，我的年龄比他大，智谋比他多，却只能在这个黑将军手下充当一名旗官！”他越说越来气，说到这里气得脸都铁青了。

洛特力戈对埃古的话不甚理解，问道：“既然你这样仇恨他，为什么还跟随着他呢？要是我的话，我早就离开他了。”埃古狡猾地说：“老兄，你哪里知道。我所以跟随他，不过是要利用他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有一种人，他忠于职守，忠于主人。这种人活像一头驴子，替人出一辈子苦力。这种老实的奴才，是应该抽他一顿鞭子的。还有一种人，表面上尽管装出一副忠实的样子，骨子里却是为了他自己打算。看上去他好像替主人做事，实际上却在靠着主人发展自己的势力。这种人还算有几分头脑。我自己应该比这一类有头脑的人更聪明。”

洛特力戈完全弄清了埃古的用意，答应和他一起来对付奥瑟罗。洛特力戈为什么心甘情愿地和埃古一起来对付奥瑟罗呢？原来洛特力戈早就迷恋上苔丝德梦娜，而苔丝德梦娜却不爱他，偏偏爱上了这个黑人奥瑟罗。为此，洛特力戈也暗中恨着这位黑将军。埃古又从各方面煽动起他对奥瑟罗的嫉恨，还向他许愿说：“洛特力戈，你好好听我的，等你帮我把事情办成了，我保证帮助你把苔丝德梦娜弄到手！”洛特力戈就甘心为他效力了。

在人们欢庆胜利的夜晚，大家全沉浸在狂欢的海洋之中。人人都尽情欢乐，放量喝酒，互相祝贺，共同为奥瑟罗和他的夫人苔丝德梦娜干杯。

作为将军的奥瑟罗一边应酬着人们的祝贺与敬酒，一边关心着军营的安全。他对副将凯西奥说：“今天为了庆祝胜利，大家都在狂欢，请你留心警备。我们要处处小心谨慎，免得因纵情欢乐而造成意外。”凯西奥说：“请放心吧，我已吩咐埃古这样办了。我自己这就去亲自察看。”

凯西奥信任埃古，派他去布置防守事宜。埃古却利用了这个机会，开始了他多日来处心积虑的阴谋。当凯西奥来到军营察看时，埃古十分热情地把他拉住了，说道：“时间还早哪，副将。现在还不到十点钟。各军营的安全警备工作我都布置好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为了这次大胜利，我们也该为将军和夫人干几杯。”说着，他和洛特力戈轮番向凯西奥敬酒。凯西奥一再拒绝吃酒，可是埃古装成十分诚恳的样子，借口向将军表示忠诚和爱戴，一再请他干杯。凯西奥推辞不过，不得不喝一杯。可是埃古哪里肯罢休，他们几个人唱着劝酒歌殷勤劝酒，催促着凯西奥喝了这杯喝那杯。

凯西奥本来不喜欢吃酒，也没有什么酒量，被他们连劝带灌，吃了几杯就迷迷糊糊的了。这时，埃古把事先布置好了的那个向凯西奥挑衅闹事的家伙找来。那家伙一到，故意嘲笑和辱骂凯西奥。凯西奥受不了他的辱骂，又加上刚吃了几杯酒，忍不住也发了脾气。那人乘机拔出剑来要决斗，凯西奥也找出剑来相迎。有位好心的蒙坦诺军官前来为他们劝解，在他们两下里打斗的时候受了重伤。

对于担任警卫官的副将凯西奥来说，纵酒是严重的错误，酒后打斗更不应该。可是，乱子发生了。这一切，都是埃古事先策划好了的。

埃古看到时机成熟了，就一方面派人们到处乱喊乱叫，说军营出事了，一方面派人去敲起城堡的警钟。深夜里，警钟一响，全城里的人都慌乱起来了，以为发生了严重的兵变。

钟声和人们的呼喊声惊动了主将奥瑟罗。他赶到现场一看，凯西奥喝得醉醺醺的，蒙坦诺受了重伤还躺在地上。奥瑟罗气极了，问是怎么回事，谁挑起这场争斗的。凯西奥这时稍微清醒了一些。他感到很惭愧，没作解释，只是说：“请您原谅我，我没有可说的。”奥瑟罗问蒙坦诺，蒙坦诺有气无力地说：“我受了伤，很厉害，不能多说话，埃古知道事情的经过。”奥瑟罗回头问埃古，埃古故意吞吞吐吐，装出好像袒护凯西奥而不肯说出真情的样子。最后又好像在逼问得不得已时，不得不说出事件的经过。他对奥瑟罗讲述事件因果关系，表面上似乎在为凯西奥开脱罪责，实际上，字里行间都说明着全是凯西奥的过错。经他这样一说，就大大地加重了凯西奥的罪过。而他自己则进一步取得了奥瑟罗的信任。

奥瑟罗听了埃古的汇报之后，说道：“埃古，我知道你是忠诚的，你又很讲义气。你把这件事轻描淡写，替凯西奥减轻罪责。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不过，为了严肃军纪，我只好从严处理。”接着他对凯西奥宣布：“作为副将，你忘记了你自己的身份。从今天起，你就不是我的副将了。”

埃古的阴谋第一步成功了。他还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实现他的全部阴谋计划。埃古知道，在一切折磨人心在痛苦之中，再也没有比嫉妒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他决定在这方面大作文章。于是设下了第二条毒计，让奥瑟罗吃凯西奥的醋，让他对凯西奥产生更大的怀疑。他的目的是让奥瑟罗和凯西奥在互相怀疑中斗起来，起码两个人中死掉一个。要是在互斗中两个人都死掉那就更好。他要进一步施展他的手段。

凯西奥糊里糊涂地作了一件错事，他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被撤职了。他又是悔恨，又是惭愧，无精打彩。他没想到埃古是坏人，仍然把埃古当作知心朋友。埃古装出非常同情凯西奥的样子，安慰他说：“凯西奥，你对事情也太认真了。有什么大不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必再去想它。”接着他就以关心的态度替他出主意，说道：“你要想官复原职，这事并不难。”他又凑到凯西奥的耳朵上神秘而小声地对他说：“我的朋友，我告诉你个办法，你照我说的去办，准能行。”说到这里，他又故意停下来不说了。凯西奥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又卖弄了一番才说道：“你知道吗，我们主帅的夫人实际上是我们真正的主帅。她说的话，主帅没有不听的。你只要到她面前去恳求恳求她，让她给你说说情，她一定会帮助你的。”说到这里，他又赞扬了苔丝德梦娜一番：“你应当知道，她的性情是那么慷慨仁慈，她又是那么体贴人心。人家请她出十分力，她要是没出到十二分，她就觉得对不起人。你去求她，她一定能帮你官复原职。那样的话，你不仅可以重新得到主帅的器重，你和主帅的友谊也会比以前更加亲密。”实心实意的凯西奥哪里知道这是埃古的阴谋？他感激地说：“谢谢，您真是个好人在我困难的时候为我出了个好主意。”

要是埃古不是别有阴谋而且从中捣鬼的话，他出的这个主意不能算错。可是正直的人往往想不到佛面蛇心的恶鬼所耍的奸计。恶魔往往用神圣的外表，引诱世人干出种种罪行，正像这个埃古所用的手段一样。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老实的凯西奥恳求善良的苔丝德梦娜为他在奥瑟罗面前求情时，这个恶魔就会用毒药灌进那摩尔人的耳中。这样，她越是忠于所托，就越会引起摩尔人对她的猜疑。他利用了她善良的心肠毁掉了她的名誉，毁掉了她的一切。善良的人们被毁掉了，还想不到会有佛面蛇心的恶魔在作怪呢。

凯西奥按照埃古出的主意去求苔丝德梦娜。苔丝德梦娜确实有一副善心

肠，不管谁有了为难的事去求她，她没有不尽力去帮助的。凯西奥见到苔丝德梦娜，说明了来意。苔丝德梦娜知道凯西奥为人忠诚老实，又见他对这次偶然的误事愧悔不已，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说道：“好凯西奥，不要为这事太难过了，接受教训就好。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力去替你说说看。”

凯西奥是佛罗伦萨人，年轻，英俊，热情，活泼，有许多让女郎喜欢的地方。但也往往能引起一些娶了年轻貌美妻子的人的嫉妒。可是，凯西奥是个严肃的人，办起事来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他和苔丝德梦娜早就认识。奥瑟罗和苔丝德梦娜谈恋爱时，他从中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奥瑟罗觉得自己不善于和女郎打交道，曾请凯西奥代表他去向她求婚。凯西奥促成了他们两人的结合。苔丝德梦娜了解他的为人，很信任他。她和奥瑟罗结婚以后，凯西奥常常到他们家去作客，还和从前一样，说说笑笑，大家都很友好。

奥瑟罗也是个严肃的人。自己不做坏事，也不怀疑别人会做坏事。他对忠实的凯西奥很信任，对狡猾的埃古也同样很信任。埃古可是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家伙。他像一只苍蝇，只要有一点点缝隙可钻，他就要钻进去生下蛆虫。这时他看到奥瑟罗和凯西奥之间有了缝隙。他暗暗发狠说：“这回看我的吧，我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我就不叫埃古。”

凯西奥按照埃古给他出的主意去请求苔丝德梦娜时，埃古施展开他的恶毒手段了。他看到他布置的圈套凯西奥已钻进去了，就得意地哼着小曲儿：“去吧，我把你骗进圈套，叫你朝着死路奔跑。我掌握你的命运，叫你在劫难逃。我信奉的神只有一个，他的性情非常残忍。我生来和他一样，不会放过一个好人。”

埃古估计凯西奥已到了苔丝德梦娜那里，他也偷偷跟去窃听动静。正当凯西奥和苔丝德梦娜谈话的时候，奥瑟罗回来了。埃古知道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他禁不住高兴地说道：“这真是天助我成功啊！”他假装没有看见奥瑟罗，面朝着凯西奥和苔丝德梦娜谈话的方向坐着。等奥瑟罗走近他身边时，他仍装做不知道有人来的样子，故意皱起双眉，摇着头叹息着说：“唉！太不像话了，有失体统！真是叫我痛心啊！”

说来也巧，奥瑟罗刚来到这里，听到埃古这些痛心疾首的话的时候，那边凯西奥和苔丝德梦娜的事情似乎也谈完了，凯西奥站起身，从对面那个小门里走出去了。奥瑟罗看到埃古在皱眉，摇头，叹息，又看到凯西奥从后门走出，觉得好像有问题。他走到埃古跟前问道：“你刚才说真叫你痛心，这话是什么意思？”埃古见问，慌忙站起来，装出惊慌和悔不该说这话的样子，故意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

奥瑟罗是个正直而又爽快的人，看到埃古这种吞吞吐吐的样子，非让他把话说明白不可。

埃古没有回答奥瑟罗的问话，却装着有什么奥秘似的反问道：“您和夫人恋爱的时候，夫人不认识凯西奥吧？”奥瑟罗感到埃古这话问得莫名其妙，又好像觉得明白了些什么，就说道：“认识。不仅认识，凯西奥还是我们的介绍人呢。你为什么问起这事？”埃古听了，装出好像恍然大悟的样子，又惊疑地追问一句：“真有事？”接着又装出有意掩饰的样子，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不过是为了解释我心头的的一个疑问，你千万不要多心。”

埃古的这些躲躲闪闪、含含糊糊的话，增加了奥瑟罗的怀疑，他觉得他是话中有话。他把这些话和刚才凯西奥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他看到凯西奥和苔丝德梦娜在谈论着什么，看见他来了，便从后门溜走了。看来，埃古的这

些话，一定都是别有含义的。他决心要问个水落石出。他对埃古说：“埃古，我相信你，你可从来不说一句没有经过思考的话。所以，你这吞吞吐吐的口气，格外使我疑惑。请你把你思考的一切告诉我，即使是最坏的事情，你也不要瞒我。”

奥瑟罗越是急着要埃古说出他的看法和想法，埃古越装出不肯说的样子，却表白起自己如何正直如何忠诚来，说道：“主帅，我也还考虑得不成熟。再说，哪一座庄严的宫殿里，也难免会被下贱的东西闯入。我也怕有什么不洁的东西闯进我的心里。我更怕把一时还没有看清的东西告诉您，引起您的误会。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可怎么办呢？您知道，我是个秉性多疑的人，要是错怪了人家，那多不好。我请求您千万不要把我的猜测放在心上。”

狡猾的埃古惯用欲擒故纵的手段。他先用一些恍惚迷离的话把奥瑟罗引逗得疑神疑鬼，等对方急于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时，他倒反而装出一幅关心人的形象来劝他不要多心。还一再说明，他之所以不肯告诉他，是怕因此引起他的烦恼，破坏了他的安宁。他还强调说，一个人的名誉最重要，他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为了一点点轻微的怀疑就毁掉人家的名誉。埃古的这些表白和解释，实际上加深了奥瑟罗的怀疑。他燃烧起奥瑟罗胸中嫉恨的怒火，又装出极其诚恳的样子向他请求说：“主帅，您可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个绿眼睛的妖怪，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下去就说出他要说的话的重点：“可话又说回来，要是丈夫本来不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骗了他，那也无所谓。可是，丈夫是那样的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骗了他，怎么能不令人痛心！”

就这样，埃古表面上极力劝奥瑟罗不要猜忌，而实际上是用这样的手段，使奥瑟罗不由得不猜忌，而且一步步加深了他对凯西奥的猜忌。

埃古见自己的话已引起了奥瑟罗的疑心，就进一步因风吹火。等把奥瑟罗的怒火点燃起来的时候，再以守为攻地似乎是给他熄熄火。实际上，他熄火时浇的不是水，而是汽油或酒精。他说道：“主帅，您不轻易怀疑是对的。我可以用更坦白的精神向您披露我的忠心。说真的，我现在还不能给您确切的证据。不过，您要注意尊夫人的行动，留心观察她对凯西奥的态度。要用冷静的眼光看着他们，不要一味多心，也不要过于大意。我不愿意看到您慷慨的天性受到别人的欺骗。主帅，您多留心吧。说真的，威尼斯娘儿们的脾气，我比你熟悉。她们背着丈夫干的那些风流事儿，是瞒不了天和地的。可是，她们干这些事，只要不让大夫知道，她们就心安理得了。”

奥瑟罗觉得埃古处处关心自己，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他从心里感激他。埃古又进一步单刀直入地说：“您的夫人当初跟您结婚时，就曾欺骗过她亲爱的父亲。”这话又刺中了奥瑟罗的心。他想，是啊，她能欺骗她父亲，当然也能欺骗我，这也不奇怪。

苔丝德梦娜听了凯西奥痛心悔过的陈述，答应帮助他向奥瑟罗说明情况，请求留用他。凯西奥走后不久，丈夫就回来了。她见到丈夫，立刻就替凯西奥求情。她说凯西奥忠厚诚实，一直是他的好朋友和好助手，不该因一次偶然的过失就撤他的职，又说凯西奥已认识了错误，应该让他官复原职。此外，还说了许多关于凯西奥的好话。

奥瑟罗一直听苔丝德梦娜讲，什么话也没说，也许是照埃古嘱咐他的作法，留心观察她的一言一行吧。苔丝德梦娜见丈夫不说话，就催促说：“您一向办事痛快，今天怎么不说话？能不能就在今天晚餐的时候，就给他个答

复？”

“不，今天晚上不行。”

“那么明天午餐的时候总可以了吧？”“也不行，明天午餐我到外面有事。”

“那就明天晚上吧。要不就在星期三。可是不要超过三天以上。”

苔丝德梦娜见丈夫还是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就半认真半嗔怪地说：“奥瑟罗，您有什么事情求我，我从来没拒绝过您，也从来没有像您这样吞吞吐吐的。怎么我替凯西奥向您请求这点点小事，您就这么不痛快。您该记得，您向我求婚的时候，是凯西奥陪着您来的。他多次为您说好话，帮您许多忙。现在我请求您重新叙用他，怎么就这么难呢！”

奥瑟罗听了苔丝德梦娜说的这些话，心想：果然无风不起浪，看来埃古的话不是随便瞎说的。

好心的苔丝德梦娜越是实心实意地为凯西奥求情，就越引起奥瑟罗对她的疑心。这正好进入了埃古设下的圈套。埃古对于奥瑟罗，一会儿装出对主帅极其忠诚的样子，好像有些话不得不向主帅说。一会儿又装出他和凯西奥是最要好的朋友，因此，他虽知道他的那些事也不愿意说出。好像他是天底下最讲义气的人，即使凯西奥干了坏事，他也不愿意出卖朋友。他极力装出左右为难的样子。而对于主帅夫人苔丝德梦娜，他好像为了维护她的声誉和尊严，即使他知道她干了坏事也不该说。而为了忠于主帅，又似乎是不该不说。所以，他几次欲说还休。就这样，他演戏似的装神弄鬼，说一点留一点，藏一点露一点，这可把个心急的奥瑟罗弄得简直要发疯了。最后奥瑟罗逼着他非把事情真相说出来不可。埃古还是没有直说，却反过来劝他：“主帅，您千万别多心。在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您还得认为您夫人是清白的。但是，您也不要太大意。”接着他帮着奥瑟罗分析了他夫人的情况：“您应当记得，我曾对您说过我们这里的妇女背着丈夫干的那些鬼把戏。至于尊夫人嘛，您只要把她的行为仔细想一想，也许能看出些蛛丝马迹来的。您试想，当初有多少人向她求婚，那些求婚的都是她同一个国家、同一个肤色的人，从门第来说又都是些门当户对的，她都不肯答应，却背着她的父亲偷偷地和您结了婚。这就证明她是个非常任性的人，全凭一时的兴趣办事。等她事后清醒过来，她就会拿您和皮肤白净的凯西奥相比了。我说这话不怕您生气，您是摩尔人，是黑人，您的皮肤能够和凯西奥相比吗？”

这些话，句句刺痛了奥瑟罗的心。

埃古又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替他出主意，说道：“主帅，凯西奥虽然可以官复原职，但是，我想请您最好把这件事搁一搁，借此慢慢地观察观察，兴许可以窥探出某些情况。您看看他钻的是哪条路子。您只要注意一下尊夫人在您面前是不是卖力地替他说情，就可以看出不少的秘密来。我再说一遍，现在，我请您把我的话当作无谓的过虑。请您仍旧把您的夫人看成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他还劝奥瑟罗静下心来，千万别急躁。

奥瑟罗点点头，但他的心无论如何也静不下来。他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脾气越来越暴躁。他一会儿觉得妻子是忠实的，一会儿想想埃古的话，又怀疑她不忠实。对于埃古也一样，他一会儿觉得埃古是关心自己的，一会儿又觉得他不正派。他但愿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这事却时时揪住他的心。他的头疼得快要裂开了。

奥瑟罗无精打采。苔丝德梦娜关心地问他哪里不舒服，奥瑟罗说头痛。

苔丝德梦娜心疼地说：“您太忙了，觉也睡得太少了。来，我替您扎紧点，您睡一会儿也许会好些。”说着拿出手帕来替他扎在头上。奥瑟罗没说话，不时摇着头。过了一会儿，手帕掉落在地上。爱米莉霞走过去把手帕捡了起来。

爱米莉霞是苔丝德梦娜的侍女，是埃古的妻子。埃古早就叫她把这个手帕偷到手。

爱米莉霞回到家中对丈夫埃古说：“您叫我偷的那块手帕，今天算是到手了。这是苔丝德梦娜第一次从摩尔人手中得到的礼物。她非常珍惜它，一直带在身边。您几次三番叫我把它偷来，我不知您要它有什么用处。”埃古一见手帕，什么也不说，一手把它夺了过去。爱米莉霞以恳求的口吻说道：“你要是没有重要的用途，看一看就让我还给她吧。可怜的夫人，她发现丢失了这方手帕，准要发疯的。”埃古露出凶相威胁她说：“你可不准说出去！这手帕我自自有用处。现在你去吧。”

埃古拿着手帕来到凯西奥的住处，把它丢到凯西奥能捡到的地方。埃古知道，对于一个有嫉妒心的人，哪怕像空气一样轻的小事，也会变成铁石一样坚强的确证。他利用了这一切又布置了一个圈套，等待着正直善良的人去钻。

这天，埃古见到奥瑟罗，又装着关心的样子，安慰他说：“主帅，您别老想着那件事啦！”奥瑟罗心烦得厉害，说道：“你必须拿出证据来，否则，我已被激起的怒火就要烧到你的身上。你要是故意捏造谣言毁坏她的名誉，使我受到难堪的痛苦，你可要小心！”

埃古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埋怨自己。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激起奥瑟罗胸中的怒火。他说道：“咳，埃古啊，埃古，你真是个倒霉的傻瓜！你自以为是个老实人，人家却把你的老实当成了罪恶。天啊！说老实话，做老实人，真是太危险啦。从此我可再也不敢做老实人了。因为做老实人就是傻瓜，虽然是一片好心，谁知却被当做了驴肝肺！我可再也不敢对朋友说真话了！”

过了一会儿，埃古又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我本来不愿意说出这些丑事来，既然我的忠心不被人信任，反而把我拉扯到这件纠纷中来，我也不能不说了。”接着他把编好的一套话说了出来：“有一个夜晚，我和凯西奥睡在一起，听到他在梦中断断续续地说：‘亲爱的苔丝德梦娜，我们必须处处小心，不要让别人窥破我们的爱情……命运啊，真是太可恨，竟然让你去跟着那个摩尔人！’”

这话把奥瑟罗进一步激怒了，他吼叫道：“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埃古故意用他那欲擒故纵的手法，说道：“主帅，不要太卤莽，我们还没看到他们的行动。”接着他就抛出了更毒的一手，问道：“尊夫人是不是有一方绣有草莓的手帕？”“有，那是我送给她的定情的信物。怎么样？”

埃古故作惊讶地说：“真的？这我倒不知道。可是，昨天我看到凯西奥用这样的手帕揩他的胡子。我相信，它一定就是尊夫人的。”

奥瑟罗的愤怒已达到了极点。他吼叫着说：“假如就是那一方手帕的话……”他的话只说了半句，就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过了好一会，他坚决地说：“我若不报这奇耻大辱，誓不偷生于人世！”

埃古看到时机已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指着苍天和太阳起誓，说他看得千真万确，不会看错。他还坚决表示，他誓死服从主帅的命令，为主帅效忠。

奥瑟罗两手把埃古搀扶了起来，说道：“为了表示接受你对我的忠心，我请你立刻履行你的诺言：要在三天之内把凯西奥杀死。现在我提升你为我的副将。至于苔丝德梦娜那个美丽的魔鬼，我要为她想出一个更干脆的死法。”

奥瑟罗见到妻子苔丝德梦娜，握着她的手，语意双关地说：“这是一只慷慨的手。从前，姑娘把手给人，同时把心也一起给了他。现在时世变了，得到一位姑娘的手的人，不一定能得到她的心。”好心的苔丝德梦娜没有想到去思考这话中之话，也不会想到有人在暗中陷害她。她还在真诚地催问关于重新叙用凯西奥的事。奥瑟罗说：“这事以后再谈。我的眼睛有些胀痛，老是淌眼泪，把你的手帕借给我用一用。”苔丝德梦娜拿出一方手帕递给他。

“不用这一方，我送给你的那一方呢？”

“那一方，我没有带在身边。”

苔丝德梦娜拿不出那一方手帕，这完全不是她的过错。

奥瑟罗见她拿不出那一方手帕，觉得已经证实了埃古的话。他又旁敲侧击地说：“真的没有带吗，那你可就错了。”接着他以语意双关的形式讲了这个手帕的来历，实际上是进一步探看一下对方的虚实。奥瑟罗说道：“那方手帕可不寻常！它是一个埃及女巫送给我母亲的。那女巫能看透任何人的心事。她对我母亲说，当她保存着那手帕的时候，我父亲就会爱她。要是她把手帕丢失了或是送给别人，我父亲的心就变了，就会讨厌她。母亲临去世的时候，把手帕传给我，叫我送给我的妻子。我遵照母亲的嘱咐，把它送给了你。所以你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它。要是你把它丢了或送给别人，那可就要有一场大灾祸。”

好心的苔丝德梦娜听了这些话，心中有些发慌。她的确记不起那方手帕丢到哪里去了，就说道：“真会有这样的事吗？”奥瑟罗进一步试探地说：“这事一点也不假。那方手帕有神奇的魔力。”接着他又说了一些关于手帕的不平凡之处。这可把苔丝德梦娜吓坏了。她本来是细心保存着的，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她用力回忆，也回忆不起是什么时候丢的。她害怕因此失掉了丈夫的爱，不愿意说手帕丢掉了。她想再回去仔细找一找。奥瑟罗逼着她立刻拿出手帕来。苔丝德梦娜拿不出来，说道：“手帕我没带在身边，我可以回去把它找出来。”她想先把手帕的事岔开，就说：“现在先不要去拿手帕，还是先谈谈请您重新叙用凯西奥的事吧。”她还夸奖凯西奥为人如何好。又说，请他不要拿手帕的事来推托他对他的请求。奥瑟罗越听越有气，最后实在忍耐不住了，压在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了。苔丝德梦娜实在吓坏了。她从来没见过他发过这样大的脾气。她怎么也想不起她在哪些事情上做错了。她从来想不到丈夫会因吃醋发火。心想，也许国家出了什么大事？也许前方又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也许由于其它军务使他心烦？也许……尽管奥瑟罗向她发脾气，可是她还责备自己不该往坏的方面去想他。再说，男人也不是神仙，不能要求他对妻子天天都体贴得那样入微。

埃古为了证实他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又精心地导演了一场戏：他安排了凯西奥和他的女友琶央加相会，让奥瑟罗在远处观望和偷听。

这天傍晚，凯西奥和琶央加在公园里会面，他们谈了些相亲相爱的话，其中也谈到他请苔丝德梦娜求情的事。凯西奥把捡到的那一方手帕展开给琶央加看，说道：“亲爱的琶央加，这手帕的花样我很喜欢，我想乘失主还没有来向我讨还以前，请你帮我把它描下来。”他们临分别时，又说了许多亲

热的话。在凯西奥与女友琶央加相会时，埃古把奥瑟罗引到一个花树掩映的地方。他们远远地躲在树后，隐隐约约地看到凯西奥和一个女郎在亲热的谈话。这女郎是谁，奥瑟罗不知道，也看不清。他们谈的话，他也听不清，只听到他们断断续续地提到“苔丝德梦娜”、“爱情”等等不连贯的词句。凯西奥不时发出的笑声，他听了很刺心。凯西奥拿出他的那方手帕，他是一眼就看到了。

至此，奥瑟罗觉得，埃古对他说的话，他提供的证据已完全证实了。前天，他虽然口头上骂苔丝德梦娜是美丽的魔鬼，说是要处死她，虽然这样说，实际上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现在，他算是铁了心了。他绝望地呼喊：“全都完啦！爱情和痛苦就此一笔勾销！”

奥瑟罗把埃古叫到跟前，要他立即去杀死凯西奥。他自己回去处死苔丝德梦娜。说好两下里同时进行。

夜深了，苔丝德梦娜遵照丈夫的嘱咐，上床先睡。她心绪烦乱，丈夫近日的反常情绪使她不安。她至今还不知道丈夫为什么突然对她改变了态度。她躺在床上，理不出个头绪来，后来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屋里一片寂静。奥瑟罗手提宝剑走了进来。他来到床前，把剑倚在床边，久久地看着苔丝德梦娜。她曾是他的理想和希望。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她是那样的美丽。他回到了美好的回忆中去了，他想起了许多美好情景。啊，这样一位美丽的夫人，他怎么能忍心下手把她杀死呢？奥瑟罗又想起埃古和他所说的那些。若是不把她杀死，她还会去骗别的男人。必须把她杀死。怎么杀呢？就不用刀杀，不让她流血，把她勒死吧。奥瑟罗最后一次向她吻别。

苔丝德梦娜被吻醒了。奥瑟罗流着泪，沉下了面孔，让他的妻子最后一次请求上帝饶恕，因为他不愿意把她的灵魂杀害。苔丝德梦娜坦然地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如果说我有罪的话，那就是我爱你。”奥瑟罗不愿意听她说这些话，说道：“你爱的不是我，你爱的是凯西奥。你把我送给你的手帕送给了他。”苔丝德梦娜这才明白他这几天态度突然变化的原因，她发誓说那不是真的，可以让凯西奥来当面对质。奥瑟罗告诉她，凯西奥已经死了。苔丝德梦娜叹了一口气说：“唉，他被人陷害，我的一生也从此断送了。”这位清白无辜的夫人还想要为自己和凯西奥分辨的时候，奥瑟罗却不肯听了，他认为她到临死还在替凯西奥喊冤和哭泣。于是，他把心一横，扼住了她那洁白如玉的脖颈。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过之后，爱米莉霞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高声喊道：“出事啦，出事啦，洛特力戈被人杀死了！”她走到苔丝德梦娜床前，想和她说说她看到的情形，她见苔丝德梦娜僵直地躺在床上，死了。她吓了一跳。她刚要呼喊，奥瑟罗冷冷地说：“是我把她杀死的，她欺骗了我，她和凯西奥有不正当的关系，所以我杀死了她。”

爱米莉霞指着奥瑟罗大骂，口口声声骂他是杀人的凶手。这时，人们把受了伤的凯西奥抬了进来。原来，奥瑟罗要埃古去杀凯西奥，埃古又派洛特力戈去暗杀。洛特力戈心中发慌，也不知为什么让他去这样做。他到了那里，战战兢兢地只把凯西奥刺伤，没能把他当时刺死。埃古怕洛特力戈说出他的行刺是受了他的指使，装着非常气愤的样子，举起剑来把洛特力戈刺死，企图杀人灭口。

事情发生后，人们都赶到这里。爱米莉霞当众揭穿了丈夫埃古的一系列阴谋诡计，说明了苔丝德梦娜丢失手帕的经过。这时，又有人站出来，述说

了洛特力戈临死前揭发了埃古阴谋陷害好人的情形。他们从洛特力戈身上找出一封信来，信中也清清楚楚地证明了埃古的害人奸计，同时证实了凯西奥是清白无辜的。

埃古见势头不妙，转身就要逃跑。人们哪里肯放过这个坏蛋，立即随后去追捕。

真相大白之后，奥瑟罗悲悔交集。他走到床前，深情地望着死去的妻子，妻子再也不能看他一眼了。他痛苦地说：“咳！我已经走完了我的路。为了荣誉，我犯了罪。啊你，你沉默不语！苔丝德梦娜，在杀你之前，我用一吻和你诀别。现在，我自己的生命也在一吻里终结。”说完，他抽出匕首，猛地刺进自己的胸膛，倒在血泊中，倒在苔丝德梦娜的身边。

李尔王

古时候，不列颠有个国王名叫李尔。李尔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贡纳梨，二女儿叫吕甘，小女儿叫科第丽霞。三个女儿都长得很漂亮。李尔对三个女儿都非常疼爱，而最叫他疼爱的还是小女儿科第丽霞。大女儿已经出嫁，嫁给了本地出身高贵的奥本尼公爵。二女儿也出了嫁，嫁给了国内有名的康瓦尔公爵。小女儿也到了出嫁的年龄，还没出嫁，来求婚的几乎挤破了门。经过层层筛选，最后集中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布根第公爵，一个是法兰西王子。到底该把小女儿嫁给哪一个，李尔一时还没拿定主意。他要再进一步观察观察。这两个求婚的人此时都住在李尔王的王宫里。

李尔年纪大了，多少年来，由于国事繁忙，操劳过度，体力逐渐衰弱，精神也不及从前旺盛了。他决定把国事让给年轻人去处理，自己退居二线，只保留个国王的名号就行了。这样，他可以省些心，享点清福，安度晚年。他觉得女儿们待他都很好，有这样一些女儿孝敬，他还有什么不称心的。于是，他把国土、权力和财产等分作三份，打算每个女儿分一份。

李尔把土地和财产都分好了，就把三个女儿叫到跟前来。在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想听听三个女儿谁最孝顺。一般说来，心满意足的老人，都有这种兴致。比如说，新年在分给孩子们压岁钱时，或者平时分给孩子们某些食品或糖果时，往往借此逗着孩子们乐一乐，让他们说一说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孝敬老人，从中得到某些满足。此时，老国王李尔也许就是出于这种兴致。

这天，李尔把三个女儿、两个女婿找来，又把来向小女儿求婚的两位贵宾请来，朝廷中的一些重要大臣也都召集到这里来。人都到齐了，他当众宣布说：“现在我要向你们说明我的心事。我因为年纪老了，决心摆脱世务的牵累，把责任交给年轻人，让自己轻松轻松。”说到这里，他让侍从给他拿来一张地图，他用手指着地图说：“我把我的国土划成三部份，分给三个女儿，也算作三个女儿的陪嫁。康瓦尔和奥本尼两位贤婿也在场，现在说清楚了，免得日后发生争执。法兰西和布根第两位君主正在竞争我的小女儿的爱情，他们为了求婚已在我宫廷里住了多日了，今天就可以得到确定的答复。”他停了停，又回过头来向三个女儿说：“孩子们，在我还没有把我的政权、领土和国事的重任全部放弃之前，你们各自说一说，你们中间谁最爱我？我要看一看谁最有孝心，谁的品德最好，我就给谁最大的恩惠。”

有些大臣对国王突然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不理解，有些大臣不同意国王这样做，但也不好多说话。有些大臣准备上前去劝谏。还没等人们开口，李尔就催促着说：“贡纳梨，我的大女儿，事从大来，你就先说吧。”

贡纳梨说：“亲爱的父亲，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我爱您胜过我自己的眼睛，胜过整个宇宙间一切贵重稀有的事物。我敢说，从古至今，不曾有一个女儿这样爱过她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女儿所爱。我爱您是无法用任何数量计算的。”

老国王李尔听了大女儿这一番表白，乐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高兴极了，当场把广大国土的三分之一赐给了她和她的丈夫。他指着地图说：“从这一条界线起，直到这一条界线为止，在这疆界以内，所有的森林和矿产，平原和高山，河流和湖泊，农场和牧场，所有的一切，永远为你和奥本尼的子孙所保有。”

其实，真正的爱是朴素的语言和踏实的行动。只有那些心中没有真实的

爱的人，才会去信口编造一大套花言巧语来掩饰其虚情假意。可是，说也奇怪，人们往往不注意那真诚的行动，却爱听那些顺耳的假话。国王李尔听了大女儿这一番好听的话，以为她一定会孝顺他，每个毛孔里都透着高兴，给了她优厚的赏赐。

接着，他又问二女儿：“我的二女儿，最亲爱的吕甘，你说说看。”

吕甘想了想，再也拣不到更好听的话说了，可是，在耍嘴皮上她不甘落后，她必须想法说得比姐姐说的更好听些。就说道：“我和我姐姐是一样的。在我的真心之中，我觉得她刚才所说的话，正是我爱您的实际情形。可是，她还不能充分说明我的心。我觉得，世界上一切最快乐的事，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只有爱您，只有全心全意地孝顺您，才是我无上的幸福。我不怕重复地再说一遍：在这世界上我只爱您一个人。”

李尔听了二女儿的表白，心里更是乐开了花。他想，我的孩子这样真心地爱我，我怎能不感到幸福呢。既然二女儿也作了这样热烈的表示，也得同样赏赐她。于是就把另外三分之一的肥美土地赏赐二女儿。这一份土地和大女儿得的那一份同样广大，同样富庶，同样肥美。

李尔最爱自己的小女儿。小女儿平时对他特别孝敬。他要当着这些人们听听小女儿孝敬父亲的话。他觉得他的小女儿所要表达对父亲的爱，会远远地超过她的两个姐姐。她的话一定说得更甜蜜，他听了会感到更高兴。当着这许多贵宾贵客，他的脸上会更加光彩。于是满怀兴致地对小女儿说：“我的宝贝，你虽然最后一个，我也不会歧视你。现在法兰西和布根第的两位王子都在竞争你的青春之爱。你有些什么话，可以换到一份比你两个姐姐更富庶、更广大的土地？好，你也说说看。”

小女儿科第丽霞想，孝敬老人是子女的本分，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要实心实意地去做就行了，何必挂在嘴上！说真心话，她是十分讨厌两个姐姐这样虚假的奉承。她非常清楚，她们嘴上说的和她们心里想的并不一致。她们那些虚假的表白，只是为了从年老的国王手里骗取国土。这样，她们不等国王去世，她们和她们的丈夫就可以掌握大权。她自己是不会这样做的，她宁肯用实实在在的孝心孝敬父亲，也不愿意说那些虚伪的话。因此，当父亲问她有什么话说的时候，她就老老实实地说道：“父亲，我没有话说。”

父亲一听他最心疼的小女儿竟说出这样的话，大失所望，就很生气地说道：“什么？没有？那你只能换到没有！”

李尔还是希望他心爱的小女儿能说出使他高兴的话来，就让她重新另说。科第丽霞仍然实实在在地说：“我的嘴笨，不会把心里的话表达出来，更不会花言巧语。我只是说，我爱您，只是按照一个做女儿的名分来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小女儿说的这话，是实心实意的。做女儿的应该怎样孝敬父亲，她就怎样去做，这是再真诚不过的。可是李尔听了，很不满意。他感到很伤心。他想，平时最宠爱的小女儿，此时怎么会说出这样令人失望的话！他不愿意把事情弄僵，也希望小女儿还能说出些使他爱听的话来，就耐着性子对她说：“科第丽霞，我的孩子，你再考虑考虑，把你的话修正修正。不然的话，你会毁掉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

科第丽霞说：“父亲，您把我养育成人，处处疼爱我，我也要拿出我的孝心、尽到女儿的责任，服从您，爱您，敬重您。可是，像我的两个姐姐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以外，谁也不爱，就无法办到。两位姐姐是这

样说的，她们要真是这样做的话，那她们为什么要嫁人呢？要是我有一天出嫁了，我的丈夫一定要分去我一半的爱。也就是说，那时，我要用一半的关心和责任去照顾我的丈夫。假如像姐姐说的，除了父亲谁也不爱，那就该一辈子也不嫁人。”

李尔听了这话，实在伤透了心。他认为他心爱的小女儿忘恩负义，不讲良心。

人就是这样的不同，有的人本来刁钻奸猾，可是他的嘴巧，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就博得了忠孝之名，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干着许多坏事，还受到上司的宠爱，得到重用和提拔。有的人，心地纯正，老老实实，但他不会花言巧语，或者不愿意自我表白，就因为他诚心诚意，却受到歧视和虐待。科第丽霞就属于后一种人。

科第丽霞对父亲的爱是真摯的，她孝敬父亲的心是诚实的。如果换一个场合，她也许可以如实地把自己如何敬爱父亲的话说出来，把自己的一颗真诚的心拿出来给父亲看看。可是，今天，她听了两个贪心的姐姐说出那些虚伪的奉承话，又看到她们因为花言巧语而得到丰厚的赏赐，她自己心中就暗想，我要不声不响地真真实实地爱父亲，决不为了博取丰厚的赏赐而去表白自己的心迹。我宁可什么也不说，宁可一世贫穷，也不让自己的一颗赤诚的爱父之心染上贪图财物的色彩。我爱父亲是尽女儿应尽的本分，决不是为了想得到什么赏赐。

不错，科第丽霞说的话，在老国王李尔听来，确实不如她姐姐说的话悦耳。可是，她的话实实在在，真挚诚恳，无法和她两个姐姐说的话相比。

爱听奉承话的人，往往不能分辨真话和假话，也分不清什么是心中的诚实和口头上的花言巧语。李尔的虚荣心较盛，不愿意当着众人丢了脸面，就生气地问道：“这话是你从心里说出来的吗？年纪这样小，怎么说出这些没良心的话？”科第丽霞没作更多的表白，只平心静气地说：“父亲，我年纪虽小，我的心却是忠实的。”李尔气极了，说道：“好吧，那就让你的忠实做你的陪嫁吧！”由于暴怒，父亲当众宣布和小女儿断绝父女关系。原来准备分给她的那三分之一的国土，也不给她了，把它又平分给她的两个姐姐。

李尔分配完了国土之后，又把他的两个女婿奥本尼和康瓦尔叫到跟前，当着所有的大臣把王冠从头上摘了下来赐给他们，并把所有的行政大权、税收和国家的政务，全部交由他们共同管理，他自己从此不再管国家的任何事情，只留下一个国王的名义。此外，他还保留了一百名武士，作为他的侍从。他和武士们的生活，按月在他们两家的王宫里轮流居住和食用。

朝中有个老臣名叫肯脱，他看到国王这样处理问题不妥当，就去劝谏。李尔此时正在气头上，哪里肯听！肯脱刚说了一句，李尔就生气地说：“住嘴！谁的劝说我也不听。”他又指着科第丽霞说道：“她是我的小女儿，我最爱她，本来想指靠她来终养我的天年，没想到她竟这样没有良心！我已说过，我和她割断了一切关系！”

李尔又对法兰西和布根第两位求婚者说：“你们两位都是来向我的小女儿求婚的。当她为我所宠爱的时候，我把她看得非常珍重。现在，我除了对她憎恨以外，什么也不给她。你们谁认为她还能使您满意，谁就把她带去。”

布根第公爵表示，他来向科第丽霞求婚时，她是国王的女儿，身份、地位都很荣耀，陪嫁的妆奁也会很多。现在，她已和国王断绝了父女关系，他就不再考虑这门亲事了。法兰西王子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对李尔说道：“这

太使人费解了。她刚才还是您眼中的珍宝，您赞美她，说她是您老年的安慰，是您最心爱的女儿，怎么一转眼就丧失了您的厚爱。她干下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吗？”他回头问科第丽霞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科第丽霞没有回答他，只对父亲说：“父王，我只是不会花言巧语，不会讲虚伪的话，才惹得您老人家不高兴。我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我心里想到的事情，我总不愿意在没有把它实行以前就放在嘴边宣扬。要是您因为这点而恼恨我，我请求您让世上的人们知道，我所以失去您的欢心，不是因为我有什麼丑恶的污点，不是我有邪恶的行动或不名誉的举止，只是因为我缺少像人家那样的一双献媚求恩的眼睛，缺少一条善于逢迎的舌头。我虽然因此而不能再受到您的宠爱，可是，正因为这样，却使我格外尊重我自己的人格。”

法兰西王子听了科第丽霞的话，感叹地说道：“历史上往往有许多远大的计划，因为不求人知而失于记载；有多少忠心的志士仁人，因不被理解而终生受冤屈。”他回过头来对布根第公爵说道：“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某些和它本身不相关的考虑，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他转身看了看科第丽霞，说道：“她的品格证明了她自己就是无价之宝。”

布根第公爵表示，只要国王李尔肯把他曾答应过的那份财产给科第丽霞作为陪嫁，他仍旧可以娶她。李尔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他什么都不给她。布根第公爵这时向科第丽霞作了最后的表示：“您已失去了一个父亲，现在必须再失去一个丈夫。”

科第丽霞见不久还发誓永久爱她的布根第公爵此时说出这样的话，就说道：“布根第公爵既然只是爱财产，我也不愿做他的妻子。”

法兰西王子从科第丽霞的言行中发现了她的美德。他认为，正是因为她贫穷，所以她是最富有的，也正因为她被遗弃，所以更显出她的珍贵。她的精神品格是高尚的。他向李尔王表示，他愿意娶他的没有任何陪嫁的女儿。

法兰西王子走到科第丽霞跟前，郑重地说道：“科第丽霞，如果你同意，你现在就是法兰西全国的女主人了。请向他们告别吧，跟我到法兰西去。你虽然抛弃了故国，却将要得到一个更美好的家乡。”

科第丽霞向两个姐姐告别，说道：“两位姐姐，科第丽霞向你们告别。你们现在受到父亲的宠爱，但我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人。当着这么多人，我不愿再说别的话。我只请求你们好好对待父亲，希望你们能照你们说的那样去孝敬父亲。”

两个姐姐听了这话，十分不高兴。她们把脸拉得长长的，说道：“这，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科第丽霞虽然跟着法兰西王子走了，可是，她心情非常沉重。她知道她的两个姐姐为人奸诈刁猾，父亲在她们手里，她实在不放心。但她此时无可奈何。

科第丽霞走后不久，姐姐贡纳梨就对妹妹吕甘说：“老头儿年纪大了，脾气越来越古怪，而且变化不定。你瞧，他本来最爱妹妹科第丽霞，可是凭一时的气恼就把她赶走了。这就可见他是多么昏愤糊涂。他能那样对待他的小女儿，也会那样对待我们。我们可不能坐等着受他的气，要先下手才行。”说完，贡纳梨和吕甘开始商量如何共同对付父亲。俩人商定，两家轮流着管老头儿的吃用。

李尔先住在大女儿贡纳梨家，说定了该在她家过一个月，然后再到二女儿吕甘家。可是没过几天，贡纳梨就节外生枝，借端生事。她先指使自己的

仆从去和老国王李尔的那些武士打架。接着，又以此为借口，硬说老头子的武士横行不法。这样，她就可以把老国王保留的一百名武士裁去。她对自己的如意算盘感到很得意，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老废物已经放弃了他的权力，身边还要留着武士干什么？莫非还想管这管那不成？不对他凶一点是不行的。”她吩咐她的仆从不要再管那个老傻瓜。从此，她的仆从对李尔老人越来越无礼。

开始，李尔认为是女儿的仆人们不懂规矩，没想到是女儿指使他们这样干的。他想去见见女儿，对女儿说说仆人们的无礼行动。可是去过几次，门上的人不是说有病，就是说不在家。有时虽说在家，又说她有事情，不见他。李尔清楚地看出女儿的变化和行动，但他此时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的手中既没有权，又没有钱。他已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两个女儿，甚至连头上戴的王冠也早摘下来给了他们。女儿越来越把他看成是个赘瘤，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摘除。她变着法儿折磨他。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闭上眼睛忍受着。

他手下忠实的大臣肯脱，当时不同意老国王放弃权位，劝他不要把土地和财物都分给两个女儿。那时李尔对这些话听不进去。肯脱苦苦劝谏，反倒惹怒了国王李尔。李尔当众宣布，把肯脱流放到国外，假使在不列颠国土上再发现他，就要把他处死。好心的肯脱，虽被流放，但他仍然惦念着老国王。他预感到，老国王这样做，他的后果不会美妙。果然，不久，老国王就遭到他的两个女儿的虐待。肯脱为了尽自己的责任，就化装成一个地位低贱的人来服侍他。老国王李尔没有认出他就是忠心正直的肯脱。

一天，该吃饭的时候了，李尔的女儿还不让人给他拿饭来。老人又等了好久，肚子饿得咕咕叫，仍没有人给他预备饭。他让仆人去给他拿饭。这些仆人都是女儿贡纳梨给他派来的，他们来不是伺候老人，而是监视老人的。李尔和仆人说了好几遍，仆人都听他使唤。他让自己的武士去，这些仆人就与武士们闹了起来。李尔无可奈何。即使这样，李尔还不愿意从坏的方面想。他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他们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可是我总以为是自已多心，不愿意断定是他们有意怠慢。我还要仔细观察观察再说。”

这时，贡纳梨一个管事的仆人走来。这仆人名叫鄂斯华特。李尔问他话，他不但不认真回答，还无礼地说了一些极难听的话，有意辱骂老国王。这当然是大女儿派他来寻衅闹事的，不然他也不敢。李尔实在忍不住了，就教训了他两句。没等李尔把话说完，鄂斯华特就故意高声叫嚷起来：“你不能打我！你不能打我！”他这样叫着，企图借此大闹起来，好让他的女主人出来收拾这个老头儿。

鄂斯华特刚嚷了两声，化了装的大臣肯脱走了过来，说道：“你嚷什么？他老人家不能打你，我也不能踢你吗？狗仗人势的东西！”说着，飞起一脚，把这个势利小人踢到阴沟里去了。

鄂斯华特从阴沟里爬出来，看了看肯脱，估量了一下自己的力量，没敢再逞凶，夹着尾巴溜走了。

肯脱在李尔最倒霉的时候来服侍他，在他遇到凶横者挑衅的时候，奋勇上前，给他解了围。李尔很感激这个服侍他的人，但他并不知道，这人就是高贵的肯脱伯爵，是苦口婆心地劝谏他被他流放到国外，永远不准他踏上不列颠国土的那位忠贞的大臣。

“家贫知孝子，国乱识忠臣。”此时跟随李尔，真心实意服侍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人是前面说的肯脱，还有一个是国王从前的“弄臣。”“弄臣”

是替国王解闷散心的人。这种人没有什么地位，国王也不把他放在心上。只是到了忙完了一天的公事，闲暇时想开开心心的时候，把“弄臣”找来，让他说说笑话，逗逗乐儿。李尔当国王时，在宫中也养了这么一个人物。李尔当时并不怎样注意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在李尔放弃了王位，遭到女儿的白眼时，这样一个地位低微、不足轻重的人，仍然跟着他，用机智的口才，尽他所能地对李尔表示敬爱。钻营利禄的人，专门去讨好有权有势的人。这个“弄臣”却相反，在李尔当国王时，他不巴结，在他失势倒霉的时候，仍然跟着他吃苦受罪，不肯离去。所以人们管他叫“傻瓜”。这傻瓜也和忠实的大臣肯脱一样，在国王要放弃王位，把一切权力交给女儿的时候，就编出一些顺口溜来，以诙谐的形式向国王劝谏。开始李尔不听，叱责了他一番。他的两个女儿倒是能听出他那些诙谐话中的意思，有时还要给他一顿鞭子。他虽然两头都不讨好，可他始终不改他那固执的脾气。

这天，傻瓜又给老国王讲了个傻子的故事。说，有个国王，吃了鸡蛋的蛋黄和蛋白，用蛋壳做了两顶王冠。后来，他把两顶王冠全都送给人家，自己却背着一头驴子，渡过那个难渡的大泥潭。说完了故事，又唱了一段歌谣，歌词的大意是：“这年头傻瓜供过于求，聪明人个个变成糊涂虫，顶着个没有思想的头，只会跟着人家依样画葫芦。”

李尔问“傻瓜”，几时学会这许多歌儿。弄臣“傻瓜”说：“老伯伯，自从你把你的女儿当作了你的母亲以后，我就唱起这类歌来了。当你把大棒给了她们，拉下自己的裤子等待挨打的时候，她们高兴得热泪盈眶，而我只好唱歌来排遣哀愁。没想到你堂堂一国之王，却跟我这傻瓜作伴遨游。”

“傻瓜”说完唱完之后，又慨叹着说：“可惜啊，要是有位先生能教会我说谎就好了。”李尔没有听出他这话中的意思，就告诫他说：人应该说真话，不该撒谎。又说，“你要是对我撒谎，我就用鞭子抽你！”

“傻瓜”意味深长地说：“我真不知道你和女儿是什么亲戚。她因为我说了真话，用鞭子抽我。你却要因为我说谎，用鞭子抽我。”这弄臣还要往下说的时候，李尔的大女儿贡纳梨来了。

李尔看了看他的大女儿贡纳梨，对他的弄臣说：“我看她的脸上好像罩满了怒气。”弄臣说：“从前你不用看她的脸，她发怒不发怒，不与你相干。那时，你还算得上是一条好汉。可是，现在你不得不仰望着她的脸，所以……”没等他说完，贡纳梨走了过来。她绷着脸，对他父亲说：“你的这个‘傻瓜’什么事都不懂，你的那些武士更蛮横。因此，我不能不采取断然的行动！”

李尔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女儿的话。被称为“傻瓜”的弄臣见景生情，随口编了一只歌，唱道：“你们看啊，那篱雀养大了杜鹃鸟，自己的头却被它吃掉。蜡烛熄灭了，我们眼前只有一片黑暗。”

贡纳梨虽然听得出弄臣唱的歌曲中的含义，但她此时先不和这个唱歌的弄臣计较，只是绷着脸对他父亲宣布：必须立即把那一百名武士裁掉。如果他不按她说的办，还想要保留那些武士的话，她的王宫就不再给他住了。她还说，她之所以要他立即裁掉这些武士，因为他们全都是些胡闹放荡、大胆妄为的家伙，弄得她的王宫喧闹不安。她数说了一大顿之后，最后坚决地说：“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采取坚决的行动！”

到这时，李尔才算看出了大女儿的真面目。他很伤心，暗自想：丑恶的海怪也没有忘恩负义的女儿这样可怕。他一边这样想着，不由得口中骂道：“梟獍不如的东西，你是在扯谎！我的卫士都是最有品行的人，他们懂得一

切礼仪。你这些话是为了限制我而编造出来的！”

的确是这样，李尔的一百名武士，个个都品行端正，懂得礼仪，决不会胡作非为。他们住在贡纳梨的宫廷中处处留意，凡事都陪着小心。即使贡纳梨唆使了她的仆人来无端寻衅的时候，他们也多方避让，保持了高度节制。可是，他们越退让，对方越嚣张。

李尔实在气极了，说道：“给我备马，我不在这里受罪了。我要到二女儿吕甘那里去！”

李尔此时难过极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大女儿竟会这样，当时她说得何等好啊。他想不到世间竟有这样言行不一的人。他再想想自己，自己英雄一世，当国王时，从来说一不二。如今大权交给了自己信任的女儿，反而受女儿的窝囊气。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哭了。他为此而感到万分懊恼与羞愧。

老国王李尔带着侍从往二女儿吕甘家走。动身之前，他先派了仆人肯脱去给二女儿送信，以便在他们到达时，她可以事先作好接待的准备。

李尔的大女儿贡纳梨也派了她的仆人鄂斯华特带上她的信，要抢先到妹妹吕甘那里去，叫妹妹和她采取一致的行动。她嘱咐仆人，一定要抄小道走，在他父亲到达之前赶到。

吕甘接到大姐贡纳梨的信，拆开一看，见信中写着这样的意思：父亲老了，任性固执，脾气越来越古怪，人也越来越糊涂。他带了那么多侍从到你那里去，你千万不要收留他。只要咱们两下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就能逼着老头子把武士扈从全部裁掉。然后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

吕甘看过姐姐的信，明白了她的意思。吩咐人去招待来送信的鄂斯华特。

老国王李尔派去送信的肯脱也来到吕甘这里，恰巧碰到了贡纳梨派去送信的鄂斯华特。鄂斯华特趾高气扬，见面就骂肯脱。肯脱哪能向这势利小人屈服，互相争吵起来。

吕甘热情地接待姐姐贡纳梨派来送信的人，却不肯接待父亲派来送信的人。后来听说两下里来送信的人互相争吵，就喝令手下的奴仆把父亲派来送信的肯脱捆绑了起来，并给他戴上了脚枷。

李尔来到二女儿吕甘的宫堡，不见女儿女婿出来迎接，只见来送信的仆人肯脱被钉上脚枷，监禁在那里。李尔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问肯脱：“是不是谁认错了人，给你钉上脚枷，把你锁在这里？”肯脱告诉他，是他的二女儿吕甘吩咐人锁的，不是认错了人。李尔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说道：“如果不是认错了人，他们是不会干这样的事的。”肯脱只得向他说出事情的经过：“当我跪着向您二女儿吕甘递交您的信的时候，您大女儿的使者鄂斯华特早赶到这里了。您二女儿看了您大女儿的信，就不再接我递交的信，也不再理睬我。给您大女儿送信的鄂斯华特，就是曾经侮辱过您的那个家伙。此时，他又狗仗人势地来侮辱我。我不肯受他的侮辱，和他争执起来。您二女儿就喝令手下的奴仆给我带上了脚枷。”

李尔听完事情的经过，没说话。跟随他的那个弄臣听了，随口唱了一首歌：

老父衣百结，儿女不相识；
老父满箱金，儿女尽孝心。
命运如恶犬，贫贱遭白眼。

弄臣唱完歌，对李尔说：“老人家，当心吧，你的两个女儿还会孝敬你数不清的烦恼哩！”

李尔来到这里好长时间了。他要去见女儿和女婿，门上站岗的不让他进。李尔只好央求他们进去通报一声。进去通报的人回来对他说，主人昨天晚上太辛苦，身体疲倦，此时休息，不能见他。李尔听了这些，实在忍耐不住了。叫看门的人再进去传话，非让他的女儿女婿出来见他不可。经过种种周折，女儿女婿才勉强出来接见老头子。

二女儿吕甘见到父亲，什么话也不说，就责问他，为什么在贡纳梨家住还了还不满一个月，就到她这里来！

虽然这样，李尔觉得见了二女儿总算见了亲人，向她诉说了她姐姐贡纳梨如何不孝，如何不近人情等等。又说，他是不得已才到这里来的。吕甘不仅不同情老头子，反倒数说老头子的不是。说她姐姐要裁减他的武士是应该的。还指着他的鼻子责骂他说：“你年纪老了，糊涂了，应该让一个比你明白的人管教管教你！”指责了一通之后，就明白对他说，她不能收留他，他仍应回到她姐姐贡纳梨那里去。

李尔以为，二女儿吕甘总会比大女儿待他要好一些。可是他哪里想到，她们姐妹两个联合起来对付他，而吕甘的心计和手段比她姐姐更为厉害。贡纳梨要把他的一百名武士裁减为五十名。吕甘却说，五十名也太多了，二十五名也不少。在想法折磨老头子方面，贡纳梨和吕甘姊妹俩好似展开了一场比赛，看谁的手段最毒辣，谁的条件最苛刻。李尔此时心想，这样比较起来看，还是大女儿贡纳梨更孝顺一些。她虽说不孝，可是要留下的武士比二女儿吕甘还多一倍呢。他说：“我还是到贡纳梨那里去吧，五十名比二十五名多一倍，它证明贡纳梨对我的孝顺比吕甘对我的孝顺多一倍。”他回到贡纳梨那里，谁知贡纳梨早已变了卦。她说道：“为什么要二十五名？为什么要这么多呢？依我说，不但用不着二十五名，就连十名，五名，也都是多余的。”

这姐妹两个，在虐待自己的父亲上，都称得上是能手。她们一步一步向老头子进逼，逼得李尔实在无路可走了。她们先把老人的扈从武士裁掉，为的是进一步对付他更方便。李尔此时一方面为女儿的不孝而伤心，一方面为当时放弃国王的权柄而悔恨。在女儿的折磨下，在悔恨交加中，李尔疯了。他一个人跑到野外去。夜漆黑，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李尔在无遮蔽的原野里，任凭暴风雨的吹击。

当李尔到野外去承受狂风暴雨的打击时，他的女儿还在舒适的室内说风凉话：“都是老头子自己找的。放着安逸的日子不过，却要找苦吃。吃了苦他才知道自己的愚蠢。”在这漆黑的夜里，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中，跟随老李尔的只有好心的肯脱和那个被称作傻瓜的弄臣。风雨是残酷无情的，在李尔看来，它和忘恩负义的女儿相比，女儿更加无情。肯脱看到老国王气疯了，怕他老人家经受不起暴风雨的摧残，就和弄臣及其他好心人们一起，想法把他送到一个海港多佛。肯脱把老国王托付给可靠的朋友照顾，自己搭上到法国去的船，去给他的小女儿科第丽霞送信。

科第丽霞嫁给法兰西王子，受到法国人的尊敬，人们尊称她为娘娘。科第丽霞听说有人从英国来替她父亲送信，赶紧出宫迎接。肯脱向她讲述了她父亲受到的种种悲惨遭遇。科第丽霞听了，禁不住流下了热泪。她一再向肯脱表示她的感激之情。说道：“好肯脱，我怎么报答您的这一番好意呢？就

算粉身碎骨，也不能抵偿您的大恩大德。”接着她又要求她的丈夫——法兰西国王，准许她带上足够的人马，乘船到英国去，讨伐她的两个残忍的姐姐，把父亲重新扶上王位。科第丽霞的丈夫支持她的正义行动，愿意和她一起带领人马前去帮助老人。

科第丽霞带领一支王家部队，在英国的多佛港口登陆了。李尔被气疯以后，肯脱把他安置到多佛，托付朋友照顾他，派医生给他治疗。科第丽霞来到这里，急于要看看父亲。医生告诉她，他现在正为老人治疗，病人需要镇静。科第丽霞只好等待着医生治好了病再见。她把从法国带来的许多珠宝分送给医生和众人，表示她对医生和照顾过她父亲的人们的谢意。

过了一段时间，李尔的病好些了。科第丽霞和父亲见面了。父女见面时的情景十分感人。受尽折磨的老国王重新见到他曾钟爱过的女儿，有说不出的高兴，同时他又感到有说不出的惭愧。当时只是因为她不肯说他愿听的活，就生她的气，遗弃了她。如今她却这样孝顺他。想起这些，他心中非常难过。

这愧悔交加的心情，使李尔感到只有向小女儿认错，请求她的原谅。他就跪下来，要向小女儿诉说他的心情和向她告饶。科第丽霞见父亲这样，也赶紧跪在父亲的面前，请求父亲为她祝福。并且对父亲说，老人不应当下跪。她自己这样做是尽女儿应尽的孝道，这是她的本分，因为她是他的女儿。她还告诉父亲，她这次从法国来，是特意来搭救他的。李尔非常感动。他对科第丽霞说，过去的事一定要请她忘掉，请她原谅。他又说，论起他自己干的事，她确有理由不孝顺他，可是她的两个姐姐却没有理由。科第丽霞说，她和她姐姐一样，都是他的孩子，都没有理由不孝敬他。

大女儿贡纳梨和二女儿吕甘联合起来，把老父亲折磨了一阵。父亲走了，她们感到称心满意。这两个女人对父亲不孝，对自己的丈夫也不忠。她们背着丈夫在外面又勾搭上了另外的人。说来也巧，她们姊妹俩在外面所勾搭的又是同一个人。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她们姘居的这个人名叫爱特门。

爱特门是怎的一个人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简单交代一下。

国王李尔的大臣中有个葛洛斯特伯爵。伯爵有两个儿子，大儿叫埃特加，小儿叫爱特门。哥哥埃特加为人忠厚老实，正直无私，待人诚恳，他自己没有坏心，也不相信人间有坏心人。他不做坏事，也不认为世间有人会做坏事。自己从来不算计别人，也从来想不到会有人暗算自己。葛洛斯特很喜爱大儿埃特加。

小儿爱特门是葛洛斯特的私生子。开始时父亲不大愿意在人面前提到他。因为他机灵嘴巧，父亲也喜欢他。长大之后，也常带领他到朝廷中去。由此，他认识了朝中的一些大臣。爱特门和他哥哥大不一样，他的坏心眼儿多，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会不择手段。他常说：“为了得到和保全自己的地位，什么天理良心都可以一概不论。”他担心父亲的爵位日后被哥哥继承，没有自己的份儿，就费尽心机想法把哥哥除掉。他不能用简单的办法害死哥哥，因为那样会落个恶名声。他要既除掉了哥哥，又得到孝悌的美名。于是他就想办法离间父亲和哥哥的关系，在离间的过程中，他还要使人相信他是真心孝顺父亲和尊敬哥哥。

这天他制造了一封假信，信的内容是他哥哥埃特加阴谋害死父亲。他想法让父亲看到这信。待这信引起父亲对埃特加的愤怒时，他表面上装着极力替哥哥解释和开脱，实际上那些解释的话更加坐实和加深了埃特加的罪行，挑起了父亲对他的更大愤怒。在激起父亲对埃特加怨恨的同时，他又回去挑

拨他哥哥说，父亲非常痛恨他，正派人四处捉拿他。他要埃特加假装着和他打斗时逃跑。埃特加只好照他说的办。埃特加逃跑之后，爱特门用剑把自己的胳膊刺伤，回去对父亲说因劝说哥哥孝顺父亲，哥哥不听，要杀害自己，胳膊被他刺伤。经他两头挑拨，葛洛斯特非要捉拿埃特加不可。而他自己反倒博取了孝顺父亲的名声，又得到父亲的喜爱和信任。

埃特加逃跑后背着大逆不道的罪名，沦为乞丐，隐姓埋名，不敢回来。爱特门却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父亲的产业，并且可以承袭葛洛斯特爵位。

野心家的野心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爱特门得到继承爵位的资格，他还不能满足。因为父亲不死，他的爵位还不能到手。于是他就寻找机会害死他父亲。他处心积虑地找了好长时间，机会终于找到了。

国王的大女儿贡纳梨和二女儿吕甘联合起来整治她的父亲。有一天外面雨骤风狂，她们连屋也不让老人进，把老人逼疯了。大臣葛洛斯特很同情老国王的遭遇，偷偷地给老人一些帮助，把老人领到一间小草屋里，让他避避风雨，暖一暖。葛洛斯特对老国王的同情和帮助被爱特门知道了，就偷偷地向吕甘及其丈夫康瓦尔公爵作了汇报。他说道：“为了对您尽我的忠心，我不顾父子之情，来向您汇报。”他向康瓦尔和吕甘报告了他父亲救济老国王李尔的事实，引起康瓦尔和吕甘对葛洛斯特的痛恨。不久，国王的小女儿科第丽霞带领法国军队来为父亲报仇。爱特门又趁机制造了一封假信，说他父亲葛洛斯特和法国军队有勾结，并把那封信作为他父亲里通外国的罪证。

吕甘和康瓦尔得知葛洛斯特私通法国，非常气愤，立即把葛洛斯特捉来挖掉了他的双眼。从此，葛洛斯特流浪在外，很快就病故了。

爱特门的这一阴谋果然巧妙而狠毒，他一方面得到吕甘和贡纳梨的信任，从此他成了她们的心腹。一方面把自己的父亲葛洛斯特除掉了，自己占有了这个伯爵的爵位。

康瓦尔公爵为人残酷，手段狠毒，他挖掉了葛洛斯特的眼睛，激起人们的仇恨，终于被他手下的人杀死。

吕甘的丈夫康瓦尔公爵被杀后，她成了年轻的寡妇。她手中有权有势又有钱，就把她的这个心腹爱特门做了自己的姘头。

爱特门的阴险和他那办事的狡猾手段，再加上他那甜言蜜语，同样获得吕甘的姐姐贡纳梨的信任和喜欢。贡纳梨和爱特门也有暧昧关系。所以，姊妹两个也常常争风吃醋。但她们在整治她父亲的时候，又互相联合起来。

如今，这品行恶劣、戕父害兄的爱特门成了伯爵，也成了吕甘和贡纳梨最信得过的人。吕甘听说科第丽霞带领着人马来帮助父亲，就派爱特门带领她的军队去和科第丽霞的军队作战。

科第丽霞带领人马从法国起程的时候，本来是和丈夫法兰西王子一起来的。他们刚走不多远，突然接到了紧急公文，说有紧急事务要法兰西王子留下处理。这样，科第丽霞只好一个人带领着军队前来。科第丽霞带领的法兰西军队和爱特门率领的不列颠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最后由于众寡悬殊，科第丽霞的军队打了败仗。科第丽霞被爱特门俘虏，押在牢狱中。李尔也被拘禁起来。

爱特门打了肚仗，凯旋归来，吕甘就公然提出要嫁给爱特门，大姐贡纳梨听说后，就吃起醋来。这个狠心的女人对父亲心狠，对姊妹们也很毒辣。为了不让吕甘和爱特门结婚，她偷偷地用毒药把吕甘毒死。

贡纳梨的丈夫奥本尼知道妻子与爱特门有不正当的关系，又听说她为了

这事竟毒死了她的亲妹妹，很为生气。他派人去把她监禁了起来。贡纳梨被关进监狱，想想自己的阴谋计划未能实现，反而被关在狱中，她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她感到忍受不了，过了不久，就在狱中自杀身死。

这个狠心的女人死了。没有谁同情她，都说那是罪有应得。

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现实生活中看来也不全是那样。要是那样的话，善良的科第丽霞应当得到善报，可是她的命运为什么会那样的悲惨呢。她带领的法兰西军队和爱特门的军队作战，因寡不敌众，被爱特门打败，自己当了俘虏，被押在狱中。人们都同情品德高尚的科第丽霞，暗中想了种种办法营救她，都未能成功。而靠阴谋诡计骗到伯爵地位的爱特门，野心勃勃，却屡屡得逞。这个野心家爱特门还想要进一步篡夺王位。他知道，人们都同情科第丽霞，这对他下一步的阴谋计划不利，就偷偷下令把科第丽霞在狱中害死。

人们为这位好心的姑娘科第丽霞没得到善报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李尔得知小女儿科第丽霞被害死，悲痛万分。他悲愤地呼喊：“我要亲手杀死那害死你的奴才！”由于悲愤过度，老国王李尔的神经又错乱了。

自从李尔受到两个女儿的虐待时起，直到他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忠心正直的老臣肯脱一直服侍着他。这期间他受过不少的凌辱，吃过不少的苦。此时，肯脱见老国王悲痛已极，神经又有些错乱，就上前去搀扶他。李尔疯疯癫癫地说：“从前我一举起我的宝刀，就可以叫他们吓得抱头鼠窜。现在年纪老了，受到这许多磨难，一天比一天不中用了。”他看了看搀扶他的肯脱，说道：“你是谁？老实告诉我。我的眼睛太糊涂了。你不是肯脱吗？”

肯脱这时再也用不着向他隐瞒了，承认他是肯脱。李尔感慨地说：“啊，他是一个好人，就是脾性太直，容不得坏人，一见到坏人就动起火来，一动火就要打人。脾性太直的人往往容易招来不幸。我以为他早死了，没想到……”

李尔再也说不下去了。肯脱也觉得没有再解释的必要了。

李尔感慨万端，头脑一阵清醒，一阵糊涂。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心怀险恶的爱特门在和被他诬谄的哥哥决斗中死了。人们听了这个坏蛋死去的消息，都感到很高兴。

奥本尼公爵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一直不同意自己的夫人贡纳梨虐待老国王。他也没有参与杀害科第丽霞的阴谋，人们仍然尊敬他。他听到爱特门死的消息时，说道：“这个作恶多端的人死了，本来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我现在宣布：对于这位老病衰弱的君王，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给他以可能的安慰。当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想法把最高权力归还给他。一切忠实的朋友，都将得到忠贞的报酬。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杯。”

然而，李尔由于受了过分痛苦的折磨，由于忧伤过度，不久就死去了。

李尔死后，人们就让奥本尼公爵登上了王位，作了不列颠国王。

麦克白

这些天来，苏格兰国内发生变乱，温厚的邓肯国王派最亲信的将军麦克白率领军队前去平乱，他日夜盼望着前线传来胜利的消息。可是，过了一天又一天，有关前线的传闻却使他很悬心。

叛军的力量很大，国外得到挪威军队的援助，国内有考特爵士暗中作内应，他们攻城夺池，来势非常凶猛。麦克白带领军队和敌军作战，战斗非常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重。国王担心这场战争能否打赢，他把希望寄托在麦克白身上。这天，从前线回来一个负伤的军士，向国王报告说，作战多日，双方相持不下，胜负还在未决之中。他形容作战时的情形说：“仗打得十分吃力，双方都很艰苦，正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彼此扭成一团，显不出他们各自的本领来。”国王听了这些报告，更加提心吊胆。

麦克白是和国王血统最近的近亲，国王对他很信任。他此时还没有爵位，只是一员带兵打仗的将军。他作战很勇敢，用兵也颇有智谋。在作战中他想到的只是如何消灭敌人，夺取胜利，没有那些升官夺位的想法。这场战争虽很艰苦，他也只想着努力克服困难，协同作战，平定战乱。

麦克白率领军队和叛军两军对垒，进行了殊死战斗。在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的关键时刻，麦克白鼓起勇气，挥舞宝剑，发起冲锋。他指挥着军队，声东击西，拚命地砍杀过去，斩叛军首领于马下。敌军群龙无首，望风溃退。这时班柯大将率领的军队又从侧路杀来，把支持叛军的外国军队杀得落花流水。麦克白和班柯两路大军协同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取得最后的胜利。

胜利的消息一传开，全国人民为之欢呼。

邓肯国王听说麦克白率领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又听说挪威的国王也向苏格兰求和了，分外高兴。他对指挥作战有方的麦克白将军十分尊敬，情不自禁地高呼道：“啊，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他立即决定，把里通外国的考特爵士处以极刑，把考特的爵位移赠给麦克白，并命令洛斯爵士马上就去做这件事。

麦克白和班柯两位将军打了胜仗，清理完了战场，率领得胜之师高奏凯歌，班师还朝。在往回走的路上，来到一片荒凉的原野。正行之间，前面有人来报告说，前面有三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形象挡住去路。看上去她们好像是些女的，却又长着长长的胡子，身上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举止也很奇特。有人说她们是女巫，也有人猜测她们可能是些幽灵。她们时远时近，时隐时显，有时狂舞，有时歌唱。所唱的歌词也很微妙。说什么“美即是丑恶丑即是美，翱翔毒雾妖云黑”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听不懂的唱词，谁也理解不透她们唱的是什么意思。

麦克白听说，决定约请班柯一起到前面去看看。

麦克白命令军队原地休息，自己和班柯赶到前面。那里果然有三个形容枯瘦、服装怪异的人。她们全然不像地球上居住的人。麦克白想，她们会不会听懂我的问话呢？不管怎样，我且问问看。他刚要开口，那些奇形怪状的人全都把她们满是皱纹的手指按在自己那干枯的嘴唇上，做出表示不要说话的样子。那意思大概是，不用你开口，你的现在未来、吉凶祸福，她们全都知道了。麦克白没有理解她们手势的意思，问道：“你们要是能讲话，就快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女巫中的一个上前行了个礼，说道：“万福，麦克白，葛莱密斯爵士。”麦克白听了大吃一惊，心想，我和她们从未见面，她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更奇怪的是她们怎么会称呼我为葛莱密斯爵士呢？我还从来没得到过这样的爵位，他正这样思考着，第二个女巫也上前来给他行了个礼，说道：“万福，麦克白，考特爵士。”这些话更让麦克白莫名其妙。他又在想，她怎么居然称我为“考特爵士”呢？就自己的资格来说，实在还远远不配享有这光荣的爵位。

麦克白正惊疑不定时，第三个女巫又走上前来，她恭恭敬敬地向麦克白行了礼，说道：“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麦克白听了这话，更是吃惊不小。因为这些女巫都说过，她们都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她们说的话是句句应验的。可是，麦克白此时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她们的预言。因为邓肯国王还健康地活着，即使他以后离开人世，还有他的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不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没有继位当国王的可能。

麦克白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是出于吃惊，还是出于意外的高兴，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

这时，三个女巫又分别向班柯行礼。一个说：“祝福，班柯将军，你比麦克白地位低微，可是，你比他伟大。”第二个说：“祝福，班柯将军，你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你比他更有福。”第三个说：“祝福，班柯将军，你虽然不是君王，可是，你的子孙将成为苏格兰国君。”

班柯听了女巫的这些话，并没有往心里去，可是麦克白却翻来复去地想。他想来想去，怎么也考虑不出个头绪来。他想：听说西纳尔已经死了。他死之后，我有可能晋封为葛莱密斯爵士，但这也只是个推测，还不是事实：考特还活着，他的势力还非常煊赫，说我是考特爵士，这更不可思议：至于说到未来的君王，那更是无法置信。于是，他想进一步追问一下，请求女巫把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说得更明白一些。女巫们没有回答他的追问。麦克白有些着急，说道：“我命令你们快说。”他的话音刚落，三个女巫就化作一阵清风不见了。

麦克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觉得很奇怪。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见到了女巫，还是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因误吃了会让人疯狂的草根，产生了失去理智的幻觉。他正在惊疑不定时，有人来报告说，国王派洛斯爵士和几位大臣前来慰劳军队。

麦克白赶紧前去迎接。洛斯爵士向麦克白传达了国王的慰问之意，然后又说，国王为了给麦克白将军更大的荣誉，开始封他为葛莱密斯爵士，随后又加封他为考特爵士。

麦克白听到这个消息，感到万分高兴，也感到万分惊奇。女巫的预言竟这样奇迹般的应验了。他似乎预感到，后面那更大的尊位和荣誉，不久也就要实现了。

劳军的大臣们走后，麦克白得意地问班柯：“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将来做君王吗？”他这是在试探班柯的心思，也许里面还包含了某些担心。班柯态度很坦然，他郑重地对麦克白说：“你要是果然相信女巫说的话灵验，你做了考特爵士以后，一定还想把王冠抢到手。”接着他告诫麦克白应当注意：“魔鬼有时为了陷害人，往往故意在一些小事情上说真话，以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然后在重要关头便会让人堕入他的圈套。”

班柯的这些忠告也许是该听取的，可是，此时的麦克白如何能听得进去。

他想，女巫的预言前一半应验了，后一半就不能不信。再说，以后将要登上王位的启示，也不见得会是凶兆。可是再细细思考往后的那些话，似乎也不完全像是吉兆。他翻来复去地思考这些问题，常常想得呆呆的出神。班柯此时对麦克白的印象是：麦克白当下得到了特殊的荣誉，但新的荣誉加在他身上，看上去就好像刚刚穿上一件新衣服，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他的身材似的。

麦克白不想别的事，他只是希望女巫的第三个预言也会早日应验，这样，他终究有一天就会成为苏格兰国王了。

从这时起，麦克白就把他的心思用到谋取苏格兰王位这件事情上去了。

国王对麦克白十分敬重。在国家遭到危难的时刻，是麦克白带领着军队英勇奋战，击退了敌人。他认为麦克白的功劳不同寻常。听说他得胜班师回朝，他决定安排特别隆重的宴会来为他庆功。同时在宴会上宣布，将考特爵士的爵位移赠给麦克白，并举行移赠仪式。

朝中的大臣们对麦克白和考特的事暗中议论纷纷。他们说，考特爵士的爵位已那样高，国王对他又那样宠信，他竟然背叛了国王，私通外国，致使国王不得不削去他的爵位，处以极刑，把他的爵位移赠给麦克白，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真是难以用常情来理解。国王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是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出他的居心。我对考特爵士是绝对信任的，没想到他竟然会这样……”

在盛大的庆功宴会上，国王论功行赏，除了奖赏麦克白和班柯以外，其他人员各得到应得的荣誉和封赏。国王还当众宣布，国王的儿子马尔康被封为勃兰亲王，将来的王位由他继承。麦克白享有葛莱密斯爵士和考特爵士两重爵位。

为了显示国王给麦克白的特殊荣誉，国王决定亲自带领众大臣和两个儿子，屈驾到麦克白家中，参加在他家举行的盛大宴会。这样做，是当时国王给贵族大臣最大的荣誉。麦克白感到特别兴奋，他要先回家去和他的妻子商量商量，以便作些必要的准备。

麦克白的妻子是个野心极大的女人，她的欲望很高，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她办起事来心狠手毒，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来不择手段。她似乎从来也不知道人世间还该有人情两个字。这时她正在读她丈夫给她的信，从信中得知女巫对她丈夫说过的话，而且前面的部分已经应验了，女巫还预言她丈夫是未来的君王。她看了丈夫这封信，心中很不平静。她想，丈夫现在已经身兼葛莱密斯和考特两个显要的爵位，荣誉和地位已经很高，将来还要达到女巫所预言的那样高位，这可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事。要是真到了那一步的话，丈夫是君临一国的国王，自己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后了。女巫既有这样的预示，就不能放过一切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机会。想到这里，她兴奋得不知该怎么好。可是，她又担心自己丈夫性格太懦弱。他的天性中还有太多的人情气味，这些都会妨碍他为达到目的而采取最近的捷径。在她看来，一个希望做伟大人物的人，如果没有野心，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和机诈，就很难达到目的。她知道她丈夫存有这些弱点，她决定想尽一切办法来弥补他这方面的不足。

麦克白夫人反复读着丈夫的信。她正独自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他的丈夫回来了。她赶紧起身迎接。

麦克白一到家就兴奋地告诉妻子，国王给了他特殊的荣誉，今天晚上就

屈驾到这里来。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像身体内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一样。她心中暗暗对自己说，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国王进入我这个家门，简直就是一只来送死的乌鸦。好啊，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来吧，来解除我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把我武装起来吧！千万不要让恻隐之心来动摇我的决心，也不要让悔恨通过我的心头……丈夫还说了些什么话，她也没听见。

麦克白夫人问丈夫，国王到这里来准备住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去。丈夫告诉她，只住一宿，第二天就回去。

夫人从丈夫那里了解到国王来这里的的具体情况，一个暗害国王的完整计划在她脑中形成了。她把自己的计谋告诉了丈夫，还嘱咐他说：“你可要记住，要欺骗世人，必须装出和世人同样的神气。你要让你的眼睛里、舌头上和手上，处处流露着对国王的欢迎。让人家看着你像一朵纯洁的花，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着。你一定要沉住气，热情地款待这位贵宾，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就可以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最高权柄。”

麦克白还有些犹豫，说道：“这事，我们还得再商量商量。”他的妻子不耐烦地说：“还商量什么，决定了就去干。你必须记住，犹豫和恐惧是误事的根源。到时候你一定要装得非常自然。好，就这样。放心吧，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

麦克白夫妇正在密谋的时候，外面有人来报告：“国王驾到。”夫妇赶紧收拾好到城堡外面迎接。随同国王来的有国王的两个儿子马尔康和道纳本，此外还有几位爵位高的贵族。

麦克白住的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阵阵温和的柔风轻轻吹来，让人感到格外舒适。呢喃的燕子飞高飞低，像穿梭一样，织成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景图。空气中时时飘来丝丝诱人的花香，沁人心脾。国王来到这里，不住声地夸赞，这真是个优美的地方。一进城堡就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特别是女主人，更是分外殷勤，国王十分满意。

优美的环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也能陶冶人的美好感情，然而住在这里的人不一定全都受到它的陶冶。眼前有的人的性情就和这优美的环境并不谐调。现在先不必去说这些，还是接着讲我们的故事。

女主人对国王一行人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可是，她那般勤微笑的后面到底藏着什么险恶用心，好心的人们是不容易觉察得出来的。

招待国王的宴会隆重而热烈。

国王为感谢女主人的热情招待，特别赠送给她一颗极其贵重的钻石戒指。

宴会后，麦克白和夫人细心安排了国王的休息。按照规定，国王寝室的外间有两个侍从睡在那里，一方面服侍国王，同时也担当国王的侍卫。其他人员各有休寝处。

一切安排好之后，麦克白夫人就鼓动丈夫迅速找机会下手。麦克白心中又犹豫起来。他想，这样干行吗？用暗杀手段夺取到的王位恐怕是靠不住的。现实世界中往往有这样的事情：教唆杀人的人，结果自己反而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鸩而死。他想了好多好多。他想，自己和国王是血统最近的亲族，从名分上讲，自己又是国王的臣下，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再说，国王到这里来是客人，自己是主人。主人应该想办法保

障客人的人身安全，这才是正理，怎么可以自己拿着刀去行刺呢！他又想到国王秉性仁慈，处理事情公正无私，从来没办过欺负老百姓的事。对这样一个好国王，如果杀害了他，不说上天的神灵不会饶恕，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他还想了好多好多……

麦克白心里十分矛盾，思想斗争异常激烈。

麦克白夫人见丈夫这样犹豫不决，就骂他说：“你还是个男子汉吗！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为。现在有了这样的大好机会，你又没勇气了，你就连一个女人也不如！别看我是个女人，我的心就比你硬得多。我哺育过婴儿，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孩子。可是，我要发誓下毒手的时候，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他柔嫩的小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他摔得脑浆迸裂。你可倒好！”

麦克白小声央求着：“不要高声嚷，我是怕失败了……”

“窝囊废！只要你拿出全部勇气去干，不会失败的。”接着她告诉他，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放心。邓肯国王走了一天路，累得很，宴会上又吃了些酒，睡得很熟。睡在他外面的那两个侍卫，她也用酒把他们灌得烂醉如泥，像死猪一样躺在那里。她还特别和他说明那酒里放有蒙汗药，她鼓励丈夫只管放手行动，不要有任何顾虑。事完之后，把这件重大谋杀案往两个醉酒的侍卫身上一推就行了。

经过夫人的一番劝说和鼓动，麦克白又鼓起了勇气。他对妻子说：“好，我的决心已定，我这就去，你放心吧，我会用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奸诈的内心却罩上虚伪的笑脸。我要用全身的力量，去干这件惊人的事。”

夜深了，麦克白鼓足勇气，拿着尖刀，摸着黑向国王睡的房间走去。他的心里发虚，脑子很乱，眼睛也是一片模糊。他仿佛看到有一把刀在他的面前晃动着，刀柄朝着他，刀尖上滴着殷红的血。他伸出手想要抓住那把刀的刀柄，可是什么也抓不到。再看时，那刀好像还悬在那里。是他的眼睛受了其它知觉的愚弄？是杀人的恶念使他产生的一种怪异幻觉？他的脑子很乱，很紧张，无法想清这是怎么回事。这怪异的幻觉却更增加了他内心的恐怖。

急于要当国王的念头使他摆脱了恐怖，既然走到了这一步，麦克白硬着头皮要走下去。他轻手轻脚地往国王睡的房间摸，生怕脚下踢着一块小砖头发出的响声会泄漏了他的行踪。他战战兢兢地摸到了国王睡觉的床边，举起手中的尖刀，向着国王的胸膛刺去。

恰在这时，睡在国王寝室外面的侍卫，突然发出尖利的喊叫声：“杀人啦！”麦克白吃了一惊，赶紧躲在墙角的暗处。仔细看时，原来是一个侍卫在梦中发出惊恐的呓语。他稍微放下心来。再看另一个侍卫，也被惊叫声吵醒了，他正在虔诚地作祈祷：“愿上帝祝福我们。”麦克白本想跟随他的祈祷，念一声“阿门”，可是这两个字卡在嗓子眼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侍卫祈祷完毕之后，又进入了梦乡。这时室内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可是麦克白的耳中仿佛响着这样的声音：“不要再睡了，麦克白已经把睡眠杀害了！”这声音越喊越响，好像整个房间都在嗡嗡地响着这句话：“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他从此再也睡不成觉了！”

这可怕的幻觉一直缠绕着麦克白，此后，他再也没有安静的日子了。

麦克白夫人一直在静静地听候着丈夫的动静。她等了好长时间，什么动静也没听到，只听到远处传来的时断时续的钟声和猫头鹰的狂笑声。她以为丈夫还没动手，心中焦躁不安。她担心国王醒来，他就干不成这件事了。此

时一刻钟似乎比一年的时间还难过。

过了一段时间，麦克白迷迷糊糊地走来，他告诉妻子在动手之前看到的可怕的幻觉景象。妻子责备他意志太薄弱，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并催促他赶快用水把手上的血洗净。见他手中还拿着那把尖刀，就斥责他不该把行凶的刀子带回来。要他立即把刀拿回去放在两个侍卫身边，再给两个侍卫的脸上涂些血。

麦克白实在不敢再想刚才行刺的情形了，他更怕再看见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不管妻子如何催逼，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回去。他的妻子生气地说：“你真是意志不坚定的人！把刀子给我，我这就去把血涂在两个侍卫的脸上。你知道吗，我们必须让人们瞧着是他们的罪恶才行。”她一边说着，拿上尖刀走了。

麦克白惊恐万状，草木皆兵，听到敲门声也心惊肉跳，一闭眼就看见两手沾满了鲜血。他觉得即使用尽大洋里的水也洗不清这血腥气味。

天刚亮，大臣麦克德夫、班柯等爵士就起身向国王问安。一进门被血淋淋的场面惊呆了。国王躺在血泊之中。人们不禁惊呼起来。麦克白的妻子也来了，她表现出十分吃惊和十分悲哀的样子，呼喊捉拿凶手。

人们从睡在外面的两个侍卫的枕头底下搜出了杀人的尖刀，刀上还带着血迹。再看这两个人的脸上，也都溅上斑斑血迹。审问他们，他们糊里糊涂，什么也说不清楚。麦克白装做出于对国王的忠诚，激于义愤，一气之下，把两个侍卫全都杀死。

有人说，这两个凶手杀人的证据充分，应当处死，但应当审问审问，再行处决为好。麦克白说：“我实在是气极了。试想，在盛怒之下，谁能保持冷静？我想，只要是对国王有几分忠心的人，谁也遏止不住胸中的怒火，都会起来为国王报仇雪恨的。我实在是控制不住了。”

麦克白的妻子悲恸得说不出话来。

尽管麦克白表现出对国王的无限忠诚和对凶手的无比仇恨，尽管麦克白的妻子表现出悲痛欲绝的样子，尽管两个侍卫脸上有血作为杀人的证据，可是有些人还是把怀疑点集中到麦克白身上。因为麦克白干这件事，比两个侍卫更有利可图。

人们心中虽然这么想，可是没有谁当面说破。

大臣班柯吩咐人们把麦克白爵士和夫人搀扶回去休息。然后对大家说：“让我们举行一次会议，商量如何处理国王的后事。”他心里明白，只要认真调查，能够查清这个血案的真相，能够从未揭开的假面具下面，探测出叛逆的阴谋的。他此时也没有声张。

国王的大儿子马尔康对弟弟道纳本说：“我们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假装出一副悲哀的脸，也是奸人的拿手好戏，咱们可千万不要上当啊。”道纳本也看出这里边的危险性，说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人们的笑脸里藏着利刃，越是跟我们血统近的人，越是想喝我们的血。”兄弟俩都认识到，阴谋者杀人的利箭已经射出，可是这箭还没有落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避过它的目标。兄弟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即逃出这险地。

哥哥马尔康逃到英国。弟弟道纳本逃到爱尔兰。

邓肯国王遇刺身死，王位本来该由他的儿子勃兰王马尔康继承。现在马尔康逃跑了，道纳本也出走了。他们不仅不能继承王位，反而蒙上了暗害父王的嫌疑。国不可一日无主，这样，麦克白就以血统最近的继承者资格，继

承了王位，当了国王。

至此，女巫对麦克白的预言，前半部分是一步步的应验了。

麦克白登上王位之后，心中一直感到不安。他知道自己登上王位的手段不正当，又时刻想着女巫对他后面的预言——他的王位不能传给自己的子孙，而班柯的子孙将要成为苏格兰的国王，想起这些话，他的心就像被老鼠咬着一样难过。他怎么能甘心这样呢。他想，自己费了许多心机，暗杀了仁慈的邓肯国王，难道说这样做只是使班柯的子孙日后登上国王的宝座？他暗暗发誓说：“不行，绝对不行！我决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想法把班柯和他的儿子一起除掉。他还要把他认为对他统治不利的人，要一个一个的杀掉。

为了一步步地实现他这个清洗计划，他先安排了一个盛大的宴会，邀请了一些有重要地位的爵士和贵族参加。特别郑重地请班柯带着他的儿子出席。

在发出请帖的同时，麦克白就派出刺客埋伏在班柯父子来的路上，一定要把班柯父子刺死。还特别嘱咐刺客，千万不能把这事与新国王麦克白牵涉到一起。

好心的人一般不容易想到坏人的险恶用心。班柯胸怀坦荡，接到国王的宴会通知，就按时去参加宴会。他没有任何准备，半路上埋伏好的刺客突然出来，把他刺死。班柯的儿子弗里恩斯在混战的时候逃跑了。正是这个弗里恩斯传下的后代作了苏格兰的国王，此是后话，这里不提。

麦克白以为班柯父子必死无疑，他心中的那块病可以从此解除了。今天他特别高兴。他不愧为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他知道，即使亲手把对方杀死，也必须假意为他的惨死而悲泣。

这天晚间的宴会上，麦克白的妻子，也就是王后表现得温文尔雅，气度华贵雍容，对客人招待得殷勤而得体。麦克白和他的大臣们在一起，表现出悠闲自在的样子，谈笑风生。谈话中，让人们感到他对大臣和贵族的关心和爱护，还几次提到他的最好的朋友班柯，说他怎么今天没有来，要是他也在座的话，那可真是国内的贤士都聚在一堂，称得上“野无遗贤”了。他还表示，班柯没出席这次宴会，让他非常惦念。他说：“我希望这是他一时疏忽。我宁肯为他的疏忽而责怪他，也不愿意他遭到什么意外而哀悼他。”

麦克白正自鸣得意的时候，有人进来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告诉他，派去的刺客把班柯刺死了，可是他的儿子弗里恩斯却逃跑了。麦克白听说班柯的后代逃跑了，埋在他心中的那块病刚才好了一点，现在突然又发作了。他最忌恨的就是班柯的后代将会成为苏格兰的国王。

麦克白和众大臣寒暄着，他起身和大臣们碰杯。这时，他的头脑突然嗡的一声，眼中出现了被他派人杀害的班柯的形象。他看到班柯披头散发，满脸鲜血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坐在他才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吓得浑身发抖，两眼直直地看着班柯。

班柯的形象只有麦克白自己看得见，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只看见麦克白恭恭敬敬地对着那把空椅子站着，时而点头，时而发呆，时而讲些没头没尾的话：“你不能说这是我干的……不要这样看着我。”人们都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妻子似乎心里明白，赶紧过来劝说丈夫要镇静。可是麦克白对她的劝说并不理会。他看到的仍然是班柯的鬼魂形象，他只管和鬼魂指手画脚的说话，所说的也是语无伦次，但有些话是他平时说不

出或不肯说的。他的妻子可急坏了，她怕丈夫泄露出他们的秘密，急忙掩饰说：“王上常常这样，他从小就有这种毛病，时常发作。他的癫狂不过是暂时的，一会儿就会过去的。大家只管吃酒用餐，不要管他。要是太注意他，他会动怒的。”她在宴会上应付了一阵，就把客人都打发走了。

班柯被暗杀，有许多人惴惴不安。不少大臣和一些知名人士先后逃到国外。举足轻重的大臣麦克德夫也逃到英格兰，投奔了前国王的儿子马尔康。

麦克白从此就被那可怕的幻觉折磨着。他吃饭时，刚端起饭碗，就看到那种血淋淋的可怕场面。睡觉时，刚闭眼就被恶梦惊醒。一想起班柯的儿子没刺死，他更是坐立不安。他想，莫非真如女巫所说，自己的子孙不能继承王位，而这国王的宝座将来要被弗里恩斯的子子孙孙去坐。所有这一些可怕的思想天天困扰着他，他无时无刻不在惊恐中生活。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虽然当了国王，却没有一刻舒心的时候。

麦克白决定再去找那三个女巫，问问自己的后果终究如何。

麦克白在荒原上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女巫，说明来意。女巫说：“还是让我们的师傅来回答你的问题吧。”说着她们立即作法，接着就有三个奇异的形象出现在麦克白面前。麦克白刚要开口动问，女巫说：“不用你开口，他知道你的心事，你听他说。”

第一个对他说：“麦克白，你要记住，要当心费辅爵士麦克德夫。”这话算是说到麦克白的心坎里去了，因为他一直最忌恨这个麦克德夫。他向这形象道谢，那形象化阵清风不见了。

第二个怪形象对他说：“麦克白，你要残忍。你用不着担心。因为凡是从娘胎里正常出生的人都不能伤害你。”麦克白听了这些话，就好像病人身上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他想，这样看来，连麦克德夫我也不用怕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要先下手，一定想法把他除掉。

第二个刚刚隐去，第三个就出现了，他对麦克白说：“不要担心，麦克白，你要有狮子般的凶心和骄傲，不要害怕有谁会算计你。你不会被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向邓西嫩高山移动。”

麦克白听了这些话，完全放心了。他兴奋地说：“谁有那么大的本领，拔起那里根深叶茂的森林挪动到这里来！看来我不会暴死，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不过，他记起“要当心麦克德夫”的话，他要采取一切手段把麦克德夫除掉。

麦克德夫已经跑到英格兰，在那里和邓肯国王的儿子马尔康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听说不久就要打回来，目的是把麦克白这个国王赶下台，让正当的王位继承人马尔康作国王。

麦克白得知这些情况，对麦克德夫更加恨得咬牙切齿，立即派兵去攻打麦克德夫的城堡，把麦克德夫留在家中的妻子儿女全都杀光了。凡是与麦克德夫稍微有点沾亲带故的人，也都杀得精光。一些与麦克德夫有些来往，虽然并无亲属关系的人，也株连了不少。

麦克白的这种残忍手段和粗暴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仇恨和不满。所有的贵族都和他离心离德，连他的亲族也不拥护他。凡是能够逃走的都逃到外国去了，有许多人到爱尔兰参加了马尔康和麦克德夫的军队。留在麦克白军队中的将士，也不和麦克白一心，打起仗来当然也不会替他出力。

麦克白为了迎击马尔康的军队，他不得不强行招募新兵。新招的兵士也都痛恨这个残酷的暴君。这时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唯一和他同心的是和他

共同策划阴谋的妻子。可是他的妻子由于存心害人，日日忧劳，夜夜惊恐，最后因为受不了人们的仇恨和内心的折磨，得了一种怪病，最后终于自杀身死。

麦克白的妻子死后，他更加孤独，忧伤。成天在提心吊胆的情况下，熬着枯燥的时光，没有一个人亲近他，没有一个人爱戴他，更没有一个人敬重他。他的脾性变得越来越怪僻。

麦克德夫率领的军队打来了。麦克白本想驱兵迎敌，孤注一掷。可是，他知道他手下的兵士不肯为他出力，于是他决定在城堡里固守。他命令城上的守卫者加强警戒，注意敌军动向，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向他报告。他虽然处于极端孤立的情况之下，自己知道没有什么希望，可是，他还拿女巫对他说的话来替自己壮胆。因为女巫说过，只有勃南的树林子会挪动到邓西嫩山下，他才有可能被击败。他认为永远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再看看自己的城堡，觉得城堡很坚固，不会被攻破，于是他放下心来，等待着麦克德夫率领的军队到来。

一天，一个送信的人慌慌张张地跑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好了，怪事出现了。”麦克白喝住他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他这样惊慌。那人说：“我站在高处守望，抬头向勃南方向望去，那边的树林活了，全都往这边移动。”麦克白非常生气，斥责他说：“胡说，要是你说谎，我就把你吊在树上，让你活活的饿死！”

麦克白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心中却非常惊恐。他心中最后一道防线开始动摇了。

由马尔康、麦克德夫和薛华特三人率领的大军逼近了。军队中的将士们人人痛恨麦克白这个残酷的暴君，决心要推翻他的暴政。他们急行军来到勃南森林。马尔康和麦克德夫都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为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不能过早的暴露军事目标。他们下令全体人员，每人砍下一根树枝顶在头上掩护着前进。待到这支大军开近邓西嫩时，麦克白城堡里守望的士兵远远望去，恰像整个勃南的大森林都在向这边移动。

麦克白看到这种情形，心想，此时逃无可逃，坐以待毙也不是办法，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披上武装出城迎战。一个被逼得无处可逃的野兽也会加倍凶残。麦克白此时拚得非常凶猛，他左冲右突，见人就砍，最后终于和麦克德夫相遇。这时，女巫的话仿佛又响在他的耳际：“要留心麦克德夫。”他想躲避开他，麦克德夫却不肯轻易放过他。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搏斗，麦克白渐渐体力不支了。他对麦克德夫说：“你不要逞强，我身上有魔法保护我，你杀不死我。你和我厮杀是白费力气，你想要使我流血，比用你的剑在空气上划一条痕还困难。告诉你吧，凡是从娘胎里正常出生的人，都不能伤害我。”

麦克德夫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说道：“不要相信你的魔法吧，它救不了你的命。你杀害了多少无辜的好人，你欠下了多少血债，你还想逃脱罪责吗！”说到这里，麦克德夫用剑指了指他的脑袋说，“我也告诉你，我麦克德夫不是从娘胎里正常出生的。我是不足月就从母腹中剖取出来的。”

麦克白听了这话，全身顿时瘫软，他战战兢兢地说：“天啊，原来这样！愿那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他们的话虽然应验了，可是跟我原来所期望的完全相反。算了吧，我不再和你交战了。”麦克德夫告诉他，作战也好，投降也好，听其自便。投降的话，

可以饶他不死，但必须给他插上“大家来看暴君”的牌子游街示众。麦克白想了想，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战死痛快。于是他又舞动起手中的宝剑和麦克德夫杀了起来。由于他力竭心虚，最后终于死在麦克德夫的剑下。

战斗结束了，马尔康整点他的军队，他希望他的战士一个伤亡的也没有。一位大臣安慰他说：“作战免不了有人牺牲，不过从目前的战况看，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小的。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这时有人来报告说，麦克德夫的儿子在战斗中牺牲了。麦克德夫听了，很伤心，但他首先问伤口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人们告诉他剑伤在他前额上，并且说，小伙子作战顽强极了。麦克德夫这才说：“像个男子汉！”马尔康表示，对这些死难的烈士，他将向他们献出他深切的悲悼和哀思。麦克德夫把麦克白的首级连同他取得的战利品献给年轻的王位继承者马尔康。被麦克白阴谋夺去的政权又重新夺回来了，暴政推翻了，大家一致拥戴马尔康为苏格兰国王。在民众和贵族的一片欢呼声中，马尔康登上了王位。马尔康感谢大家的拥戴，并向大家表示要论功行赏，凡是在驱逐恶势力中出过力的，都将得到应得的封赏。因受恶势力迫害而逃亡的，都要设法召回并妥善安置。从此，苏格兰人民又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

罗密欧与朱丽叶

14 世纪时，维洛那城里有两大望族。一家是蒙太玖，另一家是凯普莱脱。他们两家早年就结下了冤仇。常言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可是这两家的冤仇却越结越深。不仅他们两家的人互相敌视，连两家的仆人见了面，也互相打骂，有时甚至闹出流血事件来。

这一天又发生了一场械斗。

凯普莱脱家两个仆人正在谈论着如何仇视蒙太玖家里的人。他们说，只要见到蒙太玖家里的人就生气，一生气就要动武。他们还夸耀着曾经如何用武力对付蒙太玖家里的主人和仆人。这两个人正说得起劲的时候，恰好有两个蒙太玖家里的仆人从对面走来。双方一见面就像好斗的公鸡一样斗起来。这边说：“你们要打架，我可不怕你们。你是你家主子的仆人，我也是我家主子的仆人，难道说我家主子就比不上你家主子？”那边接声说：“比不上，就是比不上！”双方越争越厉害，接着各方都抽出刀剑，互相厮杀起来。这时一群市民拥来，也都参加了械斗，有的帮着蒙太玖家呐喊助威，有的帮助凯普莱脱虚张声势。他们喊着，打着，霎时之间一片混乱，打得不可开交。幸好本城的亲王率领随从及时赶到，这才把两边的人喝开，使这场械斗平息下来。一场械斗过后，蒙太玖找不见他的儿子罗密欧，有些着急。蒙太玖是这里有名的贵族，年过半百，膝下只有这个独生子，爱得如掌上明珠，生怕他在械斗中出事，派人各处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正在着急的时候，罗密欧的好朋友卞伏里奥来了。蒙太玖问道：“贤侄，你常和罗密欧在一起，也许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卞伏里奥告诉老人说，他的好友罗密欧这几天因为有不顺心的事，心里不痛快，到郊外的森林里散步去了。

老人听说儿子罗密欧没参加这次械斗，这才放下心来。可是又听说儿子有不顺心的事，不免又有些担心。他在想，到底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

罗密欧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到了一个年轻姑娘罗瑟琳。他很喜欢罗瑟琳，想和她交朋友。可是罗瑟琳并不喜欢他。他向她作过几次友好的表示，她都不理睬他。因此他心里很烦闷。有时在家里，一个人关起门躲在房间里，闭紧了窗子，把大好的春光锁在外面。有时独自到大森林里去散步，借以排遣忧愁。可是无论怎样也排遣不开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闷。他的朋友卞伏里奥曾劝他不要为此烦恼，应当想个办法把罗瑟琳忘掉。罗密欧叹了一口气说：“你说得倒轻巧，怎么能够忘得掉呢！你有本事就教我一个怎么忘掉她的办法吧。”卞伏里奥说：“你这是见人见得太少的缘故，你应该开阔你的眼界，多和一些人物接触接触。等到你见的人多了，你的思想开阔了，就不会少见多怪了。”

罗密欧正和卞伏里奥谈话的时候，凯普莱脱家的仆人拿着请客的请单走来。他客气地向这两人点点头：“先生，请帮帮忙给看一看请单上的字好吗？”仆人不识字，怕请客时漏掉了该请的客人。罗密欧接过请单看了看，上面满满地写着全维洛那城里的名士和贤淑女郎的名字。罗密欧帮那仆人看过请单，那仆人向罗密欧道谢，说道：“我的主人就是有名的凯普莱脱，明天晚间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和蒙面舞会。要是您不是蒙太玖家族的人，也欢迎你们参加。”

凯普莱脱家请客的仆人走后，卞伏里奥对罗密欧说：“明天凯普莱脱家举行的宴会，参加的人很多，你所喜欢的罗瑟琳也应邀赴宴。我劝你也去参

加。宴会上你能看到许许多多著名的美貌女郎。只要你用不带成见的眼光去看，把那些女郎的容貌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心目中的天鹅只不过是一只小乌鸦罢了。”罗密欧想，是应该去，在宴会上，我能看到我所喜爱的罗瑟琳在一群美女中怎样大放光彩，我就心满意足了。

凯普莱脱家举行宴会的这天晚上，罗密欧和卞伏里奥也参加了。因为他们两家有旧仇，卞伏里奥劝罗密欧戴上假面具去跳蒙面舞。

晚会上，凯普莱脱热情地欢迎和招待来宾，他对来宾一一招呼：“诸位朋友，欢迎光临。足趾上不生茧子的，小姐太太们要跟你们跳一回舞。纵情地跳吧！谁要是推三阻四的，一定是脚上长着老大的茧子。”凯普莱脱一边说着欢迎的话，一边吩咐乐工们奏起乐来，让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跳。凯普莱脱此时心情特别愉快，他还风趣地对宾客们说着他自己年轻时戴上假面具跳舞的情形，“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戴着假面具跳过舞，一边跳，一边还在标致的姑娘耳朵旁边说些使她心花怒放的悄悄话呢。”

于是，大家在热烈的气氛中跳起舞来。

在跳舞的时候，罗密欧遇到了一位姑娘。在他看来，这姑娘灿若朝霞，美如冠玉，又好似天上的明珠坠落人间，光彩照人。她在一群女伴的陪同下，在舞池中周旋，好像乌鸦群中的一只白鸽在翩翩起舞，舞姿十分优美，举止十分得体。罗密欧看到这些，不禁脱口赞道：“这才算得上真正的绝世美人！”罗密欧赞扬的这位小姐就是凯普莱脱大人的女儿朱丽叶。朱丽叶在奶妈的陪伴下走出舞池，看着舞会热烈欢快的场面，她不由自主地吟起诗来：

啊，我愿生活在梦里，
我陶醉在甜蜜的爱情里。
青春的陶醉不会长久，
幸福飞去不再回头。
啊，愿甜蜜的爱情长留在我的心上，
我对它无限珍惜。

朱丽叶独自沉浸在美妙的憧憬之中。罗密欧走了过来，他为朱丽叶的美貌所吸引。朱丽叶的一颗心也被面前这个举止潇洒的青年所占据。罗密欧赞美她是可爱的天使，圣洁的姑娘。

罗密欧赞美朱丽叶的这些话，恰巧被从这里走过的泰保尔脱听见。泰保尔脱是凯普莱脱大人的侄儿。从声音中他辨别出说话人是蒙太玖家的罗密欧。泰保尔脱性情十分暴躁，仇人相见，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他想，蒙太玖家里的人竟敢戴上假面具混了进来，一定是来嘲笑他们，借以破坏他们的盛会。他血气方刚，岂能容忍。为了保持凯普莱脱家族的光荣，他决定非把罗密欧杀死不可。想到这里，就要去寻找刀剑和罗密欧算帐。凯普莱脱知道他这个侄儿性如烈火，见他寻刀觅剑，就赶紧拦住问道：“侄儿，你寻找刀剑意欲何为？”

泰保尔脱两眼斜瞅着罗密欧说：“伯父，那个人是我们的仇家蒙太玖家里的人。他一定不怀好意，存心来扰乱我们的盛会。我非去把他杀死不可。”凯普莱脱说：“你说的是罗密欧吧？你瞧，他的举动规规矩矩。再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我们家里跟他闹事。试想，你这一闹，岂不打断了大家的兴致！”泰保尔脱怒犹未息，是凯普莱脱硬压着不让他打闹，他这才强压住心头的怒

火，没有发作起来。但他气得浑身哆嗦，暗自发誓说：一定要另找时间把罗密欧杀死。

跳完舞，罗密欧和美丽的朱丽叶小姐说了一些悄悄话，彼此用委婉的语气表达了互相倾慕之情。正当他们用比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时，朱丽叶的母亲让奶妈来把她叫回去了。

罗密欧得知这位使他神魂颠倒的女郎是凯普莱脱的女儿，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他自言自语地说：她怎么偏偏是仇家的女儿？爱情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我怎么竟爱上了她？他预感到这爱情将要经受一场大磨难。

朱丽叶得知那个小伙子是蒙太玖的儿子罗密欧时，她也和罗密欧一样，心中十分不安。她也弄不清为什么竟爱上了她家仇人。她感到烦乱的心绪无论如何也排遣不开。她自言自语般地低声吟道：“恨灰中燃起了爱火融融。要是不该相识，何必又相逢！昨天的仇人，今日却相爱。这场恋爱怕要种下祸根。”奶妈听了她口中念念有词，不知是怎么回事，问她说了些什么。朱丽叶赶紧掩饰说：“没什么，是刚才那个跳舞的人教给我的几句诗。”

夜幕降临，大地静悄悄的。罗密欧思念着朱丽叶，一颗心早已飞向凯普莱脱家花园中的小楼。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罗密欧潜到花园中，躲在黑暗处静静地等待着心爱的姑娘。过了一会儿，朱丽叶打开窗子，出现在阳台上。

罗密欧在黑暗中看到朱丽叶的出现，就像见到初升的太阳，心中非常激动。他看着她手托香腮欲言又止，想象着她那比明星还美丽的眼睛，还有那双纤纤玉手，哦，那手套多么幸福，因为它天天可以接近她的手。

罗密欧正在胡乱想着，听到了朱丽叶发出喃喃的自语声：“哎，罗密欧啊，罗密欧，你在哪里？”她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哎，你为什么偏偏叫罗密欧呢？为了我的缘故，你丢掉你的姓吧！要是你不肯这样做的话，那也没关系，只要你发誓你是真心爱我，我就不再姓凯普莱脱了。”姑娘在没人的地方自言自语的话，吐露了内心深处的真情。朱丽叶继续自言自语地说：“罗密欧，只有你的名字是我的仇敌，我爱的是你本人。你即使不姓蒙太玖，也仍然是这样一个你。姓不姓蒙太玖又有什么关系？姓又不是人身体的一部分。你换一个姓名吧，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就拿玫瑰花来说吧，即使给它换个名字，它还不是一样芳香可爱！你罗密欧换个名字，还不是一样俊美。假如你真的爱我，改换一个新名字，我愿意把我整个心灵全部给你。”

听了这感人肺腑的心曲，罗密欧知道朱丽叶和自己一样已被爱神之箭射中，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不禁脱口说道：“好，如果你不喜欢我的名字，我宁肯把它改掉，从今以后不再叫罗密欧了。”

罗密欧这一开口不要紧，倒把朱丽叶吓了一跳。夜深了，谁会到这里来。没想到自己心中的隐秘全被人听去了。朱丽叶又羞愧又恼怒，问道：“你是什么人，敢在深夜里到这儿来！”罗密欧说：“我没法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因为这名字是你的仇敌。”

朱丽叶听出说话的就是她心爱的罗密欧，转而为他担心起来。她关切地问道：“花园的墙这么高，你是怎么进来的？要是我家里的人看见你，一定会把你打死的。”罗密欧坦诚地说：“是爱情给了我力量。我不怕你家里人的干涉。你的眼光胜过他们的二十把剑，你用温柔的眼光看着我，我身上就有无限的力量。我宁肯死在他们仇恨的刀下，也不愿意得不到你的爱而在这个世界上白挨时光。”朱丽叶心想，幸亏是在夜间，夜幕遮着我的脸。不然的话，我羞愧得通红的脸往哪里搁。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守住旧的那一套虚

伪的礼俗，否认刚才说过的话吗？本来，姑娘们在求婚人面前，明明心中很爱他，但在表面上也要装着冷淡、羞怯，或者故意给对方个钉子碰碰，借以考验一下对方，也可借此显示自己地位的优越。如果对方一求婚就很顺利地答应了，有时会给人一种轻浮的印象。此时我该怎么办？也要来那一套虚伪的做作吗？不，那太不真诚了。为了爱情，不应再讲究那套本来就是虚伪的东西。于是她披肝沥胆地把心中的话对罗密欧说了。她还请求罗密欧不要把她这种举动看成是轻佻，还说，如果用旧的那套礼节来要求，她的举动是不合标准。可是，这比假装出来的羞涩和矫揉造作的端庄，要真实得多。

罗密欧说，他什么都不想，只知道真诚的爱她，并指着天上的月亮起誓。朱丽叶赶紧阻止说：“快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都有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会像它一样无常。爱只要是真诚的，就用不着起誓。”

两人正在山盟海誓时，朱丽叶的奶妈来呼唤朱丽叶回去睡觉。朱丽叶跟奶妈回到房间，等奶妈睡着了，她又偷偷溜出来和罗密欧作最后的约定：“亲爱的罗密欧，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要是你真心爱我，光明正大地娶我，你说好时间和地点，我明天就派人到你那里去，告诉你举行婚礼的地方。那时我把我的整个命运交给你，跟随你到天涯海角。”

朱丽叶虽然催促罗密欧走，但她实在舍不得让他走。

不论他们两人如何依依不舍，但最后终于还是分手了。

罗密欧和朱丽叶告别后，他没有回家，却到了修道院劳伦斯神父那里去了。

劳伦斯神父是个好心人，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常常帮助人们排忧解难。他见罗密欧天还没亮就跑来，知道他有什么急事。从他两只眼睛的神色，也可看出他大概是一夜没有睡觉。就问道：“青年人，你是一夜没睡觉吧？跟谁在一起？是跟罗瑟琳在一起吗？”罗密欧告诉神父，那是以前的事了，因为罗瑟琳老是不理睬他。现在他已把那名字忘了。神父很同意他忘掉罗瑟琳，说道：“那才是好孩子，既然她不理睬你，你就不要自寻烦恼。”神父又问罗密欧究竟到哪里去了。罗密欧就把他如何和朱丽叶相识、相爱、相约的情况说了。

劳伦斯神父听他说忘了一个又爱上了一个，就有些不高兴，带有责备的语气说：“孩子，爱情可不是儿戏，不能今天爱这个明天又爱那个。没有恒心的人，是不会受到人们尊重的。”罗密欧解释说，他和罗瑟琳之间不是相互都爱，不是爱情，而和朱丽叶就不同了。他是真诚的爱朱丽叶，朱丽叶也真心爱他，他们两人心心相印，是真正的爱情。他们两人已经约好了，上午九点钟她就派人到这里来。他请求神父给他们以帮助，并请求给他们主持婚礼。

神父听了罗密欧的述说，觉得他和朱丽叶的感情都是真挚的，不该反对。再一想，也许因为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结合，会消除他们两家几代积下的冤仇呢。要是真能这样的话，那可是一件大好事。想到这些，就答应了罗密欧的请求。朱丽叶一夜未睡，天明以后，就派奶妈到约定的地点去找罗密欧。奶妈走后，她一个人在楼上等待着好消息。这时她觉得一小时比二十年还长。从清晨奶妈走后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这才把奶妈等来。她急着问罗密欧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奶妈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偏偏慢条斯理从头细说。朱丽叶急着央求：“好奶妈，你先简单地告诉我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详细情形

再慢慢说，好吗？”

奶妈见她急成这个样子，就告诉她是好消息。并要她准备好，今天下午就要到劳伦斯神父那里去忏悔，也就在那里举行婚礼。朱丽叶听了，高兴得连饭也没吃，就偷偷地到劳伦斯神父那里去了。

朱丽叶赶到劳伦斯神父的教堂里，罗密欧早在那里等着她了。他们一见面，各自叙说此时心中的快乐。罗密欧说，他感到自己的语言太贫乏了，此时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得出他快乐的心情。朱丽叶说：“充实的思想不在于语言的富丽，只有乞儿才能够计数他的家私。真正的爱情充溢在我的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

劳伦斯神父见他们真诚相爱，就为他们举行了神圣的婚礼。他衷心祈祷上帝降福给这对恩爱夫妇，也希求因这对青年的结合，能把两家旧日的仇恨消除。

这天中午，罗密欧的朋友卜伏里奥和迈邱西奥在街上行走，碰上了性如烈火的泰保尔脱。泰保尔脱在那天举行的宴会上就要杀死罗密欧，由于他的伯父凯普莱脱的制止，他才强压仇恨的烈火，没有动手。但他暗中发誓，非要找机会杀死罗密欧不可。这时见到了和罗密欧要好的朋友，就责备他们不该和罗密欧交往。迈邱西奥也是个性情暴躁的青年，哪里肯受他的指责。两下里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起来。尽管卜伏里奥从中多方劝解，仍然无效。双方越争越激烈，后来就要动手厮打。

泰保尔脱和迈邱西奥正争论得不可开交，要动手厮打的时候，罗密欧恰巧也来到这里。罗密欧是个有教养的青年，举止温文尔雅，从来不和人吵骂打架。尽管他家和凯普莱脱家有多年的积怨，两家常常发生械斗，他本人可从来没参加过打架的事。这时他见泰保尔脱和迈邱西奥争论得激烈，双方就要动手打架，他就上前去劝解。泰保尔脱见罗密欧来劝解，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以十分难听的语言来辱骂罗密欧，他骂罗密欧是个恶贼，企图激怒罗密欧。罗密欧还是以极其温和的态度说：“泰保尔脱，你这样无端寻衅，我本来是不能容忍的。可是，我有必须爱你的理由，所以也就不愿跟你计较。”

罗密欧觉得，他们两家多少年前积下的冤仇，和现在两家人们无关，他们青年人更不能为此而莫名其妙地相互仇视。再说，他已和朱丽叶结为夫妇，泰保尔脱又是朱丽叶的堂兄，所以他应以友好的态度来对待泰保尔脱。可是泰保尔脱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恨蒙太玖家的人就像恨十八层地狱一样。他把罗密欧的好心相劝视为软弱可欺，找出剑来就要动手。罗密欧的朋友迈邱西奥年轻气盛，哪里容忍对方的横暴，他认为，在仇人面前有任何软弱的表示都是不体面的事。他见泰保尔脱拔剑要动手时，他也抽出剑来迎了上去。

两个烈性金刚谁的劝告也听不进去，不顾一切地动起手来。

罗密欧和卜伏里奥见他们两人格斗起来，就赶忙上前去制止，想把他们两人分开。迈邱西奥刚刚走近，就被泰保尔脱的剑刺中了要害部位，登时倒地而死。泰保尔脱刺死迈邱西奥，又向罗密欧刺来。

罗密欧见泰保尔脱不听劝告，刺死了他的朋友还要继续行凶，一股无名烈火直冲头顶，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就提起宝剑迎了上去。两人剑来剑去，斗了几个回合，罗密欧一剑刺中泰保尔脱。泰保尔脱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死去了。这场格斗发生后，消息很快传遍维洛那城。凯普莱脱夫妇听说侄儿被刺死，急忙赶到现场。蒙太玖夫妇听说儿子参加了格斗，也赶到了出事地点。不多一会儿，维洛那城的亲王也带领随从来了。来这里看热闹的和

准备参加械斗的人很多。亲王对这两个家族经常发生械斗，弄得全城不得安宁，很为生气。这次他决心要查出犯法的凶手严加惩办。他问在场的人，“是谁开始挑起这场血斗的？”卜伏里奥回答说：“泰保尔脱和迈邱西奥由争吵到相斗，罗密欧前去劝解，劝他们不要为那些没有意思的争吵动手，他也提到了亲王您的森严的禁令。可是泰保尔脱充耳不闻，逞着他的骄横，刺死了迈邱西奥，又来刺杀罗密欧，罗密欧也拔剑相迎，斗了一会儿，泰保尔脱中剑身亡。罗密欧见对手倒地，也就逃走了。这是我亲眼所见，句句都是事实，倘有虚言，甘愿受死刑。”

凯普莱脱的夫人听了，觉得这些证词对他们不利，就说他是罗密欧的朋友，显然是偏袒蒙太玖一家，硬说是罗密欧纠集了很多人合力谋杀她的侄儿泰保尔脱，要求让罗密欧抵命。这边蒙太玖夫人也不相让，说泰保尔脱虽是罗密欧杀死的，可是泰保尔脱先杀死了迈邱西奥，在被刺死前已经犯了王法。罗密欧不过是执行了应判处泰保尔脱的死刑罢了，罗密欧是没有罪的。

亲王没有听这两位妇人的争论。他详细调查了事实，作了最后判决：将罗密欧遣送出境，放逐到曼多亚去。

朱丽叶在劳伦斯神父的教堂里和罗密欧举行了婚礼之后，回到家中，盼望着天快些黑。因为她与罗密欧约好，到天黑后，罗密欧还到前天他们相会的花园里和她相会。她盼着太阳快快落下，夜幕早早地降临。谁知她越是急切地盼天黑，太阳偏偏走得太慢，白天长得叫人厌烦。她此时的心情就好像是节日前夕的该子，对节日盼望了好久，新衣服虽然已经做好了，可是必须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穿，她的心情是何等焦急啊！

朱丽叶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罗密欧快些到来的时候，奶妈慌慌张张地跑来，对朱丽叶说：“不好了，罗密欧和泰保尔脱在街上格斗，他死了，我们这可完了。”

这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打在朱丽叶的头上，她眼前一阵漆黑。她赶紧问：“怎么？是罗密欧死了吗？”奶妈语无伦次地说：“天啊，谁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罗密欧，把他杀死了。”朱丽叶还是不明白，更加着急地问：“怎么，罗密欧把他自己杀死了吗？”

当她弄清楚是罗密欧杀死了她的堂兄泰保尔脱，被判处流放时，她的心中有说不出的味道。她似乎有些生罗密欧的气：“你为什么杀死我的哥哥！”她又庆幸丈夫没有被堂兄杀死：“啊，他要是不杀死我的哥哥，我那狠心的哥哥就会杀死他。他是我的丈夫，我做了他三个小时的妻子。”她好像是为堂兄的死而落泪，又好像为丈夫的被流放而伤心。她和罗密欧结婚才几个小时，就要永远分别，一世也不能见面，她怎能不伤心。

奶妈看到朱丽叶伤心的样子，十分心疼她，安慰她说：“你快到房里去休息，我这就去找罗密欧来，你安心等着，我一定叫他今晚上到这里来。”

罗密欧与泰保尔脱格斗之后，跑到劳伦斯神父那里。好心的神父把他藏在一间秘室里。不久，传来了亲王判决罗密欧被放逐的消息。罗密欧听到后，难过极了。他说，放逐比处死更可怕，还不如干脆死了利索。劳伦斯神父安慰他，说他应该感到幸运才是，在格斗中刺死了对方，而自己没被刺死，这是一大幸运。杀死了人按律本该处死，幸亏亲王仁慈，把死罪改成放逐，这又是一大幸运。他还劝他应当振作起精神来。可是，此时罗密欧什么安慰的话也听不进去。恰在这时，朱丽叶的奶妈来了。她要罗密欧今天晚上一定到朱丽叶小姐那里去，还说了一些朱丽叶痛苦不堪的情况。罗密欧听了，更是

难过得抬不起头来。神父劝他说：“你是个须眉男子，不应当像个没有主见的妇人那样，只知道哭呀死呀的。你应当用你的理性来驾驭你的感情，用你的智慧来对待发生的问题。试想，你此时死了，痛快倒也痛快，你让朱丽叶怎么办？你和她的山盟海誓难道都是说的谎话？你要是自杀不是也就等于杀了你所心爱的人吗？坚强起来，快到朱丽叶那里去，好好地安慰安慰她。”神父还告诉他，虽然他被判决放逐到曼多亚，仍然可以继续想办法。他可以先到那里去住下，这里有什么好消息，他会派人去通知他。等找到适当的机会，他把他和朱丽叶的婚姻宣布出来，借此促使他们两家和解，然后再向亲王请求特赦，那时他就可以回来和朱丽叶永远生活在一起了。

经过神父的劝说，罗密欧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罗密欧被放逐后，朱丽叶非常难过。她的母亲以为她是为她堂兄的死而难过，就安慰她说：“你哥哥已经死了，再难过他也不会再活转来，你还是宽宽心。现在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巴里斯伯爵来求婚，你父亲已答应了。这可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一门好亲，巴里斯是一位高贵的绅士。”

朱丽叶听到母亲说的这些话，急坏了，她赶紧表示，她决不出嫁。母亲从各方面劝说，女儿只是不肯答应。母亲疼爱女儿，耐心相劝，但她哪里知道女儿已与罗密欧结了婚。

凯普莱脱替女儿应了巴里斯的婚事，自己认为这是美满的婚姻，替女儿高兴。又听说女儿不肯从命，很生气。他亲自去劝说女儿，要她把这门亲事答应下来。可是女儿却找出许多理由，就是不肯答应。她一会儿说自己年龄还小；一会儿又说哥哥才被杀死，心里很难过；一会儿又说家里刚办完了丧事接着就办喜事，于理不合。此外还提出许许多多拒婚的理由，可是她已与罗密欧结了婚这个重要的理由，她却一字未提。

不管女儿提出多少不嫁的理由，凯普莱脱一点也不考虑。他认为女儿的推委只不过是少女的娇羞罢了。于是吩咐人们作好一切准备，说星期四巴里斯伯爵就来迎亲。

这样一来，朱丽叶是再也没有后路可退了。怎么办呢？她和奶妈商量。没想到奶妈也劝她和巴里斯结婚。她的理由是罗密欧被放逐，再也回不到维洛那城，而且就人品和地位来看，巴里斯都不比罗密欧差。朱丽叶一向把奶妈看成知心人，有事和她商量。如今见她也随波逐流，她很失望。没有别的办法，她只好去找好心的神父帮忙。可是她得找个借口才能出去，就对奶妈说：“你去告诉我母亲，说我因为得罪了父亲，要到神父那里去忏悔我的罪过。”

朱丽叶走出家门，急急忙忙往劳伦斯神父那里赶。她一边走一边想，要是劳伦斯神父也想不出好办法来，那可就只剩下寻死一条路了。

在朱丽叶到达劳伦斯神父的住处之前，巴里斯伯爵已在那里和神父谈起他和朱丽叶的婚事了。他告诉劳伦斯神父，他的岳父凯普莱脱答应把他女儿朱丽叶嫁给他，这星期四就要举行婚礼。劳伦斯神父听他这样一说，感到有些不好办。他不久才主持了朱丽叶和罗密欧的婚礼，怎么好再主持朱丽叶与巴里斯的婚礼呢。可是他不好把这事说出来，只推托说时间太仓促，怕来不及安排。巴里斯强调说：“这是我岳父凯普莱脱大人的意思。他的女儿因堂兄被杀而过分悲伤，他怕女儿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提早完婚。”

劳伦斯神父希望能找出个理由来把这件婚事推迟一下，但一时又找不出理由来，正在为难时，朱丽叶来了。

巴里斯一见朱丽叶，就亲切地称呼她“爱妻”。朱丽叶对他说，现在这样称呼不合适。巴里斯赶紧改口称呼她小姐。不过他说，星期四这样称呼就名副其实了。他郑重地对朱丽叶说：“请您在神父面前不要否认您爱我。”朱丽叶说：“我愿在您面前承认我爱他。”巴里斯没有听出朱丽叶话中的弦外之音，以为她是出于少女的羞涩，这是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呢。

朱丽叶恭敬地向劳伦斯神父请问：“神父，您现在有时间，还是让我晚祷的时间再来呢？”神父告诉她现在就有时间。劳伦斯神父又向巴里斯客客气气地说：“伯爵，她要作祈祷，您看……”巴里斯也很有礼貌地说：“不敢打扰，不敢打扰。”说完转身要走时，对朱丽叶说，星期四的早晨他就去把她叫醒。

巴里斯走后，朱丽叶把自己的心情和希望对神父说了。并且表明，如果神父也想不出办法来，她就只有一死了。神父想了一会儿说：“从你的谈话中，我望见了一线希望。你既有死的决心，那你一定愿意采取一种和死差不多的办法来避免星期四的婚礼。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不知你敢不敢冒险试一试。”朱丽叶表示，只要不嫁给巴里斯，什么危险她也不怕。

神父见朱丽叶这样坚决，就给了她一个小药瓶，对她说：“你回去要装出高兴的样子，答应愿意服从父亲的安排，在举行婚礼前的夜间，把这药喝下去。这样你在四十二小时之内就和死了一样。人们会按照这里的风俗把你送进本族的墓穴内。四十二小时以后，你会醒转过来。在这段时间里我派人去通知罗密欧，叫他半夜里来接你到曼多亚去。”

朱丽叶感激地从神父手中接过药瓶，向他行了个礼，告辞回家了。

凯普莱脱见女儿不肯顺从自己的意志，本来很生气。这时，朱丽叶来到父亲面前，说她自知不孝，违抗父亲的命令，所以到神父那里去作了忏悔，现在她服从父亲的安排，并请求父亲宽恕。父亲见女儿态度有了转变，很高兴，让她去休息，准备星期四完婚。

这天晚间，朱丽叶打发走了奶妈，一个人在房间里，她面对那瓶药，想了很多，她想到服药后死过去被送到墓穴里的可怕情景，她实在不愿把它喝下去。可是，为了避免嫁给巴里斯，为了纯真的爱情，为了罗密欧，她毅然喝下了这瓶药水。

星期四早上，巴里斯伯爵高高兴兴地来迎亲了。谁知朱丽叶却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全身僵直、冰冷。

凯普莱脱夫妇膝前只有这个独生女儿，这是两位老人的唯一安慰，女儿一旦死去，老夫妇是何等悲痛啊。本来为办喜事预备的东西，现在却用来办悲哀的殡礼。结婚的喜筵变成了凄凉的丧席，婚礼的赞美诗被沉痛的挽歌代替了，为新娘准备的鲜花也变成了放在墓中的殉葬品。这真是欢声未到悲声起，贺客方归吊客来啊。

按照习惯，朱丽叶被抬到教堂，由神父主持了葬礼。一切都按神父的计划进行的。

劳伦斯神父当即写了信，派约翰师弟到曼多亚去找罗密欧，告诉他葬礼是假的，要他半夜一定赶到这里来，以便在朱丽叶醒来时好把她带走。谁知这位送信的半路上被巡逻的人截了回来，因为巡逻的人误认为他到过有瘟疫病的地区，怎么也不让他过境。

劳伦斯神父一见信没送到，实在是急坏了。罗密欧不能按时赶来，岂不误了大事！他急得团团转。

罗密欧在曼多亚没接到神父给他送去的好消息，却得到他的仆人给他带来的坏消息——朱丽叶死了，已举行过葬礼。罗密欧悲痛万分，他感到自己走到绝境了，就想找一包毒药到朱丽叶的身边吃了，死在她的身边，结束自己的痛苦。可是到哪里去买毒药呢？曼多亚的法律规定出售毒药的人是要处以死刑的。

罗密欧来到城外的一家药店，店主果然不肯卖毒药给他。他对药店主人说：“你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怕什么。你想一想，饥饿使你直不起腰来，轻蔑和卑贱重压在你的背上，这世间的法律也保护不到你。没有人为你定下一条法律使你富有。你何苦忍受这饥饿呢！收下这钱，卖给我药，总可以先填饱肚皮。”卖药人抵不过饥饿和金钱的诱惑，只好违背自己的良心，卖给他了。罗密欧接过毒药，把钱递给他：“这钱才是害人灵魂的毒药呢。在这万恶的世界上，它比你那些不准出卖的药品更会杀人。你没有把毒药卖给我，是我把毒药给了你。”罗密欧付了钱，拿了毒药走了。

这天夜里，巴里斯来到朱丽叶的墓地，给他心爱的、要结婚而未结成的姑娘送上一束鲜花，表示悼念。罗密欧也从曼多亚赶来。他带着锄头、铁钎之类的工具，准备掘开坟墓，在朱丽叶的身边服毒自尽。他刚要动手掘墓，被巴里斯看到了。巴里斯以为来了个盗墓贼，赶紧上前制止。走到跟前一看，认出是罗密欧。他知道是他杀死了朱丽叶的堂兄泰保尔脱，而朱丽叶就是因为这事伤心而死的。如今他又来盗墓，巴里斯怎么肯放过他，非要去抓住他不可。罗密欧劝他不要干涉他的行动，巴里斯哪里肯罢休，动手去捉罗密欧。罗密欧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举手相还。两下里打了几个回合，巴里斯被罗密欧打死了。

罗密欧掘开坟墓，见朱丽叶安静地躺在那里，仍然像活着一样美丽。他最后看了朱丽叶一眼，把带在身上的毒药一口吞了下去。

罗密欧喝完毒药不入，劳伦斯神父也带着锄头赶来了。他是因为给罗密欧的信未能送到，怕朱丽叶醒过来时没有人在跟前可能会出现意外，才自己赶来的。他准备挖开墓穴采取个补救的办法。可是他来到墓前，见坟墓已被掘开，墓边躺着两具尸体，一具是被杀死的巴里斯，一具是服毒身死的罗密欧。他一时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劳伦斯神父正在惊疑时，罗密欧的仆人走来，告诉了神父他在黑暗中看到的经过。

这时，朱丽叶已经醒来。她看到好心的神父在跟前，问道：“善心的神父，我的丈夫罗密欧来了吗？”劳伦斯神父把他知道的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对她说了一遍，并且请求她赶快离开这里。这时，远处传来了捉拿盗墓贼的喊声。神父再一次请求朱丽叶离开这里：“小姐，赶快跟我走吧！”说着他转过身急急忙忙地走了。

朱丽叶没有跟着神父走。她走到罗密欧身边，看见他身边的那只毒药瓶子，她埋怨说：“你怎么一个人全都喝了，连一点也不给我留呢？”她拿起那只毒药瓶子放在嘴上，毒不死。她看到罗密欧身边有一把匕首。她顺手拿起匕首猛地插进自己的胸膛，倒在罗密欧身旁，死了。

这时有许多喊着捉拿盗墓贼的人走来，见巴里斯被人杀死，罗密欧也死了。已经死了两天的朱丽叶，身上还是温的，又被重新杀死了。

过了一会儿，亲王也闻讯赶来了。蒙太玖和凯普莱脱家里的人也来了。亲王问发生了什么事。巡捕把捉到的劳伦斯神父带上来，说：“这个教士从墓地跑出来，神色慌张，眼中流泪，手里还拿着掘墓用的锄头。”另一巡捕

也把罗密欧的仆人带了来。

亲王问劳伦斯神父，神父把事情的始末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说：“死去的罗密欧是朱丽叶的丈夫，他们的婚礼是由我主持的。”接着他把朱丽叶如何请求他帮忙，他如何替她出主意想办法，直到后来怕误了事，只得自己来救人的经过细细说了。并说他劝朱丽叶跟他走，朱丽叶没走。后来的事，他就知道了。亲王又问罗密欧的仆人。仆人说的和劳伦斯神父说的一样，只是补充了劳伦斯神父走后，朱丽叶拿起匕首自杀的情况。

亲王详细了解清楚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后，对蒙太玖和凯普莱脱说：“你们两家本来都是很有声望的家族，不该怀有这种又野蛮又没有理性的仇恨。为了这种仇恨，你们失去了亲生的儿女，我也为你们的仇恨失去了两位亲戚。你们还想把这种仇恨继续下去吗？”

凯普莱脱和蒙太玖听了亲王的指责，也都悔悟了。他们要从此和好。凯普莱脱伸出手来对蒙太玖说：“大哥，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以此作为你给我女儿的一份聘礼。”蒙太玖说：“不仅这些，我要用纯金替她铸一座像。只要维洛那城存在一天，我就让无比忠贞的朱丽叶的塑像矗立在那里。”凯普莱脱说：“是的，罗密欧也应有一座金像和朱丽叶并排立在一起，这座金像由我来给他铸。”

两座铸像矗立在维洛那城，永远相伴在一起，以纪念两家世仇的结束。

仲夏夜之梦

古时候，雅典城里常常出现一些令人感到奇奇怪怪的事情。你瞧，眼前就发生了一件怪事儿。一位名叫伊及斯的老人气哼哼地跑到提修斯公爵的宫廷，控告他的亲生女儿，请求判处他女儿死刑。

这位老人为什么要控告他的女儿呢？还得从头说起。

伊及斯有个女儿名叫黑美霞。黑美霞爱上了一个青年名叫莱散特。莱散特也爱黑美霞。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可是老人伊及斯不同意。他硬要把女儿黑美霞嫁给贵族出身的第米屈律斯。黑美霞不肯听从父亲的安排，老人就发了脾气，一气之下，跑到公爵那儿去把女儿告下来了。

按照雅典城古老的法律，女儿的婚事要听凭父亲的安排。父亲愿意把女儿嫁给谁就嫁给谁，女儿不得违拗。要是女儿不肯嫁给她父亲替她选中的丈夫，父亲告到执掌法律的公爵那里，公爵就得按照这条法律判处女儿死刑。

法律的条文虽然这样写着，可是从来没施行过。因为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女儿，尽管有些年轻姑娘不怎么听话，父母也只是拿这条法律来吓唬吓唬她们，没有真正愿意把女儿送上断头台的。因此，公爵也从来没处理过这样的案子。如今伊及斯老人出面来告了，公爵不能不管。

提修斯公爵耐心地听着伊及斯老人的控诉。老人说：“我怀着满心的气恼，来控诉我的女儿黑美霞。我要把她嫁给第米屈律斯，她却不肯听从，原因是她被莱散特引诱坏了，定要嫁给莱散特。两个人还偷偷地交换着爱情的信物。今天当着您的面，假如她仍旧不肯嫁给我替她选中的第米屈律斯，我就要求您按照雅典自古传下来的法律，把她处死。”

提修斯公爵是第一次遇到父亲要求处死女儿的事。他详细了解了案件的情形后，对黑美霞有些同情。可是他没有权利改变这条古老的法律，就试图说服黑美霞能服从她父亲的意志。他关切地对黑美霞说：“黑美霞，你有什么话说？你的美貌是你父亲给与你的。他可以保全你，也可以毁灭你。你还是服从你父亲的意志为好。再说，第米屈律斯也还是个很好的绅士。当然，你自己选中的莱散特也很好。可是，他不能得到你父亲的同意，那可就没有办法了。”

黑美霞向提修斯公爵说明，第米屈律斯曾向海伦娜求过爱，海伦娜也非常爱第米屈律斯。她和海伦娜又是非常要好的同学，所以，她无论如何也不能遵从父亲的意旨嫁给第米屈律斯。

提修斯公爵提醒黑美霞：按照雅典传下来的古老法律，她如果违背父亲的意旨，就有死罪，或者永远和男人隔绝，一世不得嫁人。因此，他劝姑娘认真思考思考，到底该怎么办。黑美霞表示，宁肯死去，也不愿嫁给自己心中并不爱的人。

提修斯公爵见姑娘的态度这样坚决，不便再劝，也不愿立即判决，给她留了四天考虑的时间。如果经过考虑之后，仍不肯服从她父亲的意志，他就只好按照法律判决了。

黑美霞从提修斯公爵那里出来，心中十分难过。她怎么也想不通，选择自己的爱人为什么要依靠别人的眼光？自己心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却要听凭别人安排？父母为什么要逼着女儿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人？这真是出于对女儿的爱吗？她想不出个头绪，她非常伤心。

黑美霞想，只坐在房间里伤心不顶用，必须赶快想出个妥善的办法来才

好。她的脑子很乱，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就去找莱散特商量。黑美霞把眼前的危急情势告诉了莱散特，说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服从父亲的安排嫁给第米屈律斯，一条是在四天以后死掉。她请莱散特赶紧帮她想个办法，不然就来不及了。

莱散特听到这个消息也十分着急，他安慰黑美霞说，不要伤心，只要肯动脑筋，就能想出办法来。他们两人想了好多办法，都觉得行不通。最后莱散特对黑美霞说：“我有个寡居的伯母住在离雅典二十英里的地方，她为人厚道，富有同情心。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结婚。那里，雅典城的法律管不到。”黑美霞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两人约定，明天晚上就到郊外三英里地方的森林里聚齐，然后一同到他伯母那里去。

黑美霞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她的好朋友海伦娜。海伦娜此时非常伤心，因为她爱第米屈律斯，第米屈律斯却对她非常冷淡。第米屈律斯本来也爱她，也曾向她求过爱，可是近来却变了，因为他又爱上了黑美霞。海伦娜埋怨黑美霞，说因为她长得太美了，所以把第米屈律斯的心从她那里吸引过去了。黑美霞安慰她说：“海伦娜，你宽宽心吧。从今以后他不会再见我了。”接着她把和莱散特商量着逃离的计划对她说了。海伦娜为了讨得第米屈律斯的欢心，也许是为了让他知道，他和黑美霞的婚姻无望了，以假能使他回过头来专心地爱她，就把黑美霞和莱散特逃走的计划告诉了他。还特别说明，明天晚上他们就在郊外森林里聚齐，一起逃走。第米屈律斯此时正追求着黑美霞，听说莱散特要带着她逃走，决定第二天晚上就去找莱散特决斗，把黑美霞争到手。海伦娜哪里想到，自己的良苦用心却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黑美霞和莱散特约会的森林，传说是仙人們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仙人中的王子名叫奥白朗，人们也简称他为仙王。仙人中的王后名叫蒂妮霞，人们称她为仙后。有个好开玩笑的淘气精灵名叫迫克。还有几个叫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的小仙，是仙后的侍从。仙王、仙后常常带着众小仙夜间到这里来举行欢乐的宴会。

仙王奥白朗和仙后蒂妮霞本来是和美美的夫妇，过着神仙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对夫妇竟闹翻了脸。每逢他们到这森林中聚会的时候，一见面就吵架。有时吵得很厉害，那些侍从的小仙都吓得跑到橡果壳里去藏起来。

神仙生活是美满得令人羡慕的，夫妇之间怎么也会翻脸呢？据说这次翻脸的起因是仙后蒂妮霞从印度她的女友那里偷换来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既聪明又漂亮，仙后非常喜欢他。仙王见了这个男孩也非常喜爱，想把这个男孩要去给自己作僮仆。仙后不肯，说：“你死了这条心吧，即使你拿整个仙国换，我也不会把这个孩子换给你！”说完这话，就带着几个小仙走了。

仙王奥白朗非常生气，心想，好啊，你竟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你等着吧，我非给你些惩罚不可！

仙王把他的宠信近臣迫克找来，商量着想办法给仙后一点小小的苦头吃。

在仙王的侍臣之中，迫克是个最伶俐最狡猾的精灵，最喜欢闹些小恶作剧，有人叫他鬼灵精，也有人叫他好人罗宾。他常常在一些人们中间开一些滑稽的玩笑。他最喜欢和一些乡村的女郎开个小玩笑。他有时在人家牛乳上撒去了乳脂，让那些女郎们气喘吁吁的费了好大的劲，怎么也做不出奶油来。有时人家在磨谷酿酒，只要他去一插手，就不能发酵，怎么也酿不出酒来。

有时姑娘小伙子夜间走路，他把这些走夜路的人们引入歧途，自己却躲在旁边偷笑。谁要是叫他大仙，或者尊称他好迫克，他就会去帮助他，给他带来幸运。

迫克又是个快活的夜游者，他各地漂游，身体轻快得像是月光。他有时变成一只苹果，躲在老太婆的酒碗里，等她举起碗想喝的时候，他跳到她的嘴唇上，弄得一碗酒全都倒进她喉咙里，呛得她半天喘不过气来。有时他又变成一只三脚凳子，满肚子人情世故的太太刚要坐下来讲她那感伤的故事，他便从她屁股底下滑走，摔她个仰八叉，于是逗得周围的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即使对仙王奥白朗他有时也短不了和他开玩笑，逗得众小仙笑个不停。一次仙王乘了一匹肥胖精壮的马来，他就躲在暗处学着雌马的嘶鸣，把那马逗得迷迷糊糊，使奥白朗无法驾驭。尽管这样，奥白朗有用到他的时候，还是把他叫来，叫他去表演。

奥白朗把迫克找来，对他说：“有一种花，就是被爱神邱比特的箭射中过的那种花，少女们都管它叫‘爱懒花’，它本来是乳白色的，中箭后变成紫色的。这花的液汁如果滴在睡着了的人的眼皮上，无论男女，他醒过来时第一眼看到谁，就会爱上谁，看到什么，就会爱上什么。你赶快去替我采摘来，我要在蒂妲妮霞睡觉的时候滴在她的眼皮上。这样，她一醒来，不论头一眼看到狮子也好，狗熊也好，公牛也好，或者是好闹事的猴子也好，她都会强烈地爱上它们的，那时你看热闹吧。等看够了热闹之后，还可以用另一种草的液汁解除这种魔力。不过她得先把那个聪明漂亮的小男孩让给我才行。”

一向喜欢恶作剧的迫克，对仙王的这些吩咐特别感兴趣。他答应一声，高高兴兴地跑去采摘那种花去了。

迫克走后，仙王奥白朗在森林里等着。这时从森林那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仙王抬头一看，见前面走着一个人态度傲慢的青年小伙子，后面跟着一个温柔多情的姑娘。那小伙子不耐烦地对姑娘说：“海伦娜，不要再跟着我，我不爱你，我看到你就头痛！”女郎温情地说：“第米屈律斯，不要说这样的话。你以前不是多次向我表示你永远爱我吗？我可是一直爱着你，总想看到你，我要是看不到你心里就难过。”

仙王奥白朗听了这对青年男女的谈话，对海伦娜深表同情。

迫克是个行动迅速的精灵，可以在四十分钟以内环绕世界一周。正在仙王要想办法来帮助那个对爱情忠贞的姑娘的时候，迫克带着采摘来的小紫花回来了。仙王对迫克说：“迫克，树林那边有个可爱的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非常傲慢，不理睬她，她很痛苦。你拿点花儿去，等那个小伙子睡着的时候，在眼皮上给他滴上一些花的爱汁。这样他醒来时，头一眼看到这个他看不起的姑娘，就会真心地爱上她。不过，你可千万记住，一定等那个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才滴。这样他一醒来第一眼就会看到她。还要记住，那个小伙子穿着雅典式的服装，可不要弄错了。”

“您放心吧，包您满意。”迫克还没等仙王奥白朗嘱咐完毕，就满口答应着，高高兴兴地走了。

迫克走后，仙王奥白朗也带上迫克摘来的“爱懒花”，到仙后蒂妲妮霞那里去了。

仙后蒂妲妮霞居住的地方非常美丽，周围开着各种鲜花，芳香四溢。她身边有几个小仙童侍候着。每当她要睡觉的时候，侍候她的小仙们在她身旁

唱着好听的歌给她催眠。等她睡着之后，小仙们才各自走开，去做其它的事情。这天，蒂妲尼霞对身边侍候她的众小仙说：“来，跳一回舞，唱一曲歌吧。”然后，她又吩咐众侍从各干各的事。于是，有的去杀死玫瑰花嫩苞的蛀虫，有的去和蝙蝠作战，有的去驱逐每夜在林中啼叫的猫头鹰。

众小仙做完了他们该做的事，仙后又吩咐众侍从说：“现在，你们唱歌给我催眠吧。等我睡着之后，你们再各自散去。”众小仙齐声唱起美丽动听的催眠曲：

双舌的花蛇，多刺的刺猬，
不要打扰仙后的安睡。
讨厌的蜥蜴不要到这里来，
免得妨碍了仙后的安宁。
夜莺啊，放开你美妙的歌喉，
唱一支仙后爱听的催眠曲。
睡呀，睡呀，快睡吧，
睡呀，睡呀，快睡吧，
一切害物远走高飞，
不要行近仙后的身旁。
晚安，睡吧！晚安，睡吧！

众小仙把仙后唱睡之后，就走开，各干各的事去了。这时仙王奥白朗来到仙后蒂妲尼霞的身旁，他把“爱懒花”的爱汁在仙后的眼皮上滴了一滴，小声说道：“等你眼睛一睁开，你就看见你的爱。不管是山猫、豹子或大狗熊，你看到什么，就会为他担起相思债。”仙王奥白朗在仙后蒂妲尼霞眼皮上滴过爱汁之后，就离开这里，躲在一边偷看。单等仙后醒来，他好看热闹。黑美霞为了逃避法律对她的死刑的判决，约好和自己选择的未婚夫莱散特一起逃出城外，到莱散特伯母的家中。他们说好到森林里聚齐。当黑美霞来到森林的时候，莱散特已在森林里边等着她了。他们两人又在树林中走了一段路，黑美霞走累了。莱散特对她说，时间尚早，既然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再走。

黑美霞坐下来休息，由于走得过于疲乏，躺在地上就睡着了。黑美霞躺在地上睡觉，莱散特远远地守候着她。过了一会儿，莱散特竟也睡着了。

迫克领了仙王的命令到林中找那个傲慢的小伙子。来到莱散特身边一看，见睡着的小队子果然穿着雅典式的服装。他想，这一定就是仙王叫他找的那小伙子了。他再往旁边一看，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姑娘睡在那里，他想，不错，这里再没有其他人，小伙子睡醒后，一眼就会看到那个美丽的姑娘。于是，他就把小紫花的爱汁滴到那个小伙子眼皮上。

迫克这次自己以为干得很认真，没想到他却搞错了。事有凑巧，这时海伦娜走到莱散特身边。好心的海伦娜怕莱散特夜间睡在草地上着凉，就轻轻把他叫醒。这样莱散特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海伦娜，而不是黑美霞。这时迫克在莱散特眼皮上滴的那滴爱汁发生了作用，他强烈地爱上了海伦娜。他向海伦娜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向她表白着他对她的爱，而对黑美霞的爱竟全都消失了。

世间的事情说不定会出现什么阴差阳错。要是莱散特醒来，头一眼看到

的是黑美霞，那么迫克滴错了爱汁倒也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莱散特本来爱着黑美霞，黑美霞也爱着他，为了对他的爱甚至不惜付出生命，这样岂不更好。然而，迫克的爱汁偏偏让莱散特忘掉爱着他的黑美霞，反而去追求另外一个姑娘，怎不铸成大错。试想把黑美霞一个人丢在茫茫黑夜的大森林中，她是多么不幸啊！此时，黑美霞还独自睡在那里，浑然不知。

莱散特着魔般地爱着海伦娜，向她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海伦娜把莱散特对她的赞美看成是嘲弄和讽刺。因为她知道莱散特爱着黑美霞，黑美霞又是她的好朋友，他们为爱情而私逃的计划她的朋友亲口告诉了她，她怎么会想到莱散特忽然又爱上她呢！所以她对莱散特的赞美与表白，只能认为他是在拿她取笑。她把莱散特狠狠地抢白了一顿，气冲冲地走开了。

不管海伦娜怎样抢白，莱散特还是用缠绵的语言向她诉说着对她的爱慕之情。海伦娜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黑美霞一觉醒来，发现一个人睡在这大森林之中，莱散特不知到哪里去了。她到处寻找也没找到，她心中又是害怕又是着急。

第米屈律斯听说黑美霞和莱散特在森林中约会，就来森林中寻找黑美霞。爱着他的海伦娜也跟在他的后边。他不愿意和海伦娜在一起，就想甩开海伦娜，一个劲地往前跑。海伦娜当然跑不过他，跑了一段路，海伦娜就跟不上了。第米屈律斯在林中寻找黑美霞，找来找去，既没找到黑美霞，也没找到莱散特。他跑得太累了，想躺下来休息一下。不想一躺下就睡着了。

仙王奥白朗来到这里，问迫克他要他办的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迫克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仙王一听，知道迫克把爱汁滴错了人。本来该滴在第米屈律斯的眼皮上，他却误滴到莱散特的眼皮上了。仙王以为迫克又是故意搞的恶作剧。迫克说明这次是真的错了，决不是他有意开玩笑，因为他们穿的都是雅典式的服装。不过他表示，虽然不是有意开玩笑，看到他们的误会与争吵，他感到非常开心。仙王告诉他，要他去找的那个青年现在已来到这里了。迫克听说，就走到第米屈律斯跟前，趁着他熟睡的时候，把紫色花的爱汁滴到他的眼皮上。

第米屈律斯醒来时，恰好海伦娜赶到这里，他一睁眼看到的是海伦娜。他此时觉得海伦娜比谁都美，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对海伦娜的爱情之火。他以最美的语言赞美海伦娜，并指天发誓般地向她表示，他对她的爱是真诚的。

就在这时，莱散特也追着海伦娜来到这里，莱散特和第米屈律斯同时向海伦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是为爱汁的魔力所驱使。

这一来，倒使海伦娜感到无法理解。她爱着第米屈律斯，一直追着他。刚才在林子外边第米屈律斯还很讨厌她，说一见到她就头痛。如今又这样表示他强烈地爱她。更使她感到奇怪的是莱散特也这般热烈地向她求爱。这一切都出乎寻常之外。她断定，这是他们串通起来拿她取笑。

黑美霞醒来，到处去找莱散特。找了好久，总算找到了。可是刚才还热烈地爱着她的莱散特此时却不理睬她，反而去追求海伦娜。

黑美霞和海伦娜本来是同学好友，现在也为这事互相拌起嘴来。

海伦娜气哼哼地对黑美霞说：“黑美霞，你太狠心了，你太残忍了。你干吗让你爱着的莱散特用虚伪的赞美来戏弄我！你的另一个情人第米屈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你现在却让他来对我说些肉麻的吹捧话。他说过他一见我就头痛的，要不是你唆使他来开我的玩笑，他是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黑美霞，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你可是太

不讲良心了。”

黑美霞一再解释她并没有嘲弄她，更没有和男人联合起来嘲弄她。她还说不知为什么莱散特也不理睬她了。海伦娜哪里肯听这些话，责备她说：“只要你们稍微有点怜悯之心，只要你们稍微懂得一点名门的礼数，你们就不会这样无情地对待我。”

这边，海伦娜和黑美霞在互相拌嘴。那边，第米屈律斯和莱散特为了争得海伦娜的爱情，却到林子里去要进行决斗了。仙王奥白朗看到这种情形，就对迫克说：“你看，由于你的疏忽大意，造成两对青年的误会，你说如何补救？”迫克表示，这次决不是故意开玩笑，是无意中的失误。不过，听听他们的吵闹倒也怪有趣味的。仙王说：“还有趣味呢！你瞧，两个青年人找地方决斗去了。你快去用浓雾把夜空罩得更暗些，让两个仇人迷失道路，然后你再想办法把他们分开，再引着莱散特奔波，待他精疲力竭时，他就会躺下睡觉的。等他睡着时，你把这种草的液汁滴到他的眼皮上，就可以解除爱汁的魔力。等他一觉醒来，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忘掉了他刚才对海伦娜的爱，恢复从前对黑美霞的爱。这样一来，两个姑娘就会各自得到她们所爱的小伙子的爱了。好，就这样，迫克，快去吧。”

迫克走后，仙王奥白朗就动身到仙后蒂妲妮霞睡觉的地方去，他要看看蒂妲妮霞醒来后头一眼看到了什么，和有些什么滑稽可笑的事。

奥白朗到了蒂妲妮霞睡觉的地方，蒂妲妮霞还睡在那里没醒。

奥白朗趁蒂妲妮霞熟睡未醒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愚蠢的人。这人是在森林里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他走累了，躺在那里睡觉。他要把这个蠢人打扮一番，领到蒂妲妮霞跟前。等蒂妲妮霞睡醒后一眼看到他时，一定有好看的热闹让他看。于是，他找了一个驴头，套在那人的头上。这样一来，看上去就像那人天生长了个驴头一样。奥白朗把那人打扮好，又端详了一番，自言自语地说：“就让他去暂时充当一下我的蒂妲妮霞的爱人吧。”说着，把那人带到蒂妲妮霞睡觉的地方。那人糊里糊涂地来到蒂妲妮霞身旁，他笨手笨脚的动作，把仙后弄醒了。

蒂妲妮霞醒来，一眼看到了这个长着驴头的蠢人。由于小紫花液汁的魔力起了作用，她强烈地爱上了这个长着驴头的人。她温情脉脉地问道：“是哪来的天使让我从百花的卧榻上醒来？”那人笨嘴笨舌地说了些人们似懂非懂的话。蒂妲妮霞听了这个长驴头人的这些话，觉得比听到最美妙的歌还好听。于是她兴奋地说：“啊，温柔的凡人，我的耳朵沉醉在你的歌声里，我的眼睛又为你美丽的容貌所迷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你真是又聪明又美丽。”“啊，太太，不敢当，”长驴头的愚人说，“说到聪明，我要是聪明到能走出这座林子，那也就很知足了。”

“噢，请你不要走出这座林子，”爱得着了迷的仙后说，“你一定要留在我这里，我真是爱你爱得要死。你跟我在一起吧，我要使神仙来伺候你。他们会从各方面满足你。”说着，她把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四个小仙呼唤来，吩咐道：“你们要小心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他走路的时候，你们要前呼后拥。他停止的时候，你们要为他跳舞唱歌。你们要去弄些杏子、桑椹和无花果来给他吃。夜晚还要捉些萤火虫来照耀着他走路。”

众小仙齐声答应：“照办！”

过了一会儿，蒂妲妮霞又吩咐：“来，头前带路，把这位先生送到我的房间。”

蒂妲妮霞对长着驴头的愚人亲切地说：“来，坐在我的花床上，我要亲亲你可爱的脸，我要吻一吻你的美丽的大耳朵。”

长驴头的愚人对仙后说的这些热情的话并不怎么在意，对呼唤人伺候他倒很感兴趣。就扯开嗓门儿喊道：“豆花，过来，我的头发痒，快给我抓一抓。”

豆花赶紧答应，跑过去给他那驴头挠痒。

他又喊道：“蛛网在哪里？你拿着刀去给我把草叶尖上的红屁股蜜蜂杀死。然后再去给我把蜜囊拿来。你可要小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

蛛网不敢怠慢，答应一声走了。

接着他又呼唤芥子和飞蛾过来，吩咐他们干这干那。至于为什么要叫他们去干，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好像觉得仙后给他权让他支使人，他不支使人心里就不舒服。

蒂妲妮霞关心地问他要不要听听音乐，或者想吃些什么？长驴头的人说：“音乐我倒不怎么感兴趣。一定要的话，就叫他们敲一阵锣鼓吧。至于吃的东西吗，好的干草可以拿一些来，此外再加上一两把干豌豆嚼起来也很好。”

长驴头的人吃过东西之后，想要去睡觉休息。

蒂妲妮霞亲热地说：“那你就睡吧，我要把你搂在我的双臂之间。啊，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说着她向众小仙挥挥手说：“你们各自散去吧。”

正当仙后蒂妲妮霞搂抱着长驴头的愚人在睡觉的时候，仙王奥白朗出现了。

奥白朗看到蒂妲妮霞对那长驴头的愚人痴迷的爱恋到这样的程度，心中有些不忍了。因为这是他用了爱懒花的液汁的魔力造成的。他想，我已经把她戏弄得够了。我这样做本来是想从她手中讨得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当时她不肯给我，我就用了这个小小的手段。

仙王一出现，仙后觉得脑子清爽了不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奥白朗趁机责备她不该对于一头驴子这样痴情，不该用芬芳的鲜花制成花环戴在毛茸茸的驴头上，睡觉时不该把驴子搂在怀抱里。对于这些指责，仙后无法否认，因为那头驴子正睡在她的怀里，她给驴头上戴的花环还挂在驴头上。蒂妲妮霞为此感到很难为情。她眼里含着泪珠，低声下气地恳求仙王息怒，并乖乖地派人把那个可爱的小男孩给奥白朗送去。奥白朗感到已经把她捉弄得够苦了，是该给她解除魔力的时候了。

奥白朗走到蒂妲妮霞身边，用一种花草在她的眼睛上一触，说道：“恢复你原来的本性，解除你眼前的幻景。”他叫了一声：“蒂妲妮霞，醒醒吧！”

蒂妲妮霞如梦初醒，惊奇地说：“我的奥白朗，我看到了怎样的幻景！我好像爱上了一头驴子啦。这一切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奥白朗笑了笑，对迫克说：“迫克，快去把那人头上顶着的驴头壳揭下来吧。”

迫克去给那个人揭去头上蒙着的驴头壳，那人还在那里睡得正香。奥白朗说：“不要打搅他，让他美美地睡一觉吧。”他又对蒂妲妮霞说：“我的王后，不要再想这些了，过去的就让它像梦一般的过去吧。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前进吧。”

从此，奥白朗和蒂妲妮霞又言归于好了。他们说起另外一件事，即为了帮助一个忠于爱情的姑娘，重新得到那个傲慢的小伙子的爱，因一时疏忽，

造成两对青年男女的误会。大家听了，笑着说，应该去看看两对爱人经过一段奇遇后的情形。奥白朗和蒂妮妮霞及众人一起来到两对青年人那里，见他们还睡得正香。蒂妮妮霞好奇地问：“他们怎么会睡到一起来的？”奥白朗告诉她，这是迫克干的。迫克因一时粗心，造成了他们的一场误会，使得两个女郎在拌嘴，两个青年要决斗。为了补救他造成的误解，他想出各种办法，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都来到这个地方。

迫克拿了能解除爱汁魔力的那种草在莱散特的眼皮上一触，莱散特身上因小紫花的爱汁而产生的魔力就消除了。这时仙王和王后都隐身在后面，看着这两对青年是怎样获得了爱情又和好如初的。

莱散特醒来，魔力已经解除。他神志清醒后，已不记得在迷惑中对海伦娜所产生的爱，又重新恢复了对黑美霞的爱。

黑美霞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她失去的莱散特就在面前，而且还和以前一样真心实意地爱着她。她感到高兴，又有些迷惑不解。她和莱散特谈起经历过的一段奇遇，两人都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怀疑，大概是做了个莫名其妙的梦吧。

过了一会儿，第米屈律斯醒来。他看到海伦娜，他真真实实地爱上了她。他说道：“我不知道一种什么力量——但一定是有一种力量——使我对于黑美霞的爱会像霜雪在春天一样融化。现在想起来，就像对童年时所爱的一件玩具的记忆一样；我的一颗忠诚的心，我的一片纯真的爱，都属于海伦娜一个人了。我在没有认识黑美霞之前就那样爱她，现在我要更加珍惜这种爱。”

海伦娜一直爱着第米屈律斯，这时见她所爱的人也真心实意地爱着她，她感到很高兴。她弄不清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得爱情这样曲折复杂。她记起，为了爱情曾和最要好的朋友黑美霞拌过嘴，觉得很不好意思，就主动请求黑美霞原谅。

第米屈律斯想起自己曾向莱散特说过一些刻薄话，感到很不应该。莱散特也向第米屈律斯承认不该那样发火。就这样，四个青年各自作了自我反省，两对爱人仍旧和好如初。他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

正在大家说着这段谁也说不清的奇遇时，黑美霞的父亲伊及斯老人追来了。他是在听说莱散特拐走了他的女儿要逃出雅典城时，急忙找到提修斯公爵，连夜追来的。

提修斯公爵见两对青年高高兴兴地在一起，感到很惊奇。他想，第米屈律斯和莱散特两人是对头冤家，此时怎么会变得这样和气友好？就问他们是怎么回事。莱散特说：“殿下，我确实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说老实话，我只记得一点儿：我和黑美霞来到这里，是想逃出雅典，逃避雅典的那种要判处真正相爱的人以死刑的法律。”

伊及斯老人一听，火了。他大声嚷着：“够了，够了！”接着他又向提修斯公爵提出请求，请求依法惩办拐带他女儿的莱散特，依法严惩竟敢违背父命的女儿。

第米屈律斯首先站起来表明态度，他说，他爱海伦娜，在认识黑美霞之前就这样爱她，并且已经和海伦娜订过盟约。黑美霞爱莱散特，莱散特也爱黑美霞，这本来是很好。爱情不应该凭着父母的喜好来决定。父母应该尊重儿女的感情。

莱散特和黑美霞也都表示，他们是真心相爱，法律应当尊重人的真正的感情。

伊及斯老人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提修斯公爵说：“俊美的恋人们，你们的话很有道理，真正的爱情应当得到尊重。”他又对伊及斯老人说：“您的意志只好屈服一下了。再过四天，这两对青年将在教堂里缔结永久的婚姻。”

伊及斯老人没的可说了。再说，他见第米屈律斯已不想娶他的女儿，他也就不再反对黑美霞和莱散特的婚姻了。既然提修斯公爵已经宣布了，他就顺水推舟，答应照办。

再过四天，本来是伊及斯老人要求处死他女儿的日子，现在变成了他的女儿举行婚礼的日子。他得为女儿的婚礼作些准备。

仙王奥白朗和仙后蒂妲妮霞隐身在旁边，看到这和解的场面，感到很愉快。因为这两对青年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得到美满结局的。这两对青年是幸福的，愿所有恋爱着的青年男女都能得到美满和幸福。

威尼斯商人

威尼斯是古代繁华的商业都市之一，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生活着，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这里讲的是商人安东尼奥的故事。

安东尼奥是个年轻的商人。他有一支庞大的船队，经常往来于印度群岛、墨西哥和英国等地做生意。各国的大都市里也有他的买卖。

安东尼奥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心地又很善良，人们都很爱戴他。谁要是有什么难处，只要求到他，他都乐于解囊相助。有人生活上遇到了困难向他借钱，只要他身边拿得出来，立刻就拿出来借给他。如果身边没有现款，见求借人实在急于要用，他宁肯去向另外的人借贷，也要想法帮助人解决眼前的困难。人们都说安东尼奥是世界上顶慈祥的人。

然而，这样一个大好人，却得罪了这里的一个高利贷者夏洛克。

夏洛克是犹太人。他专靠放高利贷发财。谁越是有困难，越是急着向他借钱时，他的利息就越高，条件也越苛刻。要是到期还不上钱时，他逼债的手段又十分凶残。就这样，他家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苦。这里的人没有不讨厌他的。可是，穷人遇到了困难又不得不去找他借债。夏洛克借着这样的机会捞到了很多的钱。

正当夏洛克的放债算盘打得很如意的时候，急人之所急的安东尼奥来到这里。从此人们有困难时都乐意去找安东尼奥帮忙。这样一来，夏洛克的发财之道就受到了影响。所以夏洛克对安东尼奥恨之入骨，总想找个机会狠狠地整治整治他。

好心人往往不容易猜到坏人怀着什么心肠。安东尼奥哪里想到夏洛克会变着法儿整治他。

有个青年名叫巴散尼奥，他的家庭本来很富，父母去逝后，又遇上种种变故，穷了。他常去请求安东尼奥的帮助。他借过安东尼奥好多钱，没有钱还，安东尼奥也没向他要过。巴散尼奥是个书生，既不会种地，也不会经商，光靠借钱过日子总不是个长久之计。他决定去投奔亲友。他的父亲有个好朋友住在贝尔蒙脱。巴散尼奥到了贝尔蒙脱，谁知父亲的朋友已经去逝了，只留下一个独生女儿名叫鲍细霞。

鲍细霞年轻貌美，品德高尚，父亲死后遗留下的百万家业，由她继承。现在她正根据父亲的遗嘱，按照父亲生前给她安排的挑拣夫婿。有许许多多王公贵族的子弟都远道跑来向她求婚。来求婚的青年中，有的是为了爱情，也有的并非为了爱情，而是看中了鲍细霞所继承的这一大宗家产。

巴散尼奥的父亲在世时，他来过鲍细霞的家。他和鲍细霞谈过一些读书学习和处世为人的问题，两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相同或相近。鲍细霞对巴散尼奥的学识很敬佩。现在鲍细霞的父亲死了，鲍细霞正在择婚，巴散尼奥想，如果自己去向她求婚，未必没有希望。可是眼前一无所有，怎么好去求婚呢？没有别的办法，他就只好再去找安东尼奥帮忙。

巴散尼奥找到了安东尼奥，对他说：“安东尼奥，我已经欠了你好多债，没钱还你，实在不好开口再向您借贷。可是眼前急要用一笔钱，只好再来请求您帮一把。”

安东尼奥是个既讲义气又肯济弱扶危的人，看到巴散尼奥不好意思开口的样子，就说道：“巴散尼奥，您说吧。只要您的计划是光明正大的，我愿

意全力帮助您达到目的。”

巴散尼奥见安东尼奥这样真诚，就把自己的打算对他说了：在贝尔蒙脱有个富家女郎，品貌都好，许多王公贵族子弟都去向她求婚，他自己也想去试试运气，但需要有一笔钱，为此，他想再向他借三千块金币。

安东尼奥很想帮助他，可是眼前他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就说：“巴散尼奥，我的朋友，你知道，我的全部财产都在海上的那些船上。这里既没有这么多钱，又没有货物可以变卖。”

巴散尼奥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要是知道您这样的话，就不对您说这些事，让您着急了。”

安东尼奥想了一会儿，说道：“这样吧，让我去试试我的信用。我这就去找那个放高利贷的夏洛克，我用那些海上的货船作保，只要他肯借给我，你的计划照样可以进行。等我的那些船一回来就好办了。他借钱的利息再高也不必计较。”说完，他就和巴散尼奥一起去找夏洛克去了。

安东尼奥和巴散尼奥来到夏洛克住处，说明要向他借三千块金币，借期三个月，利息照他的要求计算。用安东尼奥海上的货船作保，到期本息一次还清。

夏洛克见他平时最恨的人来向他借钱，心中暗暗高兴。他想，这一下我可找到了整治你的机会了。你不是总爱说我放债利息太高，不通人情吗？你不是骂我为人连猪狗都不如吗？好，今天你也来求我了！我叫你看看我是怎么对付你的！他一边听着借钱人的说话，一边心里暗自打算。两只狡猾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对方的脸，嘴却闭得紧紧的，一直没有开口。巴散尼奥等着借钱急用，就用恳求的语气，一再问他肯不肯借。借钱人越是恳求，放债人越是把脸绷得紧紧的。过了好一阵，夏洛克以讥讽的口吻说：“您怎么不向安东尼奥先生借？他常常骂我借钱给人是盘剥利息。借他的钱不用付利息，您向他借好了。”

巴散尼奥实在等得不耐烦了，说道：“夏洛克先生，您不用说那些无用的话。您到底是借还是不借，说句痛快话。”夏洛克想，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可不能白白放过。我这次决不能轻易饶了这个安东尼奥。他故意重复地问道：“三千块金币？借期三个月？由安东尼奥签约？”“对，行不行？就看你一句话！”

“由安东尼奥签约，我想，我可以接受他的契约。不过，我得单独和安东尼奥先生谈谈，然后再定。”夏洛克故意拿腔拿调地这样说。

夏洛克走到安东尼奥跟前，问安东尼奥是不是答应签约。安东尼奥说：“夏洛克，我虽然常和人家互通有无，从来不讲利息。可是，今天为了朋友的急需，利息由你定，我可以签约。”

夏洛克听了安东尼奥的话，就想当着人的面数落他一番。说道：“安东尼奥先生，有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就算了，没有跟您争辩。您还骂我是一只野狗，还要用脚踢我。如今您却向我来求助了。您说我为了报答您对我的臭骂，报答您对我的脚踢，我该借钱给您吗？”

安东尼奥平静地说：“我现在还想骂你，踢你，以后很可能还要骂你，踢你。这和借钱是两回事。你要是愿意把钱借给我，不要把它当作借给你的朋友，你就把它当作借给你的仇人。倘使我到期还不上，你只管拉下脸来，照契约上写明的来处罚就是了。”

夏洛克阴阳怪气地说：“呦，瞧您先生多大的气啊！我愿意跟您交个朋友，友情为重嘛！您从前给我的种种羞辱，我愿意全部把它忘掉。您需要多少钱，我如数提供，而且不要您一个子儿的利息。”

人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巴散尼奥说道：“果然这样，倒是一片好心。”夏洛克狡猾地说：“我要叫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片好心。安东尼奥先生，跟我去找一个公证人，就在那里签约好了。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在契约里写明，要是您不能按照契约中规定的条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还给我一定数目的钱，就得随我的意，在您身上的任何部位割下一磅白肉，作为处罚。”

安东尼奥笑了笑，说道：“很好，就这么办吧。我愿意签这样的约。我还要对人说，您夏洛克先生的心肠不坏。”巴散尼奥一听，有些着急。他劝安东尼奥不要签这样的契约。他还表示他宁肯不借钱，也决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连累了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还是签了契约。他安慰巴散尼奥，请他不要担心。说两个月之内他的货船就会回来的。那时离满期还有一个月。只要货船一到，按照契约上的数字还他，是不会受罚的。

安东尼奥按照夏洛克的要求，在公证人面前，在契约上签了字。

巴散尼奥带上安东尼奥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借来的钱，在葛莱西安诺的陪同下，来到了贝尔蒙脱。他准备向鲍细霞求婚。此前，来贝尔蒙脱向鲍细霞求婚的人很多。有那不勒斯亲王、巴拉庭伯爵、法国的贵族勒·滂先生、英国少年男爵福根勃力琪、德国少爷撒克逊的侄子、摩洛哥亲王以及阿拉贡亲王等等，他们都来向鲍细霞求过婚。鲍细霞都没答应，先后都把她们打发回去了。巴散尼奥也来求婚，人们不免有各种猜测。有人说，多少有钱有势的人向这姑娘求婚，姑娘都不肯嫁给他，巴散尼奥是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还欠下了许多债，他也来求婚，你想想姑娘能答应吗？

巴散尼奥倒没想得这么多。他见到鲍细霞，如实地说明他自己没有家产，只靠他的正直为人和一颗善良而忠诚的心。鲍细霞家中有的是金银珠宝，不在乎求婚的有没有钱。她选择的标准不仅是年轻貌美，而且要求品德高尚。

鲍细霞虽然看中了的巴散尼奥，也还必须按照她父亲生前给她安排的选择丈夫的办法进行。这办法很别致。在一个房间里并排放着三只匣子：一只金匣子，上面写着，“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一只银匣子，上面写着，“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一只铅匣子，上面写着，“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这三只匣子中，有一只匣子里面藏有鲍细霞的小像。谁要选中了盛有她小像的那只匣子，她就嫁给谁。

许多王公贵族子弟都来选过，他们有的选金的，有的选银的，都没选中。谁也不知道她的那张小像藏在哪只匣子里。这次该由巴散尼奥去试试运气了。鲍细霞这时的心情比巴散尼奥还要紧张。她希望他能选中，但又担心他选错了。她对巴散尼奥说：“请您不要太性急，要认真挑选。倘若您选得不对，您就得立时离开这儿。这是我父亲的安排，我不能违背。”她踌躇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要不您现在先不要去选。在这里先住上两个月再去冒险试试，我真怕您选错了，那时就不得不马上离开。”巴散尼奥说：“还是现在去选吧。提心吊胆的在这里住两个月，那简直是活受罪。”

巴散尼奥来到决定他的命运的房间。那里果然并排放着三只匣子。金匣

子金光灿灿，银匣子银光闪闪，铅匣子黑气沉沉。巴散尼奥挨次看了一遍。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外观往往和事物本身并不完全相符，世人常常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娓娓动听的言词，往往掩盖着卑鄙和邪恶。有些罪大恶极的行为，往往引经据典来证明它上合天心。许多彰明昭著的罪恶，却常常在表面上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他告诫自己，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看了看金匣，说道：“炫目的黄金我不要。”他看了看银匣，说道：“惨白的银子我也不要。”他看了看那只铅匣，说道：“寒碜的铅，你的外表没有吸引人的力量，然而你的质朴却比巧妙的言辞更能打动我的心。”他选了铅匣，打开一看，鲍细霞的小像正在其中。这是许多王公贵族子弟不屑一顾的匣子，巴散尼奥却选择了它，他选中了。鲍细霞听说巴散尼奥选中了，特别高兴。她对巴散尼奥表示，她但愿自己再加上一千倍的美丽，一万倍的富有，才能配得上他。她还谦虚地说，她是个没有上过多少学，没有什么教养的女子。幸亏她的年纪还不算太大，还来得及发愤学习。好在，她有一颗柔顺的心，她愿意把它奉献给他。她一切都听从他的指导。她还郑重地说：“刚才我还拥有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我的指挥。现在，这所房子，这些仆人和我，全都属于你了。”说着，她拿起一只戒指戴在巴散尼奥的手指上，继续说道：“凭着这一个指环，我把这一切呈献给您。要是您让这个指环离开您的身边，不论是您把它丢掉了，或者是送给别人，那就预示着您的爱情的毁灭。我可要因此责怪您的。”

巴散尼奥对小姐能接受他这一个穷书生的爱而感到分外激动。他说了一些对小姐的爱慕和感激的话，并发誓说，只要他活着一天，就一天也不会让这个指环离开他的手指。

巴散尼奥的随从葛莱西安诺和鲍细霞的丫鬟都一直高高兴兴地伺候着主人。当主人吩咐他们作好举行婚礼的准备时，葛莱西安诺向主人说：“我有个请求，您决定在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也想跟你们一起举行我的婚礼。”巴散尼奥说：“很好，只要你找到了如意的妻子。”葛莱西安诺告诉他，他已找到了，就是美丽的聂莉莎。聂莉莎早就和他说好了，只要她的女主人肯嫁给他的男主人，她就愿意嫁给他。鲍细霞回头问丫鬟聂莉莎，他说的这话是不是真的。聂莉莎回答说：“是真的，小姐，只要您赞成的话。”

鲍细霞和巴散尼奥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的喜宴有你们的婚礼添兴，那真是喜上加喜了。”

正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商量着如何准备举行盛大婚礼的时候，外面跑进一个人来送上了一封信。巴散尼奥打开信看，见信是这样写的：

巴散尼奥挚友如握：

弟之货船全都在海上沉没了。借了夏洛克的钱，按照契约规定，还钱的日期早到了。必须根据条约的规定任从他处置。他若从我胸膛上割去一磅肉的话，我活下来的希望是不大的。你以前借过我的钱，我全都一笔勾销，不再提起。在我临死前能见您一面，是我的希望。如果您因为新婚不忍离别，或者觉得没有必要来的话，也不要勉强……

巴散尼奥读了这封信，脸色惨白。

鲍细霞见巴散尼奥读过信脸色都变白了，担心出了什么不祥的事情，她猜想，也许是最要好的朋友死了。就问他是什消息使他这样难过，信中写了些什么？巴散尼奥只好把当初他如何向安东尼奥借钱，安东尼奥手中一时无钱，又如何向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以及如何立契约等等，前前后后细说了一遍。

来送信的人也告诉他们，夏洛克听人说安东尼奥的货船在海上遇难，就趁机向安东尼奥逼债，一定要从他的胸脯上割下一磅肉来。威尼斯法庭的官吏曾进行过几次调解，让安东尼奥略缓几天，或者让他加倍付息。夏洛克坚决不答应，一定要法官根据契约上的规定宣判。他是非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不可。

鲍细霞听他们这样说，心中急坏了。心想，这个夏洛克怎么这样坏。不就是借了他三千金币吗，我们还他六千，让他把那份借约毁了不行吗。或者我们再出这个数目的两倍、三倍，总之，出多少都行，可千万不能因为巴散尼奥的借贷，伤害了他的好朋友。想到这里，她说道：“这样吧，巴散尼奥，先和我到教堂里去结为夫妇，这样你就有支配我家财产的权利了。然后你马上动身到威尼斯去看你的朋友。你可以带上偿还这笔借款的二十倍的数目去清还债务。债务还清之后，你一定带你那位好心的朋友到这里来。我和我的侍女聂莉莎在家里等待着你早日归来。”

巴散尼奥和鲍细霞举行了结婚仪式。葛莱西安诺也在同时和聂莉莎结了婚。婚礼刚举行完了之后，巴散尼奥就和葛莱西安诺一起动身到威尼斯去了。

巴散尼奥走后，鲍细霞就想，自己得想个办法，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帮助丈夫的朋友，不能让他因为做好事而送了命。

鲍细霞有个表兄名叫裴拉西奥，他是这一带有名的法学博士。鲍细霞想请表兄帮个忙，就给裴拉西奥写了一封信，把案情详细告诉了他。一方面向他请教，同时请求他给她找一套律师穿的服装，连同他的回信一起交给送信人带回来。她把信写好后，交给送信人时嘱咐他说：“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信给裴拉西奥博士送去。等他回信和衣服交给你时，你不要回家，赶快把信和衣服带到码头上找我。”

鲍细霞打发送信人走后，就和侍女聂莉莎连夜动身。她们来到码头时，恰好接到送信人带来了裴拉西奥的回信和衣服。鲍细霞打扮成律师，侍女聂莉莎打扮成律师的秘书。她们一起来到威尼斯法庭。她们都变成年轻貌美的小伙子了。

法庭上，由威尼斯公爵主持审判这个案件。巴散尼奥答应替安东尼奥偿还借款数目的三倍。他还说，只要夏洛克不从安东尼奥身上割肉，哪怕再增加到二十倍，他也答应替他还。

狠毒的夏洛克意在借机惩治安东尼奥，坚决不肯收巴散尼奥替他还的钱，一定要在安东尼奥的胸前割下一磅白肉。公爵和法庭上其他法官从仁慈的角度出发，反复劝说夏洛克收下三倍数目的钱。夏洛克无论如何也不肯，非要割一磅白肉不可。

公爵说：“我已差人去请裴拉西奥博士来替我审理这个案件，要是他今天不来的话，我有权宣布延期判决。”

正在这时，鲍细霞穿着律师的服装，带着由侍女聂莉莎装扮成的秘书，来到法庭上。秘书把裴拉西奥博士写给公爵的一封信递给公爵。公爵接过信看了一遍，又把信递给书记官，让他当众宣读。那信的大意是：公爵的来信

收到了。因为身体有病，不能出庭审理。恰好有一位年轻的法学博士从罗马到我这里来看我。我请求他去代我出庭审判，他已欣然同意。这位博士虽然年轻，但学识丰富。如果您同意他代替我去审理这个案件的话，他定能胜任。敬请钧裁。

公爵和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同意请这位博士升庭审判。

鲍细霞以法学博士的身份坐在审判席上。她往下一看，见她的丈夫巴散尼奥站在他的朋友安东东奥身旁，正替他的朋友担心，表现出十分痛苦的样子。他却并没有认出鲍细霞来，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会装扮成青年法官来审这个案件。安东尼奥镇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宣判，看样子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狠毒的夏洛克一面催促法庭赶快宣判，一面不住地在靴底上磨他的那把刀子。那样子是，只要法官一宣判，他就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以解他的心头之恨。公爵小声问新来的年轻博士：“先生，今天审理的这个案子，双方的争执点您都清楚了没有？”鲍细霞告诉公爵，案件的详细情形她全知道。关于审判方面，她向公爵说了几句谦虚的话。公爵宣布审理开始，鲍细霞按照法律程序核对双方的姓名。然后，这位年轻的法学博士对夏洛克说：“你这场官司打得有些奇怪。不过，按照威尼斯法律，你的控告是可以成立的。”她又问了安东尼奥的姓名，对安东尼奥说：“你的生死现在操在夏洛克的手里，是不是？”安东尼奥平静地说：“他是这样说的。”

年轻的法学博士在宣判前，还是劝说夏洛克应该仁慈一点。夏洛克蛮横地说：“我为什么要仁慈一点？”法学博士还是耐心相劝，说明仁慈不是出于勉强，它应像甘霖一样从天而降。它不但给受施人以幸福，也同样给施与人的以幸福。刑杖不过象征着世俗的权威，使人们对于君上的尊严凛然生畏，而仁慈的力量却高出于权威之上。执法的人如果能把仁慈和公道结合起来，人间的权力就和人们向往的神力差不多了。接着，她明确地对夏洛克说：“夏洛克，虽然你口口声声要求公道，可是，你想一想，要是真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公道地执行起赏罚来，谁也没有死后得救的希望。”最后她语重心长地说：“我说了这一番话，为的是希望你能从你的法律的立场上作几分让步。可是，如果你一定坚持原来的要求，那也只好把那个商人宣判定罪了。”

不管鲍细霞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夏洛克还是狠狠地说：“我只要求法律允许我照契约执行处罚——从那个商人身上割下一磅白肉。”

“他拿不出钱来还你吗？”法学博士问。

巴散尼奥赶紧抢着说：“那笔钱我愿替他当庭还清。照原数加倍也可以，还他十倍、二十倍都行。要是他这样还不满足的话，就是存心害人，不顾天理了。真那样的话，我请求法庭上运用权力，把法律稍微变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错误，积一个大大的功德，可别让这恶人的杀人兽心得逞！”

“那可不行，”法学博士打断他的话。“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个先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了。这是绝对不行的！”

夏洛克一听法学博士的这些话，觉得是向着他的，就对这青年法官大大地称颂了一番。又翘起大拇指头说：“聪明的法官，我真佩服您！”

夏洛克兴奋得手舞足蹈，觉得他这场官司稳操胜券了。法学博士叫他把那张借约拿出来，再让大家看一看。夏洛克高兴地把契约送上去。鲍细霞看了看之后，又问夏洛克：“夏洛克，他们愿意出三倍的钱还你……”话还没说完，夏洛克就摆着手说：“不行，不行。把整个威尼斯给我都不行。”

鲍细霞还想再劝他劝，说道：“根据法律，你有权从这商人身上割下一磅白肉来。不过我劝你，还是慈悲一点好。把三倍于原数的钱拿去，让我把这张契约撕掉算了，你看怎么样？”

“不行，等他按照契约上所写的条款受到处罚之后，再撕掉它也不迟。你如果是个公道的法官，真正主持公道，就该立即进行宣判。我对你实说了吧，谁也别想说服我，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按原契约上写的执行。”

法官又回头问安东尼奥可有什么话说。安东尼奥仍平静地回答，他没有什么话说，他早就准备好了，等待着法庭的宣判。鲍细霞说：“好，那么就这样，你必须准备让他的刀子扎进你的胸膛。”

夏洛克听了这话，又高兴地对法官称赞了一番，说这位法官是真正主持公道的好法官。他一边叨念着要在胸口上割肉，一边就要准备动手。

鲍细霞说道：“且慢，我问你，称肉的天平预备好了吗？还有，你应当自己拿出钱来，请一位外科医生替他堵住伤口，免得他流血过多而死。”

夏洛克没想到法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反问道：“契约上有这样的规定吗？既然契约上没有写明找外科医生，我就不找。”鲍细霞说：“契约上虽没这样写，从人道出发，你应该这样做。”鲍细霞再次问安东尼奥有没有什么话说。安东尼奥仍然表示他没有什么话说。他只向他的朋友巴散尼奥握了握手说：“好朋友，再见了，不要为我而悲伤。回去后替我向尊夫人问好。”

法庭上下的人们心情都很紧张，大家都为安东尼奥担心。

夏洛克等不及了，高声喊道：“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快宣判吧。”

年轻的法学博士说道：“好吧，那个商人身上的一磅肉是你的，法庭判给你，法律是许可的。”夏洛克又一次高呼着法官公正，跑过去就要动手。法官把手一扬说：“且慢，还有话要说清楚。这契约上写着是一磅白肉，并没有允许你取他的一滴血。所以，你按照契约，可以拿一磅肉。可是，在割肉的时候，他要是流一滴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法律，就要全部充公。”

夏洛克一听，愣住了。他问道：“法律上是这样说的吗？”法官公事公办地说：“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既然你要求公道，那么我就给你公道。不管这公道是不是你所希望的。”法庭上下的人们齐声欢呼起来：“公平正直的法官！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洛克茫然若失地说：“那……我还是接受他三倍的还款吧。照契约上数目的三倍还我算啦。”巴散尼奥听说债主接受还款，不再割肉了，巴不得赶快了结此案，就想把钱交上。这时年轻的法官又说话了：“不要忙，夏洛克要求得到绝对公道。他除了照契约处罚以外，不能接受其它任何赔偿。”她催促夏洛克说：“你赶快动手吧，你要割的肉不得超过一磅，也不得少于一磅。如果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你的财产应全部充公。如果危及生命，你就得抵命。”

夏洛克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他哀求着说，他不再要三倍的钱了，只请把本钱还给他，放他回去就行了。巴散尼奥举起钱袋说，钱在这里，请他拿。年轻的法官把手一扬说：“不行，他已经当庭拒绝过了。现在只能给他公道，让他履行原订的契约。”

夏洛克哭丧着脸哀求说，他不再打官司了，请求就此了结。法官说：“一切都应按照法律办事。威尼斯法律规定，凡是一个人企图用直接或间接手段谋害任何公民，查有实据者，他的财产半数应归被企图谋害的一方所有，其

余的半数没收归公库。犯罪者的生命，完全听凭公爵处置。夏洛克恰好陷入了这一法网，没有别的话可说，他现在只能跪下来请求公爵开恩。”

夏洛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跪在公爵面前请求公爵格外开恩饶命。”公爵说：“人应该有仁慈心，应该有较高的精神境界。我饶了你死罪，但法律我不能更改。你的财产一半要判归安东尼奥，一半要没收归公库。你要是能诚心悔过，也许还可以减免你一笔罚款。”

夏洛克感到彻底完了。钱就是他的命根子，没收了他的家产比要他的命还厉害。为了不让女儿女婿花用他的钱，不久前他才把女儿女婿全都赶走了，并且取消了他们的继承权。他一生别的事情都不想，只想多聚敛钱财。他和安东尼奥结仇，主要是怕安东尼奥妨碍他的聚敛之道。

安东尼奥了解夏洛克的为人，他反对他高利盘剥，但看到他眼前的这个样子又有些可怜他，说道：“只要夏洛克肯悔过，判归我的那一半财产我可以不要。不过他得立个字据，写明两点：第一，从今不再干害人的事；第二，他死后，这部分财产得由他的女儿和他女婿来继承。”

夏洛克此时感到，在这些精神高尚的人们面前，他自己连猪狗也不如。他说他感到身体不舒服。他表示接受法庭的判决，他请求允许他退庭。字据请法庭拟好，他在家中签字就是了。公爵最后对他说：“只要你改邪归正，以后不再干坏事，该收归公库的那一半也许还能发还你。如果你继续作恶，就不要埋怨法律无情。”

审判结束后，公爵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法官十分敬佩，热情地邀请到家中去作客。鲍细霞是女扮男装，充当法学博士来审理这个案件的。她为了不让人们识破，也防止丈夫认出她来，一心想在丈夫回家之前赶回家中去。她推说公务繁多，婉言谢绝了公爵的邀请。公爵见法官急着要回去，也不便强留。只是告诉巴散尼奥和安东尼奥，该好好酬谢这位法官先生。

巴散尼奥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位法官。临别时，他对法官说：“尊敬的先生，是您的机智使我免除了一场痛苦，使我的朋友得了救。这三千块金币，不成敬意，请先收下，以后我还要登门拜谢。”安东尼奥也说了许多真诚感激的话。

法学博士不肯收他的钱，巴散尼奥一再恳求，说留下作个纪念。年轻的法学博士感到盛情难却，说道：“既然你是真心要我留个纪念，我感到却之不恭。不过，钱我是不收，你就把手上戴的这个指环给我作个纪念就行了。”

巴散尼奥这时踌躇了。因为这戒指是他爱人鲍细霞送给他的第一件礼物。他发誓永远把它戴在手上。怎么好拿这个来送人呢？可是，对这样一位大恩人，又不好说出断然拒绝的话，因为是他自己一再恳求对方留个纪念的。于是他就支支吾吾地说：“这指环吗，它是个不值钱的玩艺儿，我怎么好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您？”年轻的法学博士却什么贵重的东西都不要，只要拿他这指环作为纪念。

巴散尼奥找了许多理由搪塞，不想给他这只戒指。还说以后一定买一只贵重的送他。法官见他实在不肯给，就说：“既然您只是个口头慷慨的人，那也就算了。”说完，掉转头走了。

巴散尼奥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感到欠了法官的情太多，自己说是送东西给他留念，一旦人家要接受了，又缩回手来不肯给，想来想去觉得太不够意思。安东尼奥不知他这只戒指上的秘密，以为只不过是一只贵重的戒指，就劝他说，看在他友谊的面子上，送给这法官作个纪念吧。巴散尼奥最后还是

狠了狠心，把指环卸下来，让葛莱西安诺去追上那位法官，恭敬地奉上。谁知这时法官的秘书也要葛莱西安诺手上的戒指作纪念。他的那个戒指也是他的妻子聂莉莎送给他的。他开始不肯送，后来也还是不好意思拒绝，勉强地卸下来给了他。

鲍细霞和聂莉莎急急忙忙赶回贝尔蒙脱。她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心中感到十分愉快。两人一路商量着，等丈夫回家时，她们要和她们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她们回到家中，各自换上原来穿的服装，等待着她们的丈夫归来。同时吩咐家中其他仆人，暂时不要说出她们到哪里去过。

过了不久，巴散尼奥带着他的朋友安东尼奥回到贝尔蒙脱。

鲍细霞见丈夫回家，起身迎接，并让聂莉莎准备酒席为他们洗尘。巴散尼奥向妻子鲍细霞介绍了他的朋友安东尼奥，说他受过他这朋友的许多恩惠。鲍细霞起身行礼，表示感谢和欢迎，并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正当他们这里互相说着客气话的时候，那边侍女聂莉莎和她的丈夫葛莱西安诺口角起来。鲍细霞佯装生气地说：“我这里欢迎客人，你们不来伺候着，倒躲在那里吵架，成何体统！说说看，到底为了什么？”听了主人的责问，两人赶紧争着分辩。葛莱西安诺故意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只不过为了一个金圈圈。她送给我一个不值钱的指环，上面刻着诗句，就和那些普通刀匠们刻的差不多，不过是什么‘爱我，不要抛弃我’之类的话……”他还没说完，聂莉莎就抢白他说：“你管它什么诗句，什么值钱不值钱！我当初送给你的时候，你曾向我发誓，说你要永远戴着它，直到死去，死了也要跟它埋在一起。可是，这才几天，你竟然把它送给了什么女人……”

葛莱西安诺赶紧声明，他真的不是送给女人，是那位法官的秘书要去做个纪念。他是个年纪不大的小男孩。说他送给女人是聂莉莎冤枉了他。

他们两人还在争来争去，鲍细霞说话了。她批评葛莱西安诺说：“不是我责备你，这可是你的不对，你怎么可以把你妻子送给的第一件礼物随随便便送人？我也曾送我爱人一个指环，他发誓永远不把它抛弃。他现在在这儿，我敢说，就算谁拿了世间所有的宝贵财富来和他交换，他也不肯从手指上取下来的。葛莱西安诺，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太对不起你妻子了。幸亏聂莉莎心性慢，要是我的话，我早就发脾气啦！”鲍细霞这长长的一段话，表面是批评仆人葛莱西安诺，实际上是说给丈夫巴散尼奥听的。她说话时，不时用眼角瞅着丈夫脸上的反应。巴散尼奥越是听妻子夸赞他，说他决不会把她送给他的戒指送人，越是觉得坐立不安。他想，我该把戴指环的这只手砍掉，这样我还可以说，因为强盗抢我的指环，连手一起砍掉了。他正不知如何是好，葛莱西安诺却给他说出了实情：“我的主人把他的戒指给了那位法官，那位法官的秘书才把我的指环要去的。”

鲍细霞假装生气地问：“怎么，你把指环也送人了？我想，送的不会是我给你的那一只吧？”

巴散尼奥既无法否认，也无法解释。鲍细霞指责他说：“好啊，我这才看出你的虚伪，你心里没有一丝爱情，竟把我送给你的戒指送给了女人。”

巴散尼奥见夫人真动气了，心中很难过。他诚恳地说，他用自己的品格担保，指环的确不是送给什么女人，是给了一位法官，他是个正直的法学博士，是他救了他的好友安东尼奥的命。他送他三千块金币，他不要，只要这只戒指作个纪念。他觉得不说的话，好像成了忘恩负义的人，所以只好送给

他。他断定，他夫人要是在场的话，看到那种感人的情形，也会赞成他那样做的。

安东尼奥听到他们为这事拌嘴，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出来调解，说道：“咳，都是为了我一个人，引出你们两对夫妇这样吵闹。”鲍细霞见客人说这话，赶紧说道：“先生，这跟您没有关系，您是最高贵的客人，我们都十分欢迎您。”安东尼奥说：“为了巴散尼奥的幸福，我把自己的身体作抵押。要不是那位有才华的法官，我的命早没了。我可以再立一张契约，我用我的灵魂担保，您的丈夫决不是故意做出对您背信的行为。”

鲍细霞表示谅解地说：“好吧，既然安东尼奥先生说了，那就原谅他了。既然先生肯担保，那就请先生做他的保证人吧。请先生再把这个戒指交给他，看他能不能保存得比上回那个好些。”说着，她把一个戒指递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转交给巴散尼奥。巴散尼奥见到这戒指，惊得舌头吐出老长：“天哪，这就是我送给法学博士留念的那个戒指！”

鲍细霞这才把她和聂莉莎如何乔装成法学博士和律师秘书去审理案件的经过说了。巴散尼奥如梦初醒，救他好朋友安东尼奥命的原来是她。他当时怎么就没有认出来。

大家正谈论得起劲的时候，外面来了个人，送来一封信是给安东尼奥的。安东尼奥一看，里面的意思是，他的那些海上的货船，遇到风浪吹走之后，经过多方努力，战胜了险恶的风浪，现在已平安地回到港口了。安东尼奥把书信念给大家听，大家听后，都高兴得情不自禁的欢呼起来。

终成眷属

寄养在伯爵夫人府中的少女海伦娜偷偷地在那里哭泣，哭得很伤心。有人说，她是想起了半年前死去的父亲；有人说，这姑娘心软，看到伯爵夫人在流泪，她也就伤心得流泪。

海伦娜到底为什么事而伤心哭泣，在没有说破之前，只有她自己知道。

海伦娜的父亲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医生，以他高尚的医德和高超的医术，不知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多少生命。可是他的家中很贫穷，他死的时候没有给女儿海伦娜留下财产，只给她留下了高尚的品德和美丽的相貌。此外，还给她留下了他一生在从事救死扶伤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病救人的验方。

海伦娜从父亲死后就寄居在贝特兰伯爵家中，因为她家中贫穷。贝特兰的父亲是罗西昂伯爵。老伯爵在世的时候和法兰西国王相交甚厚。老伯爵新近去世，伯爵的爵位和财产由他儿子小贝特兰继承。贝特兰这小子长得很英俊。寄居在他家中的海伦娜偷偷地爱上了他。但由于门第悬殊，她没有向他作过任何明确的表示。贝特兰的母亲伯爵夫人善良而仁慈，海伦娜在她面前也没有任何的流露。门阀观念极强的贝特兰从来没有想到娶海伦娜这个穷家姑娘为妻。尽管海伦娜是那样的贤惠又是那样的美丽，他都没有好好看过她一眼。

法兰西国王听说老贝特兰伯爵去世了，他为他的这位知交去世而难过，有意要照顾一下老友的儿子，就派了一位名叫拉敷的大臣前来，带领贝特兰到巴黎王宫，以便找个机会提拔他。贝特兰的母亲伯爵夫人因丈夫去世不久，心中很悲伤，不愿意让儿子离开她远去。但是，她知道法兰西国王的脾气，他说的话，人们是必须服从的。她虽然伤心，舍不得孩子去，也还是得让孩子去。她甚至不敢多留他住一天，就催促他立刻动身。拉敷见伯爵夫人舍不得和儿子分别而流泪啼哭，就安慰她说：“夫人只管放心，王上圣恩宽厚，对于令郎一定会特别照顾的。”夫人向大臣拉敷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意思是她知道王上恩德宽厚，他这样的垂顾自应感谢。只是觉得伯爵新近弃她而去，使她很伤心。如今儿子又要离开她远去，心中终觉难过。她说了许多客气话之后，又问大臣拉敷：“听说国王最近身体欠安，不知康复了没有？”拉敷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不瞒夫人说，王上的病，痊愈的希望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他还告诉伯爵夫人，从前请过许多医生，用过各种各样的药，总不能见效。如今那些御医都已经宣布绝望了，王上也已经谢绝了一切医生的医治，现在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伯爵夫人得知这位法兰西国王的病情，心中更加重了一层难过。这时海伦娜来替大臣和夫人斟茶。夫人指着海伦娜对拉敷说：“这姑娘的父亲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可惜已于半年前下世了。要是他还活着的话，国王的病会药到病除的。”她接着介绍了海伦娜的父亲治病救人的一些情况。拉敷听了，深有感慨地说：“是啊，那可是个好医生。王上最近还常称赞他的医术，悼惜他死得太早了。”

海伦娜一直在伤心流泪。

夫人向拉敷介绍了海伦娜的情形，讲述了她的身世，说她的父亲临终时把他的这个姑娘托她来照顾。她又称赞这姑娘心地善良，品貌都好。说她虽出身寒门，却受过良好的教育。又说她伤心落泪，可能是想起了她死去的父亲。从这些赞美性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伯爵夫人非常喜爱这个姑娘。大臣拉

敷了解了海伦娜的身世，对她深表同情。安慰她说：“适度的悲伤，是对死者应有的情分；过分的哀戚，是摧残生命的仇敌。”

海伦娜一直没有说话。她心里想：不错，我是非常思念我的父亲。但我此时的眼泪却不是为父亲而流的。因为此时贝特兰占据了我整个心，除了贝特兰以外，没有地方容纳别人的影子。贝特兰就要离我而去，我怎能不伤心？我爱贝特兰就像爱上了一颗灿烂的明星。我虽出身寒微，一时无法逾越世俗的界限和他亲近，只要他在眼前，我也可以得到某些安慰，谁知他又离开这里要到遥远的巴黎去。

海伦娜一边这样想着，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不住地簌簌落下。

海伦娜背着人在伤心流泪时，贝特兰来和母亲辞别了。夫人流着泪为儿子祝福，祝福他一路平安。临行时，夫人又向大臣拉敷嘱咐了一番：“大人，孩子年轻，没见过大世面，请您各方面多费心指点。”

贝特兰向母亲行过礼，辞别母亲上路。而对爱着他的海伦娜，只是当作一般的侍女看待，淡淡地嘱咐了几句：“伺候好你的女主人——我的母亲。”此外，连句像样的临别赠言都没有。

贝特兰走后，海伦娜哭得更厉害了。伯爵夫人问她有什么心事，海伦娜总是不肯说。伯爵夫人经过仔细观察之后，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有什么心事，只管说，不必瞒着我。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爱着我的儿子贝特兰？”

海伦娜此时坦率地承认了。她谦逊地对伯爵夫人说：“我的出身虽然贫寒，可是我家几代都是正直的人。我知道，我和尊贵的贝特兰在地位上有着一道鸿沟，但我希望夫人不要因为我爱上了您的儿子而憎恨我。”

夫人听了海伦娜的话，不仅没憎恨她，反而对她深表理解和同情。她心中暗想：谁不打年轻的时候过？我年轻的时候何尝不是这样？爱情这根刺原是属于“青春”这朵蔷薇的。伯爵夫人想到这里，就对海伦娜说：“孩子，我会尽力帮助你的。”她问海伦娜最近是不是想到巴黎去？海伦娜告诉伯爵夫人她有意去。因为她听说法兰西国王得一种难治之病，她想到那里去给他治病。她说她父亲临去世时给她留下了几种灵验的药方和药品，这是她父亲一生从事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总结，她要用这些药方和药品来解除病人的痛苦。

上面是海伦娜要去巴黎的原因之一。老夫人也猜出来姑娘去巴黎也还有另外的原因。就逗趣似的故意问了一句：“这就是你去巴黎的全部动机吗？”海伦娜老老实实地承认，这都是因为她的儿子贝特兰才使她想起来的。不然的话，什么巴黎，什么药方，什么法兰西国王的病，她都不见得会想得到。

伯爵夫人见海伦娜很诚实，就决心要想法帮助她。她暗暗佩服这姑娘有心计。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要是真能把国王的病治好，不但救了国王的命，而且也可以借此改变自己的地位。那时，她理想的爱情也就可以实现了。”老夫人嘴里咕咕哝哝说着，又爱抚地看了海伦娜一眼。

伯爵夫人为海伦娜准备了足够的路费，又派了几个可靠的人护送着海伦娜到巴黎去。

海伦娜到了巴黎，得到国王的老臣拉敷的帮助，总算见到了法兰西国王。国王见来的是一个普通姑娘，问她有什么事。海伦娜作了自我介绍，述说了她父亲在医学上的成就和他在世时治病救人的情况。国王说：“你就是那位名医的女儿？你父亲我是了解的。”海伦娜听说国王了解她父亲，就说道：“陛下既然了解家父，我就不用介绍了。”她只告诉国王，她父亲去世前，

传给她许多治病的秘方，其中有个秘方能治好他的病。她这次不远千里冒死前来，就是为了给国王治病的。国王虽然感激这位姑娘的好意，但他却轻轻地摇了摇头。他对这位好心的姑娘说明，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许多高明的医生都说已无法再治，先后都离开了他。他自己也知道，已病入膏肓，决非人力所能挽回的，他也不想再治了。他还表示，名医都不给治了，此时他再使用偏方来治必死之症，一定会惹得人们笑他糊涂。国王诚恳地劝这位姑娘说：“你也许还不知道我这病已险恶到何种程度。要是知道了的话，如果没有妙手回春的高明医术，你也就不会来了。”海伦娜听了国王的这些话，没有在病魔面前退缩。她诚恳地请求国王给她一个试验的机会。她还说：“世界上常有这样的情况：最有把握的希望，其结果有时难免终于失望；有些看来最少希望的事情，反而会出人意外的成功。”

国王尽管同意她说的话，但是仍不肯让她治病。说道：“好姑娘，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我也知道，你对你父亲留给你的药方很自信，试想，我用了你的药方，万一失败了呢？要是我吃了你的药死了，他们就会找你的麻烦，治你的罪，那时你也免不了一死。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为好。”海伦娜相信父亲的为人，相信父亲的医术，相信父亲给她留下的宝贵医学遗产。她为了使父亲的医学更加发扬光大，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决定拚着命也要试一试。她对国王说：“要是我不能按限定的时间把陛下的病治好，或者医治的结果跟我说的不相符合，我愿意引颈受死，死而无怨。”国王终于同意让海伦娜试一试。他们商定的条件是：如果国王的病在限定时间内没能治好，海伦娜就甘愿受杀头之罪；如果她把国王的病治好了，她可以在国内选择除了王子以外的任何一个她中意的男子，作为她的丈夫。

当时法兰西国王有特殊的权力，他的命令，不论多么显贵的臣民都得无条件地服从。

海伦娜用她父亲留给她的药方给国王配了几剂药。国王服后，立即见效。三天之后国王就完全好了。人们都说是天下奇迹。

国王十分高兴，他称海伦娜是他的大恩人，待之以上宾之礼。他吩咐人们把朝中所有的贵族青年都召来，让海伦娜从中挑选。只要她挑中了谁，国王就可以用君上和严亲两重权力，把他许配给她，谁都不能拒绝。

来应召被选的许多贵族青年，谁不希望被选中，谁不希望和这位聪明美丽、多才多艺的姑娘结婚呢？他们都暗中祷告上帝，希望上帝能保佑他们交上这个好运。

许多贵族青年都应召来到朝中待选。海伦娜有礼貌地向这些英俊少年看看，谦虚地说：“你们都太好了，但是我们不能结为夫妇。”

贝特兰也才来到巴黎不久。他是国王派人把他接来的客人。海伦娜走到贝特兰跟前，轻轻地说：“我不敢说我选中了您，可是我愿意把我自己奉献给您，愿我们能成为永不分离的伴侣。”

国王见海伦娜选中了贝特兰，就高兴地向贝特兰祝贺，说道：“好极了，贝特兰，她就是你的妻子了。”

贝特兰的头脑中等级观念极深，虚荣心很强，他只看重门第，并不注重人品。他知道海伦娜出身寒门，是她的父亲死后寄养在他家中的。虽然说母亲伯爵夫人待海伦娜不错，可是他只把海伦娜当作一般的侍女看待。海伦娜长得多么美，她的品质如何好，贝特兰从来不看也不问。他好像觉得和一个出身寒门的人说话就失掉他的身份似的。这时听说国王叫他娶海伦娜为妻，

他的心中老大不情愿。他暗暗地抱怨：为什么要叫我和一个贫贱女子结婚呢？我知道她的家底儿，她是靠我家养活的，是我家的一个侍女，她怎么能配做我的妻子？我要是娶了一个使唤丫头，以后在重要场合怎么见人呢？

国王见贝特兰不情愿，着实有些不高兴。在那个时代，贵族们差不多都有这种虚荣心，国王也有这种偏见。可是今天，海伦娜给他治好了他的不治之症，等于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真心实意地感激这个出身寒微的姑娘。因此，他改变了对这姑娘的看法。他见贝特兰竟然要违背国王的意志，就以责备的口吻对他说：“你看不起她，嫌她地位低微，我可以把她的地位抬高起来。”接着他说出了人的高贵和低贱都是人为的划分。他说道：“要是把人的血液倾注在一起，那颜色、重量和热度是难以区别的。为什么在人际的关系上，就会划出这样的鸿沟！”接着他称赞海伦娜是个道德高尚的女子。他又说她虽出身寒微，但她却是他的大恩人。他责备贝特兰只重虚名，不重美德。他最后重申，他的命令，任何人都得执行，不能打折扣。有约在先，海伦娜选中了谁，谁就得和她成亲。他最后说：“海伦娜的贤淑美貌，是她自己的嫁妆，她的光荣和富足是我给她的赏赐。”

海伦娜见贝特兰对这婚姻不情愿，就对国王说：“陛下，您的病已经治好了，这已使我感到万分高兴。其余的事就不必再谈了。”国王哪里容忍有人不执行他的命令！说道：“不行，这与我的威望有关，我必须运用我的权力。”

于是，硬要贝特兰和海伦娜成亲。

这婚姻对贝特兰来说是强制性的。他只知道海伦娜是穷医生的女儿，是他家的佣人。他对海伦娜没有其它的了解，对她没产生任何感情。而海伦娜对贝特兰却是一片真情。她真诚地爱着贝特兰，没想到贝特兰对她是这样无情。对于国王来说，完全是出于维护他自己的权威和尊严。就这样，在国王的硬性主持下，贝特兰和海伦娜当天就举行了结婚仪式。

强扭的瓜不甜，勉强撮合在一起的夫妻也生活不到一起去。刚举行过结婚仪式，贝特兰就向国王提出请求，要离开王宫，到前线去作战。实际上是想借这个理由离开海伦娜。他说过，他虽然在婚礼仪式上，当着尊严的牧师起过誓，但他却仍不愿意跟海伦娜生活在一起。贝特兰的侍从巴洛极力怂恿他赶快离开巴黎去从军。

当时佛罗伦萨公爵与敌人作战，恰好写信来向法兰西国王请求救兵。这时贝特兰提出要去从军，便得到国王的批准。

贝特兰在临往前线走的时候，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国王的，说他与海伦娜结婚是十分不情愿的，现在婚礼已举行了，他为了不和海伦娜在一起，才报名从军的。另一封信是写给母亲的，信中也述说了不愿和海伦娜在一起的心情。信写好后，一封在出发前请人转给国王，一封交由海伦娜回家带给母亲。

海伦娜接过贝特兰的信，心中十分难过。她知道，国王可以凭借他的权力赐婚，而真正的爱情却无法赐与。她想再对贝特兰说点什么，贝特兰却一味催促她赶快离开巴黎王宫回到母亲那里去。离别时她向贝特兰说了许多诚恳而谦逊的话，这些话却没能感动傲慢的贝特兰。贝特兰对她，连一句普通的客气话都没说，只写了个纸条给她。

海伦娜回到伯爵夫人身边。夫人听说她给国王治好了病，由国王赐婚，她已和儿子贝特兰结了婚，很为高兴。海伦娜先问候了夫人，然后把她儿子

让她带的信交给她。夫人拆开信一看，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孩儿打发海伦娜回家。她为国王治好了病，国王硬逼着我和她举行了结婚仪式。虽然如此，我们却没有同居。孩儿发誓决不和她一起生活。为此，我远走他乡，不再回来。希望母亲不要惦念我。”夫人看罢信，又是生气，又是着急。她当着新媳妇数落了他一番：“这孩子，真不懂事！有这样好的贤惠媳妇还不中意！再说，他竟敢拒绝王上的恩典。”说完又安慰了海伦娜一番。

海伦娜又拿出贝特兰临走时给她留下的纸条给夫人看。夫人展开看时，见上面写着这样两行字：“海伦娜你记住，我一天有妻子在法兰西，我在法兰西就没有一天可留恋的……只有到那一天，即你能从我手指上得到这只永远也拿不下来的戒指的那一天，你才能管我叫‘丈夫’，我敢说，那一天是永远也不会来的。”老夫人看儿子给海伦娜留下的这个纸条，感到无可奈何。她说了许多安慰海伦娜的话，想出种种办法想让海伦娜高兴，可是海伦娜却总是提不起精神。海伦娜有时也极力想在夫人面前表现出愉快的样子来，可是她无论怎么表现，也表现不出真正愉快的样子来。

海伦娜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再咀嚼那两句话的味道：“我一天有妻子在法兰西，我在法兰西就一天也没有可留恋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反过来说，你在法兰西没有妻子，那时你就可以重新得到你所眷恋的一切了。这不明明说是我害得你出走的吗？既然你是因为我在这里你才不肯回来，那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这间屋子即使是天堂，即使是极乐世界，我也不留在这里了。我走之后，你知道了我出走的消息，也许会回来的。好，我宁肯自己用身体去喂饿虎，也不在这里多留一天了。想到这里，她给夫人留下了一封信，当天夜里就走了。第二天，侍女给伯爵夫人送来了海伦娜留下的那封信。信中写有这样的诗句：

为了爱情竟忘了门楣不齐，
没想到因此惹恼了您儿子。
他如今在外面到处游荡，
我想起心中不是滋味。
为了补偿自己的过失，
我要到圣地去朝香，请求上帝宽恕。

夫人看后，知道海伦娜完全是为了自己那个任性的儿子才出走的。她再细读海伦娜的那封信，每一字每一句都显示着她那高尚的品德，令人钦敬。

贝特兰离开巴黎到了佛罗伦萨。当时那里正进行着一场战争。贝特兰参加了军队，当了军官，指挥了一次战役，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了胜仗。他因为作战勇敢，指挥有方，立了军功。正在准备参加庆功会的时候，贝特兰接到母亲的来信。从来信中他知道他的妻子海伦娜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的家。

贝特兰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准备开过庆祝会就动身回家。

贝特兰正准备起程回家的时候，海伦娜穿着香客的服装来到了佛罗伦萨城。海伦娜是到圣地去朝香途中经过佛罗伦萨城的。天黑了，她来到一位好心的寡妇开的客店中住宿。这位女店主为人很热情，她见海伦娜从法国来，就对她说：“您在这里可以见到您本国的一位军人，他在指挥作战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她还向海伦娜介绍了有关这位军人的一些情况。从这些介绍中，海伦娜得知那人就是她的丈夫贝特兰。可是她没有说明，女店主和她的

女儿都不知道这位房客和那个军人有这么一种关系。

女店主的女儿名叫黛安娜，长得很漂亮，贝特兰很喜欢她。贝特兰每天晚上都到这个店里来，有时演奏各种音乐，有时跳舞，更多的是唱着赞美黛安娜的歌曲，在她的窗外表示向她求爱。黛安娜知道贝特兰是已有妻室的人，不论贝特兰怎么表示，黛安娜一直没有答应。

贝特兰是门第观念极重的人，怎么会向店主的女儿求婚？原来这位寡妇店主虽然不是百万富翁，门第却很高贵，她是著名的凯普莱特世家的后代，很有名望。在贝特兰看来，还算门当户对。黛安娜从小受的也是贵族式的教育，她对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的追求，总是想着法儿委婉地把他拒之门外。

这天，黛安娜和海伦娜聊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又说起了贝特兰。黛安娜问：“听说这位贝特兰将军是从你们法国逃出来的，还说是因为国王强迫他跟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您说会有这事吗？”海伦娜点点头，说：“有这么回事。他的夫人我还认识呢。”黛安娜同情地说：“唉，可怜的女人，做一个丈夫所不喜欢的妻子，真够受罪的。”黛安娜的母亲也插嘴说：“原来他是结过婚的。他人长得倒挺英俊。难怪我女儿总是拒绝他向她的求爱。”黛安娜解释说：“我承认他很漂亮，我希望他爱他的妻子。”海伦娜也说，她同意黛安娜的看法。

她们正闲聊的时候，有人进来说，贝特兰将军来到门外，并传话说，他请求允许他今天晚上前来拜访，无论如何请求和黛安娜小姐单独会一面。因为第二天他就要动身离开佛罗伦萨回法兰西去。

黛安娜听说贝特兰要求和她单独会面，就要拒绝。海伦娜告诉她不用拒绝，可以共同商量一个妥善的对付他的办法。她把自己的身世和想法说出来，和黛安娜母女一起商量。

海伦娜向黛安娜说明，她就是贝特兰的妻子，又把她如何爱贝特兰，贝特兰如何受到国王的照顾，她如何为国王治病，国王如何让她和贝特兰结婚的经过全都说了。最后，她又拿出贝特兰留给她的纸条。黛安娜拿着那张纸条念给她母亲听：“只有你能从我手指上得到这只永远也拿不下来的戒指的那一天，你才能管我叫‘丈夫’。然而那一天是永远也不会来的。”黛安娜的母亲听了，对海伦娜深表同情。

海伦娜和黛安娜的母亲商量：现在是不是先让黛安娜小姐把贝特兰的请求答应下来？他手上戴的那只戒指，是他祖传的遗物，他把它看得非常宝贵。他既然喜欢你女儿，你女儿向他讨那只戒指，他当不会拒绝。只要小姐能把那只戒指要下来就行了。晚间他来时，由她海伦娜自己装扮成黛安娜小姐去和他会面就行了。其它的事情就不用她们费心了。黛安娜的母亲虽然想帮助海伦娜，可是对这样的帮法还有些顾虑，她想了一会儿，说道：“我虽然家道中落，可也是名门出身。这一类的事从来没干过。这样做会不会有损我的荣誉？”海伦娜说：“这没有什么，您已知道我是贝特兰的妻子，我去会见他是合法的。只要你女儿假装愿意，把他那只戒指要下来，约个相会的时间就行了，到时间我顶替她去赴约，这不会对您的荣誉有任何妨害。”海伦娜把一钱袋金子拿出来递给她：“您先把这袋金子收下，略表我的一点心意，事成之后，我还要重重谢您。”

黛安娜的母亲出于对不幸的海伦娜的同情，答应在这件事上帮她的忙，成全他们。这天，海伦娜又想法派人给贝特兰送了个信，说海伦娜已经死了。贝特兰得到这个消息，就会觉得自己有权利去向另外的女郎求婚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海伦娜单等着晚间装扮成黛安娜去和贝特兰相会，等待着贝特兰向她求婚。此时，海伦娜想：世界上有许多事真是奇怪极了，有些不正当的事，却是在堂皇的名义下干出来的；有些很正当的事，可又非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干不可。世间万事，实在是不可思议。

黛安娜会见贝特兰，贝特兰称赞她比月中仙子还美。又说道：“我爱你是因为我心里的爱情在鞭策着我。我愿意永远供你驱使。”黛安娜说：“你们男人多数是这样，在我们没有愿意供你们驱使之前，你们是愿意供我们驱使的；可是一等到你们把我们枝上的蔷薇采去以后，你们就把棘刺留着刺痛我们，反倒来嘲笑我们的枝残叶老。”贝特兰急忙解释说决不是那样的人，还说他已向她发过无数次誓，就说明他是真诚的。黛安娜笑了笑说：“许多誓不一定表示真诚，真心的誓一个就够了。”她说他的誓只不过是嘴边的空话罢了。贝特兰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一次发誓，说他一定会始终如一地、永远地爱着她。

黛安娜说：“你也不用再发誓了。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吧。”贝特兰踌躇了一下，说道：“戒指我可以借给你，但不能给你。它是我世世相传的宝物，不能随便给人。”黛安娜淡淡地说：“那好吧，我的名誉也和这戒指一样，是世世相传的。我正可以用您的这句话回答您。我拒绝您企图玷污我的名誉的试探。”贝特兰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说道：“好吧，你就把我的戒指拿去。我的家，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我愿意听从你的驱使。”

黛安娜接过贝特兰的戒指，说道：“那么今天天黑以后您来吧。那时，我还要把另一枚戒指套在您的手指上，留作日后的信物。等到这枚戒指还给您的时候，您就明白其中的一切了。好，天黑以后再会，您可千万不要失约啊！”

天黑以后，贝特兰应约来到黛安娜的闺房。在这里接待他的不是黛安娜，而是化了装的海伦娜。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贝特兰把海伦娜当作黛安娜，和她说了许多情意绵绵的话，并郑重地对她说，他要娶她作为妻子。还指天发誓，他永远爱她。假装黛安娜的海伦娜说：“但愿您说的话算数。白天您给了我一只戒指，我现在也送给您一只，请您戴在手上，作为信物。”说着，她把国王送给她的戒指给贝特兰戴在手指上。天还没亮她就把贝特兰打发走了。

不久，贝特兰就回到法国，到了他母亲的身边。

海伦娜对女店主说：“谢谢您的帮助。不过，我还有个请求，请您陪我到巴黎去一趟。”女店主和女儿黛安娜商量，黛安娜说：“帮人帮到底，咱们一起到巴黎去一趟吧。”

女店主把店中的事安排了一下，带了两个随从，和女儿一起跟随海伦娜来到巴黎。她们来到王宫求见国王。不巧，国王前一天晚上才离开王宫，到罗西昂伯爵那里去作客去了。她们又不辞辛苦赶到罗西昂。

国王的病自从由海伦娜给他治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壮，精神越来越好。他来到伯爵夫人家中，和夫人谈话时，一再表示对海伦娜的感谢。伯爵夫人说起海伦娜的许多好处。并且说，由于儿子贝特兰的愚蠢，致使这样一个贤惠的媳妇离家出走。后来又听说她已经死了。所以她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悲伤。国王叹了口气说：“为此，我也曾生过气。可是现在，我已经宽恕一切，忘怀一切了。”国王的正直大臣拉敷也埋怨说，这位小爵爷对不起陛下，对

不起他母亲，也对不起他自己。那样一位贤惠而美丽的妻子，他不该用那样的态度对待她。国王见伯爵夫人很伤心，就说：“这事不要再提它了。赞美已失去的事物，会使它在记忆中显得格外可爱，但却使人伤感。”有人提议把大臣拉敷的女儿嫁给贝特兰。拉敷和伯爵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国王让人去把贝特兰叫来，打算替他主持这件事。

贝特兰来到这里，国王一眼就看见贝特兰手指上戴的戒指，顿时起了疑心。他认识这只戒指。这是海伦娜替他治好了他的不愈之症后，他送给海伦娜的。他还嘱咐过海伦娜，叫她永远不要让这只戒指离开她的手指。若她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凭着这只戒指，他就可以给她特殊的帮助。如今这戒指怎么会戴在贝特兰的手指上？他疑心海伦娜的死是给贝特兰暗害了。

国王追问贝特兰，是不是他用什么阴谋诡计，把海伦娜随身带的至宝劫夺下来的？贝特兰不好说是谁送给他的，也无法作别的分辩，只好编了一个并不圆的谎，说是在佛罗伦萨有一位夫人从窗口扔给他的。他还发誓说，自从他离开巴黎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海伦娜。

国王哪里肯轻信他编的这种谎言，说道：“我自己的戒指我还能不认识！这就是我给海伦娜的那一只，它怎么会到了佛罗伦萨的贵夫人手中！”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出他的怀疑：他说这件事使他心里产生了一种不敢想的推测。他怕海伦娜是给人谋害的。现在她的戒指又在他的手上，不容他不这样想。他下令，先把贝特兰关押起来，待查个水落石出之后再行发落。

正在这时，外面有人进来报告，说从佛罗伦萨来了母女二人，要求见国王。她们是前来告状的。

国王传旨，把告状人带进来。来告状的就是黛安娜和她母亲。

国王接过她们的状纸，看那上面写着：“告状人黛安娜，状告贝特兰。贝特兰在佛罗伦萨时，许下婚约，说其妻已去世，订婚之后即派人前来迎接黛安娜为妻。现在他已回家，理应按婚约所规定前往迎娶。没想到他刚转身就想要遗弃民女，先是不辞而别，回家后又不通音讯。皆因万般无奈，这才追着他的足迹来到贵国朝廷告状，希望陛下为民女作主。”国王读罢状纸，下令把贝特兰带来，问他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贝特兰为了顾全自己虚伪的面皮，不肯承认，反而诬蔑这女人是个军营里的无耻娼妓。

黛安娜一听气坏了。但她告诫自己，必须耐住性子不要生气。她对国王说：“陛下，他这是对我的诬蔑。他既然说我是个娼妓，怎么肯把一件稀有的宝贵戒指送给我作为订婚礼物呢？”国王没有打断她的话，让她继续往下说。黛安娜停了停说：“他送我戒指时，发了许多誓，说永远爱我。还把我送给他的戒指郑重地戴在他的手指上。既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就让他把戒指还给我。他的戒指我也还给他。”

贝特兰还想抵赖，说他没有拿她的戒指。

国王问黛安娜：“你的戒指是什么样子？”黛安娜告诉他，她送给他的戒指就和国王手上戴的那只差不多。国王指着手上的戒指问黛安娜：“你认识这个戒指吗？它刚才还戴在贝特兰的手指上。”黛安娜看了看，证实说，这就是贝特兰向她求爱时她送给他的那个戒指。”

国王听到这里，更加怀疑起来。他们说得都不对头。贝特兰说是一个贵夫人从窗口扔给他的，黛安娜说的和他说的完全不一样。他好像觉得他怀疑海伦娜被害的事已被证实了。于是就进一步追问，她送给贝特兰的这只戒指是从哪里得来的。国王还严肃地宣布，她和贝特兰如果不把这只戒指的来历

交代清楚，就把他们两人全都处以死刑。

黛安娜向国王说，她说的话可能有人不相信。不过她有证据。她请求国王允许她的母亲去把那个卖戒指的珠宝商找来，那人可以为她作证。

黛安娜的母亲去后不久，就领着海伦娜来了。

国王一见海伦娜来了，非常惊奇。刚才他还怀疑她是被谋害了。此时，她突然出现，使他怀疑自己的眼睛，他问道：“我看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人真是贝特兰的妻子海伦娜吗？”

海伦娜知道，尽管贝特兰和她举行过婚礼，尽管他在佛罗伦萨夜间和她相会时发过誓，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承认自己是他的妻子，所以她就随口答道：“陛下，您所看见的不过是他妻子的一个影子，只有虚名，并无实际。”贝特兰这时不得不承认，说：“不，不，虚名也有，实际也有。”

海伦娜这时反倒不好意思起来，说道：“我的夫君，当时我冒充这位姑娘的时候，我觉得您温柔体贴，无微不至。”接着她指着手上的戒指说：“喏，这就是你的戒指。请再看看你的信吧。”说着，她展开信，念了下面的几句：“只有你能从我手指上得到这只永远也拿不下来的戒指的那一天，你才能管我叫丈夫……”海伦娜念过这段之后，就问贝特兰：“现在，我已经得到了这只戒指，是你亲自送给我的。那时你发誓说你永远爱我。现在你愿意做我的丈夫吗？”

这时，贝特兰才发现，海伦娜不仅具有迷人的美貌，而且还有非凡的智慧。他的心为之一动。他没有正面回答海伦娜提的问题，却对国王说：“陛下，她要是能够把戒指的事向我解释明白，并且证明那天晚上跟我谈话的就是她，我愿意永远爱她。”

海伦娜说：“好吧，要是我不能把这回事解释明白，要是我说的话与事实不符，我们可以从此劳燕分飞，人天永别。”国王也很有兴致地说：“好吧，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曲折故事的始终本末吧。”

这事用不着海伦娜自己解释。黛安娜和她母亲到这里

来，就是为了证明这事的。她们母女二人把在佛罗伦萨发生的事，从始至终详细地说了一遍。大家听了，这才明白过来。

海伦娜因为治好了国王的不治之症，国王很感激她，一再想成全她。黛安娜曾热心地帮助过海伦娜，国王对黛安娜也表示感激。就对黛安娜说：“你不怕玷污自己的清名，肯热情地帮助人，足证你品德高尚。你如果还没有心上的人，那么也可以按照这里的规矩，由你自己选择个称心如意的丈夫，我一定送一份像样的嫁妆给你。”

做好事的人，终究得到好报。有情人终成眷属。

皆大欢喜

古时候，法兰西王国分成许多公国，每个公国由公爵来治理。这些公国中有个公国的公爵很贤明，把自己的公国治理得很好。人们都很拥护他。

公爵有个弟弟叫弗雷特力克，是个野心家。他为了自己能当上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就找了个机会把自己的哥哥放逐到远方的亚登大森林里，自己夺取了公爵的爵位。一些忠直的大臣和有识之士，都纷纷离开朝廷，自愿跟着被流放的公爵到僻远的大森林里去过流亡的苦难生活。

被放逐的公爵有个独生女儿名叫罗瑟琳，她不仅聪明，而且美丽，脾气也很好，人们都很喜欢她。

弗雷特力克也有个独生女儿，名叫西莉霞。别看她父亲是个狠毒的野心家，她可是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听说要放逐她的堂姐罗瑟琳，就向父亲提出条件：她说她和堂姐罗瑟琳一起长了这么大，从来没离开过。要是把罗瑟琳放逐到僻远的大森林里去的话，她一定要跟她一块儿去。不然的话，就得把她的堂姐罗瑟琳留下来。

弗雷特力克拗不过自己的女儿，只好把罗瑟琳留下来和女儿做伴。

西莉霞和罗瑟琳虽然是堂叔姊妹，却亲密得和亲姊妹一样。西莉霞知道自己的父亲对待伯父——罗瑟琳的父亲不公道，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量想法宽慰姐姐，使她能高兴些，想借此来弥补父亲的过失。罗瑟琳感激妹妹西莉霞的好意，勉强振作精神，陪伴着她。但一想起父亲被放逐，就不免有些悲伤。

这天，西莉霞见姐姐罗瑟琳又有些愁眉不展的样子，就劝她说：“罗瑟琳，我的好姐姐，请你快活一些吧。你心里发愁我的心里也不好受。”罗瑟琳说：“亲爱的西莉霞，我的好妹妹，我已经尽我的一切强作欢笑了。还能再怎么样呢。除非能够找到个办法忘掉被放逐的父亲。不然的话，一想起这事来，就觉得干什么都没有兴趣。”

西莉霞正在劝慰罗瑟琳的时候，恰好有人来报告说，广场上要举行一场角斗比赛，想去的话，就到广场上去。西莉霞觉得这正是替姐姐消愁释闷的好机会，就劝罗瑟琳陪她一起去看看这场比赛。

角斗，作为一种运动项目或娱乐活动，很早就民间流行。后来一些王公贵族都喜欢看它，常常在宫廷里举行，一些贵妇人和小姐太太们都愿意去看热闹。今天这场角斗比赛，表面看来和以往举行过的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却是一些人在幕后策划的一个阴谋。

这里有个角斗士名叫查尔斯，是远近闻名的拳师。他力气很大，拳技很高。他击败过角斗场中的许多高手。他曾一天之内连连击败过三个有名的大力士。第一个和他交手，被他打断了三根肋骨，死掉了。第二个和他交手，只两三个回合就被他击倒在地，抬回去不久，也死了。第三个被他一拳打倒，至今还躺在床上起不来。由此，查尔斯在角斗场上名声很大。

鲍埃爵士有三个儿子。他见公爵被他弟弟弗雷特力克放逐荒林，自己不愿留在朝廷里和野心家合作，就把家中的财产留给三个儿子，跟随公爵到亚登森林里去过流亡的生活。他觉得跟随公爵去过艰苦的流浪生活，也比留在宫廷里过豪华虚伪的生活好得多。

鲍埃爵士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他的三个儿子中却有一个贪心的坏家伙。鲍埃爵士走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大儿子岳力佛想要独霸家产，把二弟逼

走了，又要想法害死小弟弟。他的小弟弟名叫鄂兰陀，生就一腔侠肝义胆，为人正直，人人赞佩。大哥要害死小弟弟，一直找不到理由和机会。他听说宫中要举行角斗比赛，就怂恿着弟弟去与查尔斯角斗。他又暗中买通了拳师查尔斯，要他在角斗场上一定把他弟弟打死。他觉得这个办法最好，把弟弟除掉了，自己独吞了家业，又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

人们观看角斗比赛，一般都愿意看那些双方势均力敌的拳击师打斗，而力量太悬殊了，一上场一方就把另一方打倒或打死，就没有什么看头。这次的角斗比赛，在大家看来，两个角斗者力量相差太远了。著名的拳师查尔斯，膀粗腰圆，久战斗场。而另一个是青年人鄂兰陀，体瘦羸弱，没上过任何斗场，全凭一腔血气。有人说，这是让蚩蚩去和大公鸡斗，有什么好看的。好心的人暗中劝这年轻人不要参加这场比赛，免得白白送掉性命。青年人鄂兰陀不听劝，说大哥早就安排好了，有人还下了赌注，他不好不参加。

弗雷特力克看到女儿和侄女也来观看，就对她们说：“你们也来看这场比赛吗？不看也罢，想来你们不会感兴趣的，双方的实力相差太远，没有什么可看的。”

西莉霞也看到这个参加比赛的年轻人身体太单薄，不是拳师查尔斯的对手。出于好心，她小声地劝青年人说：“先生，照您的年纪而论，您的胆量是太大了。您已看到对手的蛮力了吧，为了您自身的安全，我诚恳地请求您放弃这种尝试吧。”罗瑟琳也帮着妹妹劝说这位青年不要参加这场角斗，并且表示只要他肯考虑她们的建议，她们可以出面去请求举办者停止这场比赛。

年轻的鄂兰陀听了两位姑娘好心的劝告，说道：“我得请求你们原谅。我觉得胆敢拒绝两位美貌出众的小姐的劝告，是十分抱歉的。可是，让你们美丽的眼睛和你们的好意伴送我去进行这场角斗吧。假如我败了，那不过是一个从来不曾被人看重过的人丢了脸；要是我死了，也不过是死了一个自己愿意寻死的人。我没有什么对不起朋友的地方，因为世间没有人会哀悼我；我也不会使得世间有什么损害，因为我在世间一无所有。我不过在世间占了一个位置，我死后还可把这位置让给更好的人来补充。”

西莉霞和罗瑟琳一再相劝，小伙子都委婉地谢绝了。这样一来，两位姑娘对这个小伙子的安危更加不放心了。罗瑟琳说：“我但愿我所有的一点微弱的力气也加在他的身上。”西莉霞也说，她也愿意把她的一点力气再加在姐姐的力气之上。小伙子向两位好心的姑娘告别之后，就进入了角斗的场地。

场地内，拳师查尔斯耀武扬威地呼喊：“来来来，谁敢和我比试比试。跟我交手的想不断几根骨头而安然逃出的，必须好好留点儿神才行。听说今天有个来送死的家伙，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西莉霞心中暗想，我要是有隐身术的话，我暗中去拉住那个强徒的腿，不要让他伤害这个身体单薄的青年人。罗瑟琳更加为这个小伙子担心。他说他世界上没有朋友，死后没有人哀悼的话，引起了她的强烈共鸣。她想想自己的境遇，竟和这个小伙子有些相同。她非常同情这个不幸的小伙子，暗中祈祷上帝保佑这个青年能取得胜利。

在场的观众都为这个青年小伙子捏着一把汗。

小伙子也许从两位姑娘的关怀中得到了勇气，也许从观众鼓励的眼光中得到了力量，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广场中央。拳师查尔斯根本没有把这个身体瘦弱的青年放在眼里。他觉得只要一交手，不用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他摔成

肉饼子。小伙子走到广场中央站定，没有动手。拳师查尔斯以为他初次进场，怯阵。心想，不要白耽误时间了，趁早把他摔扁了算啦。他伸出手刚要去抓小伙子的衣领，冷不防被小伙子抓住他的腰带。小伙子蹲下身后又用力一挺腰，把远近闻名的拳师摔倒了。也许由于查尔斯太骄傲了，太轻敌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摔倒，没作什么准备，谁知一倒下就摔折了脊椎骨，爬不起来了。

看台上一片欢呼，观众们轰动了。

弗雷特力克看到这个小伙子十分勇武，就想问清他的身世，准备选用他，作为朝廷的护卫。等到问清他就是鲍埃爵士的小儿子，脸立刻就拉长了，说道：“我真希望他是别人的儿子。人们都说他父亲是个好人，可是我却永远把他当作仇敌。”

弗雷特力克为什么把鲍埃爵士看作仇敌呢？原来鲍埃爵士是他哥哥的忠臣和密友。他既然放逐了他哥哥，夺取了他的权位，自然把忠于他哥哥的忠臣义士都当作仇敌了。所以此时听说这青年是他的仇敌的儿子，就由喜爱变成了厌恶，没有再任用这个小伙子的想法了。

罗瑟琳得知这个小伙子是父亲的朋友鲍埃爵士的儿子，非常高兴。再往下一想，又感到有些后怕。她心中暗想，要是早知道他是鲍埃爵士的儿子，我一定会含着眼泪劝他不要作这种冒险的。

西莉霞对这个青年的勇气也很敬佩，她对自己父亲的突然变脸，觉得很难为情。她对罗瑟琳说：“好姐姐，我们一起去安慰安慰这个小伙子，好吗？”

罗瑟琳和西莉霞走到小伙子跟前，对这位英俊少年说了一些亲切的鼓励话。临分别时，罗瑟琳又和他说了些体己话，并从自己脖子上摘下一串项链赠送他。说道：“先生，请戴上作个纪念。我本想送些贵重点的物品作为纪念品的，可是我的命运不好，空有其心却无其力。”

鄂兰陀十分珍惜罗瑟琳的友谊，双手接过馈赠的礼品。他本想再说些感谢的话，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深情地望了这位天仙一样的姑娘一眼，告别离开了。

鄂兰陀走后，罗瑟琳和西莉霞回到房中，谈论起这个青年人来。西莉霞发现罗瑟琳是爱上这位英俊少年了。她问罗瑟琳，是不是真的爱上了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猛烈地爱上了鲍埃爵士的儿子，是不是由于她父亲的缘故才这样爱他的？罗瑟琳老实地承认有这种因素，说自己的父亲和小伙子的父亲非常要好。西莉霞想了半天，说道：“我想不出这里边有什么道理。要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话，我该痛恨他了，因为我的父亲非常痛恨他的父亲。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恨他。”

罗瑟琳劝西莉霞不要恨这个小伙子。她还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他是值得爱的，所以自己爱他。因为自己爱他，她请求西莉霞看在她的面上也该爱他。

姊妹两人正谈论着这神秘莫测的爱情，西莉霞的父亲弗雷特力克来了。

弗雷特力克最近心情很不好。他不愿意人们称赞他的哥哥，就是那个被他流放的前公爵。可是，偏偏有许多人称颂他，有许多大臣偷偷地跑到他哥哥被流放的地方去。他也不愿意人们称赞他哥哥的女儿罗瑟琳，可是偏偏有很多人赞扬罗瑟琳的美貌和美德。他决定把罗瑟琳也驱逐到亚登森林去，叫她去过那种流亡的生活，受受那种艰难困苦的罪。

弗雷特力克怒容满面地对罗瑟琳宣布：“姑娘，为了你的安全，你得赶快离开我的宫廷。在这十天之内，要是有人在离我的宫廷二十英里之内再发

现了你，你就得被处死。”

罗瑟琳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就问她叔父为了什么，说明自己没做错任何事情，也没在哪里惹他生气，为什么这样处分她。弗雷特力克冷冷地说，一切叛徒都是这样的，他们口头的表白都是再清楚不过的，我可不能听信他们的话，也不能凭他口头说的话来免他的罪。至于他为什么要流放罗瑟琳，他说：“别的不用说，你是你父亲的女儿，只这一点就够了。”

西莉霞一听说要把她姐姐流放，就急了，赶紧向父亲请求，希望不要把罗瑟琳赶出王宫。她的父亲对她说：“西莉霞，我的女儿，当时你还小，我把她留在这里，完全是为了你。我是把她留下来陪伴你的。不然的话，她早已跟她父亲去过流浪生活了。今天我要把她赶出王宫，也是为了你。因为她太和气，又善于忍耐，这些都能感动人心，叫人可怜她。在这些方面，你敌不过她。你的名誉已被她夺去了。她走后，你就可以显得额外光彩而贤德了。”

西莉霞可不像她父亲，她没有害人之心，想劝说父亲不要这样做，说道：“那时我并没有请求您把她留下，那是您自己的主意。那时我还太小，不了解她的好处。现在我了解她了，这样长的时间，我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我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游戏，一块儿吃饭，我和她已经拆不开了。你要说她是叛徒的话，那么我也是。如今没有她和我作伴我就活不下去，无论如何你不能把她赶走！”

不论西莉霞怎样哀求，不论她怎样为她力争，她的父亲总不答应，一定要把罗瑟琳赶出王宫。

西莉霞见哀求父亲无用，就去安慰姐姐罗瑟琳，她劝姐姐高兴一点。并且表示，决心要和姐姐一起离开王宫，到亚登森林去找伯父。罗瑟琳劝她不要到那里去，那里太苦。又说姑娘家走那么远的路是很危险的。西莉霞发誓要和她一起走。

罗瑟琳见妹妹一定要去，就和她商量个办法。为了安全起见，她们想打扮成村姑，后来觉得也不妥当，就决定扮成兄妹。罗瑟琳女扮男装当哥哥，改名叫盖尼密。西莉霞扮成乡村姑娘当妹妹，改名叫爱莲娜。打扮好了，带足路费，“兄妹”二人连夜出城上路了。

亚登森林在很远很远的偏僻地方。两个没有出过大门的姑娘，走这样远的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西莉霞是个没有吃过苦的姑娘，初次出门，遇到的难处，自不待说。罗瑟琳虽穿上男人的服装，装扮成男子汉，可是衣服里依然裹着一个女孩儿的心。她虽然故意装出粗鲁大胆的样子，可是心中仍不免像揣着个小兔，蹦蹦跳跳。

“兄妹”二人一路上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走了许多日子，终于来到了亚登森林。

亚登森林地面很大，又极荒僻。一进入森林，再想找个旅馆住下休息休息都不可能，再想找个店铺买点东西吃也找不到。她们硬挺着又走了一段路，饿得头昏眼花，再也走不动了。妹妹爱莲娜说：“我头晕得厉害，只觉得天旋地转，站都站不稳了。”盖尼密勉强装出勇敢的样子来安慰妹妹。说道：“好妹妹，坚强一些，咱们已经进入亚登森林啦，很快就要达到目的地了。”她虽然自己这样劝慰妹妹，但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儿。自己也是姑娘装扮的，体力到底有限。

“兄妹”二人又走了一段，都饿得晕晕乎乎的，走着走着，迷失了方向。这时只好坐下来休息片刻，再想办法。俩人刚坐下不久，从树林中走出一个

牧人来。扮成哥哥的罗瑟琳走上前去说道：“我们是过路人，在这大森林里走迷了路。我的妹妹已走得十分疲乏，且饿得快要昏过去了。不知您肯不肯帮忙，帮我们找个可以歇脚或可以买点东西吃的地方？”牧人很热情，愿意帮他们忙。但是他只是个给人家牧羊的人，羊虽然归他饲养，羊毛却不归他剪，他自己是一无所有。他又说，他的东家虽然富有，可是很小气，从来不肯修福为大家做点好事儿。他还听说，他主人的草屋、羊群和牧场都要卖。现在他的主人不在家，家中留下可吃的东西不多，但不管怎样，牧人还是欢迎他兄妹光临的。他说：“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请跟我来吧！”

她们跟着牧人来到牧场。听说场主要出卖羊群和牧场，经过商量，她们就把牧场和羊群全部买了下来。并把牧人也留下来替她们管理牧场和羊群。她们还给牧人增加了工资。罗瑟琳和西莉霞暂时在这农场里住下来，仍然扮成兄妹。她们每天去打听公爵被流放的地方。一旦打听清楚了，就动身前去。

弗雷特力克本来是想流放哥哥的女儿罗瑟琳的，没想到自己的独生女儿西莉霞偷偷地跟着走了。他发觉之后，派人各处寻找，也没找到。他以为是被那个角斗获胜的青年鄂兰陀拐走的，又派人到鄂兰陀的家中去找。

鄂兰陀的哥哥是阴险贪心的家伙，他本来想借角斗士的手杀掉他弟弟，没想到这一着不但没害了弟弟，反而使弟弟获得了人们称誉。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决定夜间放一把火把弟弟烧死。谁知他这阴谋被一个叫亚丹的老仆人知道了。老仆人连夜告知鄂兰陀，并把自己多年积攒下的一点钱全给鄂兰陀作路费，让他快快离开这里。鄂兰陀在这位好心的老仆人的帮助下，连夜逃走了。

弗雷特力克抓不到鄂兰陀，就把鄂兰陀的那个狠心哥哥岳力佛找了去，限他一年的时间，一定要把他弟弟找回来。不然的话，要重重地治罪。

鄂兰陀和老仆人亚丹逃出城来，昼夜赶路，走了许多日子，来到了亚登森林。他们在森林里走了两天，没找到地方住，也买不到东西吃。鄂兰陀年轻力壮尚能挺得住，上了年纪的老仆人亚丹却一步也挪不动了。他最后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好少爷，我再也走不动了。我上了年纪，饿死不值什么。你还能走，不要管我，只管走你的路吧。”鄂兰陀哪里肯走，说道：“好亚丹，提起精神来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这就去找东西来给你吃，你可千万不要在我回来之前就死去。”鄂兰陀走了几步，觉得这里风太大，老人躺在这里受不了，就又回来把老人背到一个背风的地方。并发誓说：“只要这荒凉地方有活的东西，我就不能让你饿死。”

鄂兰陀到森林里去替老仆人找吃的东西，恰巧来到了放逐公爵的地方。公爵和他的大臣正要吃饭。鄂兰陀这时顾不得讲究礼貌，他拔出剑来走上前去说：“停下来，不准吃！”公爵看了看这个青年，问明了来意，就对他说，不需这样，可以和和气气地坐下来商量，凡是他们可以帮忙的，他们一定愿意帮忙。鄂兰陀请他们不要把东西吃掉，说有一位老人家出于好心陪他来到这里，进入森林已经两天没吃上东西了。由于年龄高，又饿又累倒在那里。他说，不让他老人家先吃饱，他自己是决不吃一口的。

公爵听了小伙子的话，吩咐大家都不要吃，快去把老人领到这里来。鄂兰陀走后，公爵对跟随他来的大臣们说：“你们看见了吗？不幸的不只是我们，在这广大的宇宙舞台上，还有许许多多人过着比我们还悲惨的生活。”

过了好长时间，鄂兰陀背着老人一步一晃地走来。公爵起身说：“欢迎欢迎，快把老人接下来，让他吃些东西，再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鄂兰陀代表老人向公爵道谢。他小心地喂了老人些吃的。老人吃了些东西，又休息了一会儿，恢复了体力。公爵详细寻问了鄂兰陀的身世，又问他打算到哪里去。鄂兰陀把自己的姓名和遭际说了一遍。公爵得知他就是老朋友鲍埃爵士的儿子，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就把他留下来加以照顾。

从此，鄂兰陀和他的老仆人亚丹就住在老公爵这里。

鄂兰陀人虽住在这里，可是心里老是想念着那位真诚关心他的姑娘罗瑟琳。他不知道罗瑟琳此时也女扮男装来到这个大森林里。他怀念罗瑟琳，写了一些思念罗瑟琳的诗。他到森林里打猎时，常常在一些树上刻写罗瑟琳的名字，还把他想念罗瑟琳的十四行诗也刻写在树上，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罗瑟琳和西莉霞暂住在农场里。她为打听公爵住处，每天到外面去。她们本来扮成兄妹的。为了在这里行动方便，扮成哥哥的盖尼密，改扮成牧羊人。妹妹爱莲娜改扮成牧羊女。

一天，西莉霞回来对罗瑟琳说，她在树林中看到有的树上刻着罗瑟琳的名字，有的树上还刻有诗句，她还捡到了一张写有诗的纸条，说着，她把那张纸条递给罗瑟琳。罗瑟琳展开纸条一看，见上面写着：

从东印度到西印度找遍奇珍，
没有一个宝珠比得上罗瑟琳。
她的名声随着好风播遍城镇，
整个世界都在仰慕着罗瑟琳。
画工描摹下一幅幅倩影真真，
都要黯然无色，一见了罗瑟琳。
任何的面容都不用铭记在心，
单单牢记了美丽的罗瑟琳。

西莉霞问罗瑟琳：“你得知你的名字被人家刻在树上，不觉得奇怪吗？”罗瑟琳说：“常言说，一件奇事过了九天便不足为奇了。在你还没有看到这个纸条之前，我知道这事已经过了八天了。”她们两人一边说着，一边猜测着这是谁刻写的。罗瑟琳说，从口气上看，好像是个男人写的。西莉霞却肯定地说，一定是罗瑟琳送给他项链的那个青年，他曾击败过一个著名的拳师。

乔装成兄妹的两位姑娘正在议论着，鄂兰陀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罗瑟琳认出了鄂兰陀，鄂兰陀却认不出罗瑟琳和西莉霞，因为这时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牧羊女，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妹妹。再说鄂兰陀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们会来到这里。

罗瑟琳见鄂兰陀走来，就小声和妹妹说：“我要装成个无礼的小厮和他说话，故意和他捣捣乱，看看他的爱情是不是真诚。”

见面之后，鄂兰陀问罗瑟琳：“可爱的少年，你家住哪里？”罗瑟琳回答：“住在这树林边上，天天到这里来牧羊。这牧羊姑娘是我妹妹。最近这树林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个人，在我们的树上刻满了‘罗瑟琳’的名字，把树糟蹋得不成样子。山楂树上挂起了诗篇，说来说去都是把罗瑟琳捧作神明。要是叫我碰上那个卖弄风情的家伙，我非狠狠教训他一顿不可！”

鄂兰陀老实承认，他就是给爱情折磨得好苦的那个人。他请这牧羊人告诉他有没有能够医治这种病的药方。

罗瑟琳从各个方面来试探他，都证明着他是真心爱着自己的。她心中很高兴，可她还是装成粗鲁的小伙子，用各种话来挖苦他。鄂兰陀请求小伙子

帮他治一治他的相思病。罗瑟琳说：“这好办，从今天起，你每天到我这里来。我装成罗瑟琳，你来向我求爱。在这种求爱的表演过程中，我会把你害的相思病治好的。”

从此，鄂兰陀每天来拜访这位女扮男装的小伙子，演着向她求爱的戏。在这表演过程中，罗瑟琳进一步了解到，鄂兰陀的确是真心实意地爱着自己。

弗雷特力克限定时间要岳力佛把他弟弟鄂兰陀找回来。岳力佛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找到，最后找到了亚登森林。他走了许多日子，进入森林又饿又累，躺在草地上睡着了。一头凶猛而饥饿的狮子从远处向他奔来。近处有一条大青蛇，也向着他躺着的地方蜿蜒爬去。

正在这危险的时刻，鄂兰陀来到这里。他拔出剑来向那蛇冲去。大青蛇见鄂兰陀冲来，急忙掉转头，向灌木丛中窜去。可是那头饿狮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岳力佛扑去。

鄂兰陀定睛一看，躺在那里的不是别人，正是几次要害死他的那个狠心的哥哥岳力佛。鄂兰陀要是不管他，准让这个饥饿而凶猛的狮子给吃掉了。可是鄂兰陀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不能见死不救。说时迟，那时快，狮子眼看就要扑向岳力佛了。鄂兰陀毫不犹豫，提着剑向狮子迎去，和狮子展开了激烈地搏斗。那狮子凶猛力大，用它那锐利的前爪抓伤了鄂兰陀的左臂。鄂兰陀忍着疼痛继续与狮子搏斗，最后终于刺死了狮子，救出了岳力佛。

鄂兰陀与狮子搏斗的时候，岳力佛惊醒了，他吓得没敢动。偷眼看时，见冒着生命危险救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要找的弟弟。

岳力佛想起自己几次想暗害弟弟没能害得了，这次来找他的目的也是出于害他的心思。而自己遇到生命危险时，倒是弟弟舍身把自己从虎口中救出来，为了救自己，弟弟还受了伤。想到这些，岳力佛感到愧悔交加。他走到弟弟跟前，流着眼泪请求弟弟宽恕。鄂兰陀是个正直的汉子，心胸宽广，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这时看到哥哥有了悔悟，心中很高兴，原谅了他。哥哥帮着他扎好伤口，两人一起来到公爵的住处。善良的公爵赏给岳力佛新衣，让他换上，住下来休息。并让他照顾一下他的弟弟鄂兰陀。

鄂兰陀向岳力佛介绍说，离这里不远有个牧场，牧场主人是兄妹俩，哥哥长得很像罗瑟琳。他还说他常到那里去和那个哥哥开玩笑。今天他本该到那里去的，因为受了伤，不能去了。他让岳力佛带上那方染有血迹的手帕去和他们兄妹说明情况，并请求他们原谅他这次失约。

岳力佛按照弟弟鄂兰陀的嘱咐来到牧场，要见一见那位扮作罗瑟琳的哥哥。罗瑟琳问他有什么事。岳力佛就把来意告诉了她，说鄂兰陀上次跟您分手时，答应第二天就到您这里来的，走到半路上发生了意外的情况。接着他把如何遇到大蛇和猛狮，鄂兰陀如何从危险中把他救出来，在与凶猛的狮子搏斗时受了伤，现在不能来，特让他来报个信。罗瑟琳一听，就急着问他的伤势怎么样。岳力佛把那方染有血迹的手帕递给她。罗瑟琳一见手帕上有这么多血，立时昏厥了过去。西莉霞赶紧上前搀扶着哥哥，问道：“哥哥，怎么啦，快醒醒！”岳力佛见这位青年昏倒了，也来搀扶着，并安慰他妹妹：“小姐，您不要着急，您哥哥会醒过来的。好多人见了血便要发晕的。”西莉霞说：“大概不光是怕见血，可能还有其它缘故。”等到罗瑟琳醒了过来，岳力佛放心了，他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青年人，提起精神来！你也算个男子汉大丈夫吗？太没有男人气概了。”

罗瑟琳也不辩解，说道：“一点儿也不错，我承认。”接着她又掩饰地

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和你弟弟在演戏，我装罗瑟琳，他假装向我求婚。你觉得我刚才装得像吗？请你回去告诉令弟，说我装得像极了。”岳力佛说：“照我看，您刚才不像假装。您惨白的脸色已清楚地证明，您这是出于真情。”罗瑟琳否认，她说她真是假装的。岳力佛说：“好吧，我不和您争，您振作起来假装一个男人样子吧。”罗瑟琳笑着说：“你瞧，我这不是在假装着吗！可是凭良心说，我理该是个女人。”罗瑟琳故意说着这些双关的话，扑朔迷离，让人一时弄不清她说的是真是假。

岳力佛还说了他过去做了些对不起他弟弟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悔恨极了。他决心改过自新，重新做一个真正的人。他的这种诚心悔过的态度，给改名为爱莲娜的西莉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西莉霞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她觉得她爱上了这个重新做人的岳力佛了。岳力佛也由于爱莲娜的同情和信任而深深感激她。他对这位乡间女郎打扮的姑娘也产生了爱情。

罗瑟琳虽然这样忙，但她没有放松去寻找父亲住处的行动。她找啊找，这天终于找到了。因为她此时女扮男装，而且改名叫盖尼密，她认出了父亲，父亲却认不出她。她也有意暂时先不挑破这一层。公爵问他是谁家的孩子，家庭情况怎样。罗瑟琳说他叫盖尼密，他的家庭跟公爵一样好。公爵没再细问，但他想不到这位牧羊少年会是公爵王族出身。罗瑟琳看到父亲的身体和精神都好，也就放心了。她暗中记住父亲的住处就回到牧场了。

岳力佛从罗瑟琳兄妹处回来，把那位兄长看到染血迹的手帕时急得晕了过去的情形对弟弟鄂兰陀说了。还说他爱上了她的妹妹爱莲娜。他说他要和那位牧羊姑娘结婚，婚后住在这里作个牧羊人，不再回城了。城里的房产都给弟弟鄂兰陀。

鄂兰陀说：“别的事情先不用谈。你和牧羊姑娘结婚的事我同意。我去请公爵和他的朋友们都来参加婚礼。你去让爱莲娜作好准备吧。”

岳力佛刚走，盖尼密来了，她是来看望这个受伤的青年来的。鄂兰陀对盖尼密说，他哥哥岳力佛到他们牧场去了。他是去和她妹妹商量第二天结婚的事。他自己很希望和罗瑟琳结婚，可惜办不到。盖尼密说她还愿意充当他的罗瑟琳。鄂兰陀摇摇头：“我不能光靠幻想活着。”盖尼密表示，只要他是真心爱着罗瑟琳，她可以帮助他实现和她结婚的愿望。她说，她三岁上就跟一位术士学会了一种魔术，她能够让罗瑟琳明天出现在他面前。她保证，在岳力佛和爱莲娜结婚的时候，他也可以和罗瑟琳结婚。鄂兰陀还不相信。盖尼密说：“我说的是真话，你明天穿上最好的衣服，邀请你的朋友来，只要愿意明天和罗瑟琳结婚，你一定可以和她结婚。”

他们正说着，又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叫薛维莪，女的叫菲琶。薛维莪爱上了菲琶，菲琶却爱上了女扮男装的小伙子盖尼密。盖尼密劝菲琶还是老老实实地爱薛维莪。青年人一见面各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薛维莪说：“我是真心实意地爱着菲琶。”

鄂兰陀说：“我真心实意地爱着罗瑟琳。”

菲琶说：“我是爱着盖尼密。”

盖尼密说：“我可是一个女人也不爱。”

人们都不相信盖尼密说的是真心话。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她是个姑娘装扮成的小伙子。如果知道这一点，就不会认为她说的不是真心话了。

这几个青年还在争论着，表白着。盖尼密说：“别再表白了，你们大家

都听我说。”他对薛维莪说：“小伙子，别着急，要是能够的话，我一定帮助你。”她对菲琶说：“姑娘，你要现实些。要是我有可能爱你的话，我一定会爱你。明天大家都到这里来相会，假如我能跟女人结婚的话，我一定和你结婚。”她对鄂兰陀说：“假如我能使男人满足的话，我一定使你满足。”最后，她着重强调了一句说：“请大家明天一定来赴约。我既然什么女人也不爱的话，我也一定来赴约。”大家齐声答应：“我们一定不失约！”

大家刚要散去的时候，公爵也来到这里。他们把刚才相约的事说了一遍。鄂兰陀还说了盖尼密答应用魔术把罗瑟琳召来和他结婚的事。公爵听说这个小伙子能用法术把他女儿领来，当然不相信。这时盖尼密走到公爵跟前说：“公爵，请允许我问您一句话，假如我把您的罗瑟琳带来，您愿意把她嫁给这位鄂兰陀做妻子吗？”公爵说：“你真能把她带来，即使要我把整个王国作陪嫁，我也愿意。”她回头追问鄂兰陀一句：“假如我把罗瑟琳带来，你愿意娶她吗？”鄂兰陀指天发誓：“愿意娶她！”她再追问菲琶：“假如我不能和女人结婚，你是不是愿意嫁给真心爱你的薛维莪？”菲琶点点头：“是这样。”盖尼密一一问清楚了，就对大家说：“请大家守约，明天一定来。”他怕大家有听不清楚的地方，不厌其烦地再重复一遍：“公爵，请您守约，许嫁您的女儿：鄂兰陀，请您守约娶公爵的女儿：菲琶，请您守约嫁给我，假如不成，一定嫁给薛维莪；薛维莪，请您守约娶菲琶，假如她不肯嫁我的话。”

一切都落实了，单等第二天大家来践约。

人们散去了。可对盖尼密的魔术仍是将信将疑。

其实，用不到什么魔术，只要她换上原来的女装，立刻就会变成公爵的女儿罗瑟琳。

第二天，大家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来赴约。这时盖尼密和爱莲娜早已换上了她们原来的服装，盖尼密由小伙子变成了公爵的女儿罗瑟琳，爱莲娜由牧羊姑娘变成了西莉霞。

罗瑟琳此时不用遮遮掩掩了。她跪在公爵面前，述说她和妹妹西利霞逃出宫廷投奔亚登森林的经过。公爵听了，惊奇地说：“要是眼前所见不是虚假的话，那么你是我的女儿了。”接着他高高兴兴地为眼前的几对青年男女主婚，宣读了婚礼祝词，又让他的大臣代他为新婚夫妇祝贺。对鄂兰陀和罗瑟琳的贺词是：“祝你们两人患难永不相弃。”对岳力佛和西莉霞的祝词是：“祝你们两人同心永系。”对菲琶和薛维莪的贺词是：“你和薛维莪宜室宜家，再莫恋镜里空花。”

祝贺完毕，奏起音乐，大家唱起祝歌：

人间添美眷，天后爱团圆。

席上同心侣，枕边并蒂莲。

正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吃庆祝酒的时候，外面有人进来报告了个好消息。事情是这样的：弗雷特力克篡夺了公国的王位，赶走了公爵，许多大臣都跟着公爵到了亚登森林。他的女儿也随同着他的侄女逃到亚登森林。他很生气，带领人马到亚登森林捉拿这些人。半路上遇到一位隐士。隐士和他谈了一些富有哲理意味的话。他听了，立即回心转意，决定放弃他篡夺到的权位，改过自新，留在那里过隐士生活。从前夺取的公国，归还给老公爵。

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公爵对送信人说：“谢谢你，是你给新婚的青年们带来了很好的贺礼。先让我们把这里的事情办好，然后再安排下一步。现在先让我们大家跳起舞来，尽情地欢乐吧！”

从此，这个公国的人民，又过着幸福安宁的日子。

